女聲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出版

第二卷

第二期

先聲

這期我們有幾篇很有趣味的文章。第一篇是郭異君的「婦女應該被宗教賤視嗎」？在這篇文章裏作者慷慨激昂地指出了在宗教觀念之下的婦女也跟在封建觀念之下的婦女同樣地被輕侮與賤視。這點看法是很值得我們注意和保貴的。因爲這是許多人所不會看見，而看見了可是又不會說出來的話。作者雖然不會在文章裡說明宗教的本値，它存在的原因和意義，然而我們可以從這篇文章裡看出人類存在的意義，人類眞正的幸福與宗教有什麼關聯，宗教對於人們，尤其是廣大地受欺負的人們究竟有什麼眞實的供貢？

方媚君的「張案法庭開審記」是一篇在與眞理和正義銳利的衝突下邊的，有着血肉意義的審判法庭的記錄。希望讀者把這篇文章與芳君的「從張金海的慘死說到犯罪」連起來看一看。材料都是出於一個事件，而我們的文章與報上的社評也許有一點不同的看法，因爲每一個作者都有自己的觀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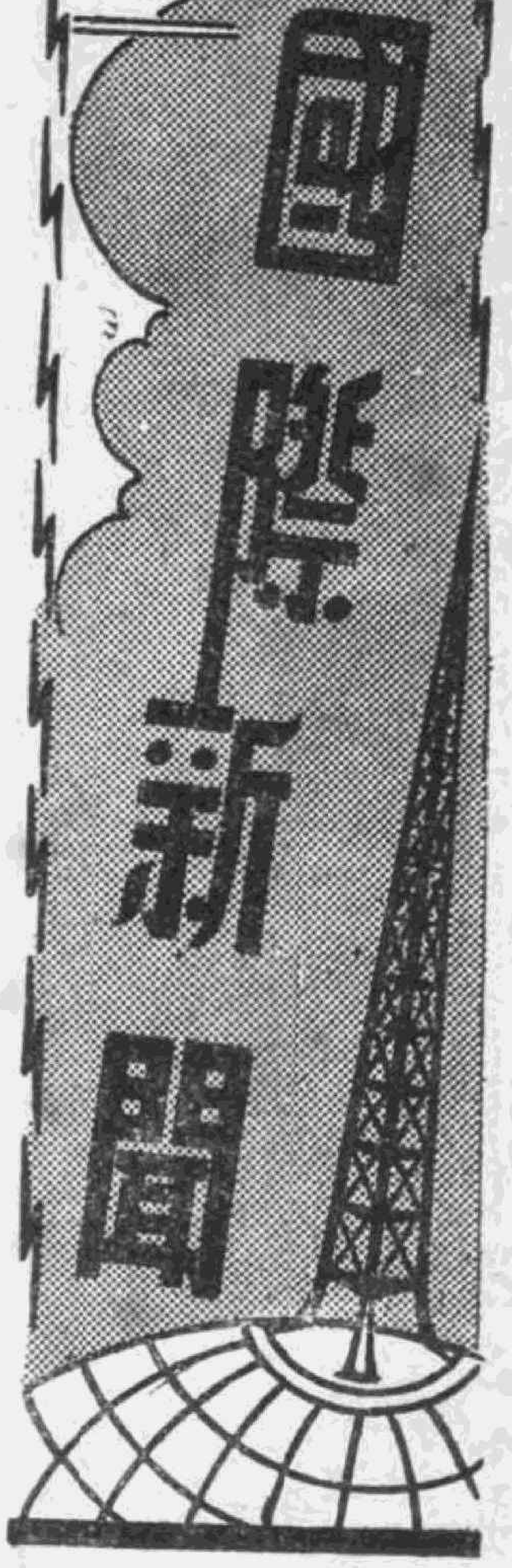
若望君的「和小牧先生餐桌邊談舞劇」是一篇很有意義很有內容的文章。從這篇文章裡我們可以得到很多的古典舞的知識。我們知道這位作者是從跳舞家那裡得了很多東西的。

關於陳友仁夫人畫展的一篇文章也是很有趣的。至少我們自己是這樣想。讀者們喜歡知道一些這位女畫家的生活和對於藝術的觀點嗎？

在許多文章裡我們感到最有趣而可愛的就是婷倩女士的「『秋潮』讀後感」。這雖是一篇內容極輕鬆的文字，但是從她的字裡行間我們都感到她的天眞純潔，跟向着光明之路的一番年青的熱情。她的文字也是很瀟洒流利的。我們願意她作我們一個很好的朋友，現在也把她介紹給讀者們！

女聲 第二卷第二期目次

國際新聞
歐戰新動態、等、等
評論
從張金海的死說到犯罪……芳君
婦女應該被宗教賤視嗎？……郭異
修養
結婚前應注意的幾點（下）……申年
給年青的夫婦們……東方英祺
婦女的生活
她的一生（續）……樂未央
窗邊（報頭小圖）……絢子
陳友仁夫人和她的油畫……方媚
所見所聞
和小牧先生餐桌邊談舞劇……若望
張案法庭開審記……方媚
木刻
上海面面觀……夏雲
兒童欄
幾種美麗的飛鳥。小手工。懸賞。……菡
家政
關於玩具……愛美
文藝
山程（小品文）……柳雨生
屠場（小說）……葉甦
生活。江上。鄉戀（詩）……歌青春
「秋潮」讀後……婷倩
第一個愛人……冰燕
她……波人
戲劇與電影
金絲雀。三千金。天羅地網……蘭
新裝
紫外線和夏衣
信箱……讀者
餘聲……編輯室



歐戰新動態

北非終局的影響

土耳其及其他中立國的彷徨

在本刊一卷十二期，我們曾經說過，北非戰局終了，歐洲局面應要從新估計，所以本期我們試將兩方面的陣線檢討一下，不難知道本年內歐洲風雲的概況了。

自從北非戰事在十二分緊張的時候——在本年四月至五月初旬——軸心國軍隊以少許來抵抗多數的協約軍隊，其目的不是在保守殘缺的局部的突尼斯，眞正的目標是戰略的關係，以少許來牽制大量敵軍，使軸心軍在歐洲得到從容佈置他們的新戰線。

協約軍以三倍以上的人力和物力，才能於六七個月後，將軸心軍迫退，所以德義當局並不以守將撤退爲戰敗的恥辱；相反地，認爲以該軍支持如許長久時間，甚屬難能可貴，故將各將士陞級或贈勳章以資鼓勵，正是我國常常引用「雖敗猶榮」的典實了。

當然，協約國方面便大肆宣傳，將北非戰局寫得非常重要，甚而竟將它視作歐戰第二戰線的開端——這是蘇聯日夕渴想的幻夢，所以英美爲騙取大衆的歡心，不得不如此宣傳，雖然他們明知軸心軍並不因北非戰事而會影響他們最後勝利的信心。

所以跟着這種隻手遮天的戲法，有西班牙提出和平的消息。這是英美試探德義的決心呢？還是他們想故弄玄虛來離間德義呢？或許是西班牙處在的環境，特地發出這呼籲來試測交戰國的兩方面呢？我們局外人，祇得留到將來的事實證明，或將來的歷史家來解釋了。

不過，這是表現歐洲中立國的彷徨！西班牙處在地中海以西，英國的直布羅陀就是他們的門戶。無論軸心軍要略取這英國佔領幾世紀的軍港，或協約軍要學我國故事「假途滅虢」的方法，西班牙却要首當其衝，在兩個交戰國拔劍張弩之下來過活了。

在地中海以東的土耳其和伊朗也是受到北非戰局終結的影響而起了不安的動態。因爲土耳其雖是前次大戰後而始抬頭的國家，可是這次戰事爆發後，雖曾再三鄭重聲明她的中立態度，可是她所處的地位，早給英國的外交手腕束約起來，很有啼笑皆非的苦態和窘狀。至於伊朗早已有英國第十軍的駐劄，最近美國軍事當局竟然和伊朗政府，進行以美軍代替英軍的談判——這正是美國勢力傾轍英國勢力的明顯表示，俾對蘇聯之帝國主義目標，作有效的對抗。

南歐的概況是如此，北歐的瑞典也曾因這而騷動，早經下動員令，實行武裝維持中立的準備。

同時，德國轟炸英國東岸和倫敦，不祇是報復英機的襲擊德土和法國海岸，實是預防敵人在北歐或西歐登陸的企圖，必要的先發制人的措施。也是防患未燃的戰略。

德國在西歐建築了堅固的長城一般的戰線，又不時有潛艇出沒於英國海峽，飛機隨時視察和襲擊，足使敵方不敢在法國沿岸作登陸的企圖，來開闢他們所謂的「第二戰線」，爲的是英國還沒有忘記鄧克的一役。至於法國南部和意大利的防線，早在北非戰事進行中時佈置得金湯似的堅固。敵人想在南歐另闢門徑，非到地中海的制海權和制空權都取得了之後，敵軍不敢輕易的嘗試登陸作戰的。

東線自從冬季攻勢以來，好似沉寂了二三個月，其實雙方現正積極準備着夏季攻勢。據報載軍事家的觀測，認爲因爲東線氣候及其他自然條件，故發動大規模作戰之時間，或要較去年稍遲；但是有出乎意外提早開始，也是十分可能的事。蘇軍現在莫斯科南方與庫爾克戰線結集大量步兵隊與有力的坦克車隊，又曾在庫彭橋頭堡發動猛攻，正顯出夏季攻勢無時不在「一爆即發」的過程中。

德軍同時也在奧勒爾地方，拚命加以猛攻，來抵消蘇軍進攻的勢力。故一般軍事家，咸想本年夏季大攻勢，係此次世界大戰的決戰期，不僅可左右本年全面戰局，且反軸心陣營的戰略亦必定遭受重大影響，所以歐戰在今年是特別地令人注意的事。

這些都是將近月來的新聞綜合起來，作一個概說，至於事實是怎樣變化，或許在本期出版前已有更具體的消息在我們眼前，現在也無庸推測了。

英渝幻夢爲日軍粉碎

滇緬路恢復難期

英軍退出緬境

提起滇緬路，誰也不知道它的重要！

渝府賴着這條公路，得以維持抗戰的旗幟至六年之久；可是自從大東亞戰爭爆發，日軍爲先發制人計，早將緬甸進佔，同時這條公路早已失去效用。

但是英渝心還不死，在緬甸南部，近印度邊境，駐着英印軍隊，企圖奪回這一條渝府相依爲命的公路。渝亦曾向滇進犯緬北，可是早經日軍入駐廣洲灣時，將該軍截擊，祇剩南部的英軍在五月間也被肅清。

事情是這樣的。

在去年十二月起，英國便集合了英印軍，由印度邊境進至緬甸南部，希望在今年季節風前（即七八月間）將滇緬路奪

回；可是日軍在三月間開始攻擊，分了三路來勦滅他們。在四月時已經獲得重要據點，馬西河一役十足表現日軍神勇，所以得操勝算。

五月八日迫近蒙道至布賽唐公路的陣地，輾轉鏖戰，至十一日已能通過阿拉坎戰線之西的山脈，雖然有着崎嶇的道路，叢密的森林，和傳播瘧疾的蚊蚋，都不能阻止勇敢善戰的日軍。果然在十一日佔據馬西河上游的布其頓。按該地爲孟多的咽喉，此處一失，所以孟多在十四日被日軍佔領。孟多是緬甸南部重鎭，也是滇緬路最大的終點。

從此英軍在緬甸的勢力，完全消滅，所以英渝企圖恢復滇緬路的迷夢也是「壽終正寢」了！

日美海軍大戰的先聲

阿茲島美軍登陸

日機隊忽然出現

日軍在去年六月突然出現於北太平洋的阿留地安羣島，美國倉卒間沒有應付的方法，所以日軍佔據了羣島中的阿茲島。

阿留地安羣島在我國人心目中，也許很多人並不知它們在什麼地方；縱然有着不十分淸楚的印象，也許要奇惑起來，爲什麼兩國要爭這一個又遠又冷而又荒蕪的小島呢？

原來阿留地方羣島是一串許多小島集合而成，由美屬阿拉薩加地方西岸，延長着一串小島橫貫太平洋面，連接到俄屬極東的邊部。阿茲島就是該羣島中的最近日本北部的一個海島。雖然它是荒蕪的地方，可是在軍事家眼光看來値得佔據的，所以日軍在去年用先發制人的戰略出征此方，垂手而得了。

五月十二日美軍突然在南北兩岸同時登陸，立時被駐島日軍猛烈抵抗。美軍不惜用海陸空三軍作戰，壓迫少數駐軍。惟勇敢善戰的日軍，在冰雪濃霧，艱難困苦中，又加食糧缺乏的時候，仍拚命抵禦，直至廿三日方退至東部嚴陣以待，阻撓美軍，直至本文脫稿時，美軍尚無進展。

反而，美國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一艘被日海空軍沉毀，並有其他着彈起火；且有巡洋艦驅逐艦各一艘受傷極重，係爲日方潛艇射擊所致。

廿六日忽然日本飛機出現於阿茲島上空，轟炸美軍兩次。但美國海軍不知日方飛機，究從何方飛至，猜測必有日本航空母艦在阿留地安羣島海面活動。

因此美國海軍專家預算，日美兩國海軍，不久或將在阿留地安羣島有大戰的可能。所以素來不爲我們知道的小島嶼，一旦給雙方軍事家視爲作戰必爭的地，可見現代戰爭的複雜，和面積的遼廣，眞令旁觀人要咋舌不下了！

第三國際是什麼？

忽然自動解散

陰謀畢露世界側目

五月廿四日莫斯科廣播電台傳出解散第三國際組織後，人人都好像很驚怪，蘇聯忽然有了這一個決心。

這一個組織已經有二十三年的悠久歷史，始終被世界各國的攻擊，並且影響到蘇聯和各國的正常關係，究竟這個組織是什麼呢？

這個組織的目標，是在促進世界的革命，主持世界國際間的共產宣傳，並指示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活動；所以它有着嚴密的和復雜的組織機構，大約裏面分有十七八個部份，分別管理各種事件。因此第三國際，簡直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總機關，也是他們的指導本部；顯然它是蘇聯共產主義的輸出機關，又是對世界各國的一個威脅的組織。

共產黨執掌了蘇聯政權，還要操縱世界各國的政權，所以製造這一個怪異的名稱，和促成這一個特殊的組織；總言之，共產黨實行想着利用世界上的農民或無產階級，推翻了各國的現行政府，這是何等偉大而可怕的陰謀。

所以在這二十三年中，蘇聯當局每每遇到世界各國的非難，他們便推諉到第三國際的身上，好像是蘇聯政府本身，對於第三國際也無法管制的，其實這完全是搪塞，也就是共產黨書記——史太林——的陰謀。

今次忽然毅然地堅決地宣佈解散這個共產黨「左右乾坤」的法寶，當然要引起世人的特別注意。雖然解散命令連載着理由，因爲目前國際狀況下，無法召開第三國際的大會，所以由十二個執行委員宣告解散，這也是史太林欺人的把戲。

由各方面推測，第三國際的解散，實在是蘇聯爲親近英美，想着得到美國的援助，不得不出此一舉，正是迎合英美和消釋他們的猜疑。這次的解散完全是外交上的一種策略而已！

日故山本大將的哀榮

日皇頒賜寶刀及徽章

汪主席追贈特級同光勳章

故山本五十六大將，係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在大東亞戰爭開始時，即率軍在夏威夷擊潰美國在太平洋之艦隊。後來又在馬來海面大破英遠東艦隊。豐功偉績，彰彰在世，人所共知。

山本元帥在此一年半中，每次戰爭，必身先士卒，在前線指揮，發揮他的忠勇剛毅的戰略，不幸今在南太平洋爲國捐軀，日本舉國人民深表哀悼。

今爲加強殲滅英美決心，誓繼山本大將的精神，所以全國一致舉行國民運動，除由日本大政翼贊會通電全國，闡明該項運動宗旨外，並有日本產業報國會，決定在山本元帥國葬之日，將一日資俸捐出，作爲海軍獻金，又有山本元帥原籍之新瀉縣同鄉會，設置「山本元帥獎學金」以養成海軍志願人士。

至於五月廿三日山本大將遺骨到達東京時，萬人空巷佇立恭迎，情況至爲哀悅。

日天皇陛下於五月廿二日特頒賜元帥寶刀及徽章，由海軍省派員轉給山本元帥公子義正氏。

我國汪主席以山本元帥的壯烈殉國，除電日首相，深致悼意外，並以山本元帥生前對我國復興海軍工作，協助良多，因此追贈特級同光勳章，以誌敬悼云。

評論

從張金海的死說到犯罪

·芳　君·

　張金海的慘死是最近轟動全上海，引起全部官廳與各界市民的一件非常重大的慘案。案情的發生是由於偷竊與冒領的問題，死的原因是由於嚴刑的拷打。這個案件從頭至尾看上去都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因爲治法不嚴，就產生了盜竊這一類的事件，因爲對於案情的調查與用刑的方法不對，以至於釀成這麼一種非刑枉斃的千古沉冤的慘劇。關於這一點，從事於司法的人自然應該在用法的本身去作一種嚴正的檢討和改良，使從事司法的人用一種沉痛的悔過保證將來再不有同類的事件產生。然而拿我們的看社會問題的目光去看，張金海的案件除開是一件法律問題以外還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因爲第一，犯罪問題的本身就是社會問題的一種，其次包括在這個案件之中的犯罪又具備了一種一般犯罪問題之外的特質，就是說有意的非刑。但是，不管怎麼樣，這個案情的起點都是經濟的原因；有着經濟的恐慌，一個做學徒的才會犯上偷竊與冒認的嫌疑，也是因爲經濟的關係，才會發生威嚇詐騙與枉法的行爲。因此，根據這樣一個簡單的邏輯，張金海的案件又從一個社會學上的犯罪問題擴張到一種社會與政治的解放問題上來。

　第一，我們先從這種犯罪的問題上去看。犯罪的範圍是很廣大的，有政治犯罪，姦淫犯罪，仇殺犯罪以及許多像盜竊這一類的；這些犯罪的情形，都是在一種不安的社會中的一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犯罪情形中最普遍的就是竊盜罪，因爲這種犯罪是在一個有着廣大的貧窮者的社會裡所免不了的事情。人爲了貧窮就要去做竊盜的事情，當然竊盜就是侵害別人的權利，而侵犯了別人的權利就是犯罪。張金海的慘死就是由於這種起因，他是犯了竊取一張洗衣單子，冒領了大衣的嫌疑。犯罪是應該受懲罰的，但是在懲罰之前必須取得犯人的認罪的口供，拷打是一種取得犯人口供的最有效的行爲。

　於是從張金海的犯罪上我們又想到另外一個問題。這問題就是究竟什麼叫做犯罪？如果說侵害了別人的權利就叫犯罪的話，這種侵害別人的罪情是不是有例外的。是不是某一種人作了一種侵害別人利益的事就是犯罪，而另外一些人却是例外，是可被原諒的？如果把上面的問話作一個肯定，那麼我們接下去又要問，那一種人侵害了別人權利的就是犯罪，那一種人不是犯罪？在那一種情形之下就是犯罪，那一種人不是犯罪？如果我們否定了上面的問題，那麼爲什麼一個人因貧窮偷竊了一個不貧窮人的——我們現在姑且認爲張金海是犯着偷竊的嚴重的嫌疑，就算他是有過偷竊的行爲吧——東西就是犯罪，而許多有錢的人用他們雄厚的資本或是巧妙的政策去侵犯貧窮人的權利的就不是犯罪？再進一步，法律對於人們的保護是在什麼地方，是不是對於某一些人有保障，而對於另外一些人沒有保障呢？張金海的死是由於用法人們的誤傷，誤傷的動機，站在用法人們自己一方面來說，是爲了保障人權，替一個受了盜竊損害的人追索他的被損害的利益，這個動機是好的，但是使人們感到遺憾的就是，這些人們並不能用同樣的拷打與追究去訊問那些對於別人犯了更大的損害的罪，不能去替那些更多更貧苦的人們追索那些沿大的被侵害了的利益。

　再進一步，在我們以一個人民的立場來看，一個人的犯罪應該不是以對某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爲標準，而是應該從對於整個社會的行爲去看。張金海是一個學徒，他的學徒生活的個人處境我們不能知道，但是就一般的學徒生活來看，張金海是一個受人剝削的，被社會所冷待，所遺棄的人物。他是一個剛達到成人的少年，他達到在學的年齡，他應該享受着社會的培養，社會的扶植。他應該生活在一個高級中學或者大學裏，他應該受着課堂教師的教訓，應該到圖書館去閱讀，或是到操場上去運動。晚上他應該到公園，音樂廳或者戲館裏去。他正是一個生命蓬勃的少年，是社會的最盛一代的子孫！上面的生活對他不是一種過份與奢靡，是像許許多多的少年一樣，他所應該享有的。或者就退一步說，他不能有上面的命運，可是，如果社會對他是負責的，他該到一個機關或是商店去服務，他能作一定時間的工作，能獲得在他的生活中所需有的工價，他能得到好的空氣與陽光，他能接觸到樹木和青草，他能獲得適應他那正在生長的少年生命的營養，他每天都能夠快樂能夠笑，假使這樣，我以爲張金海不但見了一張洗衣票不會偷竊，不會去冒認，即使有人贈他一套他所適合的服裝，也許他還要考慮一下這東西對他是不是需要的！

　然而，張金海並不是如我們所想像的有着那樣一種他該享有的生活的蓬勃的少年，他是染上了社會的腥紅熱和結核性的肺病，他從他應有的黃金的生活裏來到一個荒蕪的地帶，他沒有機會受社會的教養，不能得到一份使他能夠向上的生活與社會位置，他只能在一家小商店裏當一個學徒。學徒是中國舊社會中對于未成年人的一種最苛刻的制度，他們過着一半學習一半奴役的生活，他們沒有十足的營養，沒有適當的休息，沒有娛樂和新鮮的希望；來到他們的少年生活中的只是一些陰濕和淒苦。在這樣一種生活與情緒都不能得到正當的歸宿和安慰的狀況裏，人們是容易做出生活軌道之外的不正當的事情。因此，一些可憐的學徒往往會犯出一些正人君子們所不爲的罪過，在這種罪過中，爲了滿足物質的需要而去偷竊是最普遍的。這也就是在張金海的處境中所容易而可能觸犯到的一條，因爲這種罪狀在他是可能的——他的生活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給自己的「人格」作一種體面的担保，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抵抗別人加在他身上的偷竊罪狀的嫌疑——於是就有人說他犯罪了。一個學徒向社會犯

了罪，執法的人就要把刑罰加在他的身上，一個社會向許多人犯了罪，是否會有人把刑罰加給社會呢？關於這一點，不管張金海的死是不是死於自己犯罪的起因，我們對於像他這樣一種人爲什麼就會犯罪的問題是有加以注意的必要，因爲在他未擾亂社會秩序以前，他的社會先辜負而遺棄了他！

現在我們再從這個案件的另一個起因去看：根據報紙所載，我們明白張案的起因不是由於偷竊了大衣的一件小事，而是由於有人要向他的店主索取一筆比一件大衣多很多的款項；拷打張金海只是一種威索的手段，而張金海的死是出於人們的意料之外。

這件事情在一般的情形上看去自然是一件極其可恨，而使人「怒髮衝冠」的事情。大凡一些有心腸的上海市民都會要由「兔死狐悲」而形成一種集團的憤怒；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爲張金海悲曲，對殺人者忿恨，對自己的生命財產感到不安；大家都從「殺人者也該被殺」的正義感上希望給張金海報仇。於是這個案件的演出就像莎氏比亞的連環悲劇一樣，形成了一個連環的犯罪案；張氏因犯罪的嫌疑而死，張氏死了以後，又遺留下了一個新的犯罪。就是說，一個新的犯罪孕育在一個舊的犯罪之中。

擾亂了社會治安，侵害了別人的生命財產都是犯罪。前面兩件事情的犯罪結果都是一樣，然而犯罪的本質却有不同，一種是不得已的偷竊，——也可以說是生活的自衛——一種却是有意的貪威。因此我們對于後面的案子，自然不能像我們在前面文章裏提到的，對罪犯者從寬發落，我們都以一個市民的資格主張嚴加追辦。但是把事情再看得遠一點，這個處死張氏的犯罪也像張氏自己的犯罪一樣，是一個社會問題。謀害張氏的人雖然不像張氏一樣是一個貧懦的學徒，每天都爲着生活而愁苦，然而他們也有一種經濟的苦悶，他們是受了現存的經濟制度中病形的野心的趨使，爲着滿足自己物質的私念，不習使一些比自己貧窮的人更窮苦一點，這是他們要從一家小商店裏取得一點私賄的動因。但是事情不湊巧，商店的主人不能服從，于是便從經濟的野心上形成一種武力的解決。在這裏也可以說，張案的發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張案中的主人除開殺人者應服罪以外，社會也要替他們負責。

問題不能再往下說，話是越說越多，問題越扯越要複雜化了。我們就在這裏作一個結束吧！第一我們不希望社會上會產生一些需要去偷竊的人，即使有了的話，我們主張一定要從寬處理。其次我們不希望社會上有許多使人去威詐財產的社會條件，與個人的私慾的野心。除開站在正義的立場我們希望張氏家屬能夠得到相當的損失賠償，對于殺人者應該按理治罪而外，我們不希望再有像這一類的圖財害命的人，我們不希望上海與全國再會發生這類事情，也不願意全世界有這種事情，因爲一個舊的犯罪往往要孕育一個新的犯罪。而公憤究竟是比強權可怕得多的！

婦女應該被宗教賤視嗎？（上）

·郭　異·

一　小引

——宗教從歷史觀和自然觀方面，雖受到了很大的動搖，但更其重要的，是我們的生活與各種宗教（特別是基督教）的主張，顯然發生了深刻的間隙；因此向來成爲眞理之核心的，現在是變爲空虛的假象了！

這是德國有名的哲學家歐根說過的一段話，告訴我們許多既成宗教所把持的自然觀、歷史觀、及人生觀，都有不對的地方。不錯，現在的時代在種種方面都遇到了社會價值的轉換期，這一點在冷靜地觀察時代思潮的人是不會忽略過的事實。所以，過去數千年來支配人心的宗教也不能逃過了牠的例外。

即以婦女來說，佛教基督教的經典，和其他宗教的習俗，都是極盡蔑視的能事，永久地置婦女於劣等地位的；於是，歐根和其他的學者們，遂提供出新意義的宗教觀，那就是說必須置兩性關係於對等地位上的；必須將婦女的價值重行估判，理由是相當的充份：「婦女是不應該被宗教賤視的！」

二　基督教的婦女觀

然而，過去宗教究竟是怎樣的賤視婦女呢？研究此一問題，基督教便是一個絕好的代表。

當基督出世的時候，正是羅馬帝國的黃金時代。東自幼發拉底斯河起，西至大西洋，北自多瑙萊茵兩河及黑河起，南至阿非利加，都被劃入牠的版圖。在征服者的羅馬這樣可驚的流於奢侈和淫蕩中，遂有從世界各國集合而來極窮乏和悲慘之至的幾百萬奴隸。其中命運最苦的是被父母、丈夫、或兒子所放棄了的許多女奴隸，她們最是痛切的希望解放。當時許多的羅馬婦女也是站在同樣的立場之上。這時候出現了使萬人得到自由和幸福之新王國的豫言者。

倍倍爾說：「婦女也和其他幸運不好的人一樣，希望脫去苦境，贖了罪惡，勇敢的投身於新信仰。自來所有全世界的重大運動，沒有婦女參加其中而爲戰士和殉難者的運動是沒有見過的，承認基督教爲一大功績的人，不能忘却了在基督教的勝利上，有負於婦女的地方是很多的。熱心造就改宗者的婦女，不論在羅馬帝國，或在中世紀的野蠻民族間，都克盡了重要的任務。因婦女的努力而站到了有力地位的人是屢屢改宗了的。例如使佛蘭克王克洛多意信奉基督教的是克魯爾特，使基督教流入到開德和匈牙利的是開德

女王倍爾脫和匈牙利女王基才拉：許多著名人物的改宗都是婦女感化的結果……」

可是，這個引致萬人幸福和自由的「福音」——基督教，還是沒有消除了支配當時世界的男子專制的習俗思想。牠那禁慾主義的教義，雖爲羅馬的物質主義肉慾主義之反動表現，但對於肉慾的憎惡和恐怖，甚至認婦女爲不淨，爲罪惡，或是惡魔的誘惑者。

讀過舊約聖經的人，總該承認那關係亞當夏娃的傳說，已是十足代表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吧？不用說，在舊約中所表現的婦女地位，是和古代猶太民族嚴格的家長制度下的地位相印證的，到處可以見出一夫多妻及婦女賣買的記錄。舊約的十誡呢，也是專以男子爲對象的，牠的九誡則竟將婦女當作僕婢和家畜一般的看待。

基督主張嚴密的禁慾主義，在「登山寶訓」中說：「你們聽着，告古之人勿犯姦淫，但怎樣的告誡我們自己呢？凡一見婦女卽起色情者，中心已犯了姦淫，如果右眼犯罪，可以把牠拔出了拋棄，因爲失了右眼還是勝於把全身投入地獄；如果右手犯罪，可以把牠折了拋棄，因爲失了右手勝於把全身投入地獄；……凡人而欲出其妻，則可給她離婚狀，但是我要告訴你們，因姦淫之故而出其妻者，卽所以使她犯了姦淫，娶被出之婦女者也是犯了姦淫。」（馬太福音五章）這最後的一句話，在馬太福音十九章中也是有的：托爾斯泰在宗教論中主張：「人出其妻者於放蕩之罪外，更犯了使婦女犯姦淫罪。」這種改約說，總之其中所表現的思想，可說都以男子爲中心的。

差不多和基督教的創立者相並稱的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第五章中說：「婦女須服從自己的丈夫，恰如基督之爲教會的首領；丈夫是妻子的首腦，基督是人身的教主，恰如教會的服從基督那樣，婦女也須一切服從了丈夫。」及在提摩太前書十一章十一節說：「女子須學靜道，我們所施於女子的教訓，不許超過了男子之上；女須靜，因爲先造亞當後造夏娃，亞當不受惑，夏娃則受惑而陷於罪惡……」

到了後代的許多大主教們，這種蔑視婦女的偏見更加是猛烈了。丹爾德利亞說：「女子啊！你爲了使我們忘記你是破滅人類的元凶，遂穿了喪服和襤褸之衣，眼中含淚而行；女子啊！你是進入地獄的進口。」湯姆斯也說：「女子像成育很快的草一樣是不完全的，女子身體的早熟，便是減少了她的價值。」有名的懺悔錄著者阿格斯庭說：「女子不能擔任教育的事，也不能做證人，下判斷。命令等事更是不能了。」希愛洛尼姆斯說：「女子是惡魔之門，是引入不正的道路，是蝮之牙。」甚而至於在紀元六世紀時的基督教會議上，竟然提出了什麼「女子是不是人」這一個議題。

誰都知道，基督是反對蓄妾，主張一夫一妻的。馬太十九章中就說：「元始造人有男有女，所以人而離了父母，便和他的妻子二人相合而爲一體。」這已是見於舊約創世記第二章的思想，然而這個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自基督教的最高道德上看來，也不是十分希望的，所以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說：「男子以不和女子接觸爲善良，但爲了免除淫行，人各有妻，女亦各有夫。」又說：「婚姻是可以的，但不行婚姻更好。」總之不行婚姻是最好，不可能時爲了免除淫行，不妨從事婚姻。

據此，可見拒絕婚姻爲最最可尊的行爲，近代的所謂戀愛當然是被認爲不淨的事。這種思想，到了基督死後，更加發展；如丹爾德利亞說的：「就是使人類死滅，獨身還是正當的」喔利基說：「婚姻是不淨的，是不潔的，是肉慾的激情的手段。」阿格斯庭說：「未婚者如天上有光輝的星，他們的父母則如暗黑的星。」像這些教訓非常盛行，所以在那個時代，尊重獨身的風氣也漸漸傳開了。

主教們的「結婚禁止令」，是在四世紀的末葉，由西利西亞斯教王所發的，然而到了一〇七四年，克蘭哥利七世更發了嚴禁的命令，一切的主教都放棄了他們的妻子。隨着強制主教們獨身的事這樣的勵行，淫行放縱的風氣却也漸漸盛行了。最滑稽的是婚姻雖被禁止，蓄妾倒是自由的，例如當時哮他倍利一位大主教蓄了十七個妾。關於當時主教們的背德行爲，十一世紀時在特與的著作中，已是證明了這個事實。

「基督教和文明」的著者馬爾哈姆說：「當時嚴肅主義之徒對於主教們的結婚，表面上雖竭力反對，但一方却又提倡：主教們如給了他的配偶者以妾的名義，而不作正妻，則蓄之亦無不可。在這裏，教王倍乃其克德入世遂發了由這種妾所生的子女必須爲教會的奴隸之殘酷命令。這樣，既婚的主教們要受到重罪，獨身的主教們祕密中雖是犯罪，表面上還得到固守道德的好名聲，教會管轄內的男子，爲了使他們的妻子和女兒，不被管轄內的主教所注意，對於一切的女子，施行了警戒。」

因這個強制的「主教獨身生活」所引起反動而不自然的「主教背德行爲」，貽害了當時的社會。依倍倍爾說來，這些主教們，便成了都市及農村中一種妨及婦女貞操的危險人物。有時候，農民在主教就任時，爲了防止自己的妻女遭遇主教的誘惑，反對沒有妾的主教。所以君士坦丁的大主教，對於教區內的主教們，是徵收蓄妾稅的。在一四一四年的君士坦丁評議會中，曾有一千五百人以上的娼婦列席。至關於當時主教們和女修道士的腐敗生活，布加曲在他的著述中，已是露骨地說明了。

反對這種不自然的禁慾主義而主張宗教人類化的，是路德馬丁了。路德反對主教們的獨身說：「世界上除了極少受了神惠的場合以外，在婦女好像是不能不滿足食物，飲料，睡眠，和其他自然的要求一樣，也是不能不有男子的。同樣，男子也不能沒有了婦女的。這是因爲使種族繁殖的欲望，也像對於飲食的欲望一樣，是依自然而根深蒂固的。所以，神給了人類以手足、脈管、循環等一切爲了這種目的而活動的東西，背乎這樣，使自然不走當然的道路，那恰像使火不燃，使水不濡，使人不取飲食和睡眠一樣。」他不單是力主性生活和結婚的必要，而且以爲教會和結婚之間須有密切的關係，他說：「要知婚姻是和其他一切的行爲，同樣的是附帶的行爲；恰如我和任何異教徒，猶太人，土耳其人得以共同地飲食，睡眠，步行，騎馬，交際一樣，我也可以和這些人相結婚的。不要遵守禁止這種結婚的愚人法律，就是異教徒，也和聖彼得、聖路加一樣，爲神所創造的男子及女子。」因此，路德反對一切對於結婚的限制，承認向來被教會所反對的離婚。他說：「要是健康的婦女，而和性交無能的男子相結婚，爲了她的名譽，不能選擇別的男子，而且也不願這樣時，她可以向丈夫說：親愛的丈夫啊，你是欺了我的年青身體，危及我的名譽了；在神之前，我們間的所謂名譽是失落了，你只是我名義上的丈夫，請容忍我和你的兄弟或至好的親友，舉行祕密的結婚。爲了使你的財產不落到他人的手中，你也須像欺了我那樣，現在請進而欺一欺你自已。」

路德這樣勇敢的背定肉慾，雖然解放了許多自來呻吟於禁慾主義之僞善的教權下面的男女，但在一方這又發生了允許君主的二重結婚，卽以兩個婦女爲妻子的現象。例如海

希亞領主胼力比一世在和第二個妻子相結婚時，也在什麼「丈夫對於妻子的義務比從前更加遂行得充分」的條件之下，而加以承認了的。英國亨利八世的二重結婚在請求承認時，暗默中也給與了許可。

總之宗教改革，一如倍倍爾所說的樣子，乃是新興資產階級對於教會國家及社會中封建制度的反逆，所以得到了結婚的自由的是資產階級，一般的女子依然是屈處於男子的特權之下。宗教改革的結果，發生多年的戰亂和經濟的衰落，婦女的地位，因此更是陷於不利了。

馬爾哈姆在基督教與文明一書中說：「近世女性地位的改良，有人說是基督教所賜的，要是真的這樣，那必須是自始就這樣的。而且以這個改良爲己任，得了新的勢力時，想必更是向前的進行；然而我們却見不到這樣的事。第一在三世紀的末葉，婦女的地位是比以前的世紀更是低下了，這是由何而生的結果呢？這不外是說女性介紹罪惡於世界，造成人類墮落的根源之基督教神學的結果。——這種哲理是被所謂基督教的教徒們盡力提倡的……」

不用說，賤視婦女的不只限於基督教，這乃是有史以來的法律、道德、習慣、和其他種種方面所表顯的現象，基督教不過也不能解脫這個歷史的課程就是了。

（待續）

結婚前應注意的幾點（下）

中年

男子在未結婚前，應試想法子去避免性慾的衝動，酒類當然不宜多飲，食物也不宜太豐富，豔情的小說及電影不宜常看，其他如精神與思想方面都須勞苦，則性的衝動，自然不容易激發了，至於身體康健的人，是多少有些性的本能的，性的本能與愛情完全不同，平常的男子也不是一定能夠把性的本能與愛情同時集中到一個女性，所愛的女性在肉體方面不見得就會把他吸引的，反之，能夠把肉體吸引人的女性，也不是一定會見愛於人的。男子若是不能把性的本能同愛情同時集在他妻子的身上，他們倆的結合是不會得到好結果的，如若在未結婚前，不能集中，則求婚可算是一件失敗的事情，因此女子要知道性的本能是自然的，並且是必須的，結婚時的能夠抱有正當的性的本能，是很緊要的。

求婚是結婚的初步，在這個時候，無論是女性方面正在發育時期，或已經過了發育時期，是她們性的本能第一次的發現，因爲她們已經知道用熱情去愛她們所愛的男子，女性方面的性的本能與愛情是不分開的，不像男子的分得很分明，惟結婚以後，情形就不同了，那時女子的性感覺，應該要比較的發達，不然對於身體與快樂方面，都不會有好的結果，要是結婚前已經有了性的感覺了，結婚後還不見其衰退，那當然是最好的現象。在現在，女子也同等的與男子工作，因此她們的性的本能也遲發現或減少了。熱帶中的女子是不大作工的，所以她們的性感覺發達得很充分。未結婚前沒有性感覺的女子，並非是真正的沒有感覺，不過她有意的或無意的把他變化做別的舉動了，譬如喜歡小孩等。

女子的性的本能的真理，是不大會得着的了，因爲社會上的人都看他做不道德或不自然的事情，就是女子在她們自已隊裏，也以爲羞惡而不大肯暢說的，男子對於妻子必須把愛情與肉感兩方並進，因爲女子是不肯把性的本能顯露在外。她們如真的能把愛情輸給一個男子，其餘的一部分是在默認中了。如她不愛的丈夫，那就覺得很爲難，因爲她對於丈夫不會再發生肉體的好感，那末他們的結合如何會好呢。

婚姻中最緊要的部分就是年齡。他與結婚後生活的快樂，自身與子孫身體的康健都有深切的關係。女子在二十歲以前，在理是不合宜於結的婚，因爲她們還不能受生產的痛苦。男子在二十三歲以前也不應當結婚，因爲年輕的父母所生出來的小孩，終是衰弱的。但四十歲以上的婦女，也不宜結婚而有生育的事情，因她們年紀已大，也受不住痛苦了。除非身體是特別康健者，而她們生出來的子女，也是不會強壯的。

年齡不但與快樂及身體的強壯相關，並且與性生活也很有關係。女人年紀若比男人大

得太多，結婚過了幾年後，她就不能與她年輕的丈夫相配合了。老年男人與少女做配偶，的確是一件痛心的事情，尤其是身體衰弱的老人，不能使她的精神上得到滿意，這種結合，除非女性方面是痲木不仁的，否則往往能夠使家庭發生慘變。事實上，單單以年齡而論，也是靠不住的。六十歲的老人，或許他的身體同四十歲的中年人一樣的康健，女人也是如此的，所以結婚與年齡的關係，也須顧到特別的情形而定。

有許多婚姻，雖然有成就的可能，雙方既然滿意，環境也很適當，祇爲了經濟問題而不能實現。在現在生活程度日高一日的時候，除非男女眞能夠把精神方面團結起來，或者能大家原諒。不然，金錢當然是很緊要，而每每能使許多婚姻發生困難。又以子女的問題，已經結婚的男女大多數喜歡有小孩，若結婚本有可能性，萬不可爲了些微細的金錢問題以致雙方決裂，因爲已結婚的男人做事比較上能夠認眞些，工作認眞的結果，就是能夠使他們的生活優美而快樂了。

男子在未結婚前，對於他的未婚妻，必定要把家中的經濟實情說明白的。說出之後，女性方面就能夠了解而有相當的預備了。如她一直到結婚後方始看出眞實情形，則雙方覺得爲難而不快樂。做父母的對於他們子女的結婚，在金錢上須負些責任，然亦不要太過分，而使他們完全失去自立的能力。結婚未久的時候，尤應該扶助他們一些，這種扶助比將來所得的遺產還要緊，因爲結婚後，他們是亟須用錢的，一旦能夠自立，到反不是一定須要遺產了。

求婚的進行，正是逐漸預備結婚的一個時期。然而有時爲了親眷朋友所包圍的緣故；他們倆反不能蒸量的認識，須知已訂婚的男女，應該要常常聚在一處，使彼此互相了解，追各方面情形看來，結婚是十分順利的了，方可實行同居；有時因爲男女的性格不同，婚後常致變爲失敗。結婚前後的情形，既然差得這樣的多，有幾種事情，在訂婚時是萬萬料不到的，當婚禮一成之後，生活也換做新的了，雙方的關係也因此比較密切些，這種新的生活，與從前生活不同的地方很多，已經結婚的夫婦往往不能了解，好似從來沒有認識過一樣。

決定結婚以後，再不宜懷疑而改變思想，應該早把婚期揀定而舉行，在訂婚的一個時期中，雙方都有不同的見解，男性方面想把他所愛的女人做他的妻子，女性方面呢，有時爲了幾種原因，竟會失掉主見，她們對於結婚每抱着疑惑，驚愕，而稍帶着胆怯，他們有了結婚的決心以後，對於將來的新生活，應該抱有極大的希望，同時對於自己的身體，也須保重到十分周到。

女性在結婚後的時期中，總是比較從前容易發怒，或易受感動，常常能使她們下淚。這是身體內部的變化所造成的，這種變化的緣故，在於某種腺的分泌，事前尚未能發生作用而與精神系相調合，結婚後就一旦發生了，如沒有這種現象，也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們知道這個時候，她們須要保持的是同情心，所以在她們預備婚禮的時候，在理要盡量的幫助，有時慈愛的母親也不能十分的體貼，無意中使她們感到痛苦。

婚期最好不要與月經期相衝突，因爲那時不是她身體最康健的時候，如在這幾天內結婚，往往不能夠使她快樂，至於分床的好處，男女兩方都是有的，在男性方面能夠減少肉體的接觸。在女性方面呢，則能夠使她的生活漸漸變遷，不致驟然改變而覺不便，這幾椿事情，不要爲了微細而忽略，結婚後的快樂與悲哀，都是與它們有關係的。

（完）

給年青的夫婦們

東方英祺

容易忽略的幾樁家庭教育，
供獻給年青的夫婦們。

什麼是良好的家庭教育？怎樣是良好的家庭教育法？如果要詳細的研究這問題的話，當然不允許在這短短的篇幅裏所能夠討論完工的。現在，且把幾樁大家所容易忽略的家庭教育，寫在下面，供獻給年青的夫婦們，希望予以特別的注意，因爲這幾樁家庭教育，是非常的容易忽略，而又是那末的重要。

（一）一對年青的夫婦們，並且有了一位活潑的小天使，當然這家庭是快樂的。爸爸從外面回來了，媽媽對小弟弟說：「爸爸今天買了好東西回來給你玩了！」可是爸爸說：「我沒有買什麼東西！」媽媽說：「爸爸眞不好，連寶貝玩的東西都不買，伸拳頭給他看，以後也不要叫他……」這種情形，當然在家庭間是很普通的，是夫婦之間常有的戲謔，這當然在一個和愛的家庭中，是最普通的情形。可是，這就不合於家庭教育了，因爲在這小孩子的腦海中深深的印着了「爸爸眞不好……伸拳頭給他看……」的印象，這印象也許可以造成將來對父母不孝順的惡果。

（二）一對年青的夫婦們，他們在家庭中間談着，爸爸的身上，坐着他們所疼愛的孩子，年青的媽媽，大着肚子，顯然的，在不久的將來，是又要生小寶寶了，年青的爸爸，在閒談中，指着媽媽的大肚子，對着他們所疼愛的孩子說：「寶寶，你看，你媽媽的肚子大了，不久要養小弟弟了，你媽養了小弟弟之後，我們不寶貝你，要寶貝小弟弟了。」這短短的幾句話，在表面上看來，是年青的爸爸，同他的孩子鬧玩笑，可是，這太危險了，以後兒弟之間的不和睦，和仇視他的弟弟等，都在這位年青的爸爸幾句無關緊要的尋開心話，種下了惡劣的後果。

（三）一對年青的夫婦們，是免不了因一時的意見相左，尤其是一對相愛的夫婦們，是更免不了，雙方就這樣吵着嘴，甚至於就這樣的扭着打，當然夫婦們的鬥氣是無所謂的，俗語所謂：「船頭上相罵，船梢上談話。」就這樣鬧過算過，算不上那末一回事。可是，這情形也是不合於家庭教育的，因爲何論是那一個兒童，都是富於模仿的，這樣就難免要造成兒童的壞脾氣。所以有人提倡，夫婦如果要相罵，就到旅館去開一個房間，那末喜歡怎樣鬧，就怎樣的鬧，最低限度，也要將自己的孩子離開眼前。

（四）兒童的錯誤，當然是不能夠免的，有許多地方因爲有了錯誤，而應當處罰的，最流行的處罰方法就是打，但是打的效果還不如論功行賞的辦法，來得有趣而能夠持久，因爲用打的方法來處置兒童的話，那末在他們的心理，便會有一種莫可名狀的惡劣印象。

（五）除了上面的幾點外，又如給兒童不論什麼東西，都應當適可而止，不然，能夠養成兒童貪而無厭的惡習。

又像兒童們都喜歡父母們說他們的好，這的確可以成爲鼓勵兒童的一個好辦法，可是要處置得宜，如果在許多人面前，時常稱讚自己的孩子，那末就有養成他們傲慢態度的危險。

實行家庭教育所極應注意的，當然尚不止於這幾件，上述的幾點情形，僅是在許多的家庭中，最容易忽略的幾件而已，希望慈愛的父母，予以特別的注意。

她的一生（續）

樂未央

III 媳婦時代的她

曾經有人說過出嫁是女子的一種特殊職業，在我看來與其說出嫁是女子的職業，還不如直截地明確地說：出嫁是女子在現時代不合理的制度下的一種婦女賣買。

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我想瞭解中國鄉村中（其實，都市中猶何嘗例外）婚姻之需要聘金，討價還價，更有中間經手人——媒妁作介，當可瞭然。

女子在少女時代雖然受父母的輕視，兄嫂的奚落，但倒底還有一部分自由，一部分享受，可是出了嫁給男家抬了去以後，就更痛苦了。她既要管理家務，又要撫養兒女，在農忙時候又得到田間去操作，回來遇有空暇還得紡紗纖絲補織什物，這種種體力的疲憊已彀辛苦的了，但粗暴的丈夫，凌人的小姑，以至於公婆的虐待和打罵，交織成為媳婦時代女性生活痛苦的最高峯。女兒時代的她還有黃金色美妙的青春底夢，而如今連這一點可以慰籍痛苦的美夢也做不成了。正是：

「爹媽如何樣放棄！
任由媒說任由行！
任由媒說如何好；
美女今日樣交關。」

× ×

「可惜了，
陽溝種藕可惜蓮，
可惜妹娘不會嫁，
甜瓜種在苦瓜園！」

「可惜了，」女兒的一生就如此輕易地葬送了。在少女時代的她原想嫁個人從此脫離陰暗的家庭，換一個新的環境，而現在呢，新的希望也像泡沫一樣的粉破了。不僅享不到一點生命的樂處，也得不到一點男性的溫存。

（一）她的丈夫

丈夫性情的溶合與否是和婦女一生的是否能獲得幸福連繫在一起的，俗語道得好：「無論過的多麼好，總不如找得個滿意郎。」又說：「不圖田，不圖地，只圖尋個好女婿。拿着升子揹米麵，拐過頭來看看也歡喜。」的確能夠說明男女二個感情密切是一切婚姻幸福的基礎，縱使生活困苦，公婆兇狠，畢竟也還有一個可以訴訴衷腸，給與鼓勵和安慰的人哩！

但是「不如意事常八九」，盲目婚姻造成的惡果，使婦女終身遺恨。她的丈夫不是年歲太殊，使是性格苛暴，日以賭錢喝酒，打老婆爲家常，不事生產的懶蟲。

清朝俞樾在右台仙館筆記曾記載着一件「小丈夫」娶「大媳婦」的悲劇，實可作我們了解「小女婿」的寫照：

『河南有一縣，談者忘其名，其俗喜爲少子娶長婦，欲以操井臼持門戶也。有農家子，甫十三四，而所娶婦，年長以倍矣。新婚之次日，賀者畢集，而寢門未闢。日且旰矣，舅姑呼於門外，聞其子應聲而不見其出，穴窗視，則嚙縛於

牀足！驚而問故，其子曰：「昨暮人定後，有男子自牀下出，縛我於此，而挾新婦睡。」問何故不言？曰：「言則殺我，……」語未竟，男女二人皆啓帳出。男子抗聲曰：「吾與爾新婦自幼有交，昨乘人亂，入此室處，當容我盡歡而去，如敢破扉而入者。」袖中出白刃指其子曰：「吾劃刃而子之腹矣！」擧家驚異，罔知所措。……』

　這種「婦長夫小」所造成的怪事，自清至今時間已經過了二三百年，但陋習尚存，猶且盛行北方和西南。以描寫西南景物見長的沈從文先生也曾在一篇題作「龍朱」的小說裏。西濱邊發生着同類的故事，這種事實一方面表現了中國社會敍述過湘傳統的保守勢力的頑強，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夫小婦長」陋習的根深蒂固和它的不合人情。然而它的存在却有它社會的經濟因素的，它全然是一種酷苛的婦女勞力搾取和重男輕女下的早婚制底混血兒產物。

　河南衛輝的：

「十八歲個大姐七歲郎，
說你郎不是郎，
說是你兒不叫娘，
還得給你解脫衣裳，
還得把你抱上牀。」

安徽的：

「十八歲大姐週歲郎，
每天每晚抱上牀，
睡到半夜要奶吃，
劈頭腦，幾巴掌，
只是你妻子，
不是你的娘！」

山東的：

「十八女兒九歲郎，
晚上抱郎上牙牀；
不是公婆雙雙在，
你做兒來我做娘。
十八女兒怪誰人，
說的丈夫一丁丁，
睡在半夜撒冷尿，
打濕奴家半邊身。」

當陽的一首寫得更好，神態活現

「紅衫襦，水上漂，
像上婆家走一遭，
看看女婿有多高，
一進門，心生氣：
看見大衫一尺一，
開襠褲子七寸七，
唉喲：那樣兒低！
多早晚能夠拜天地？」

把十八女兒的不安心理和「大衫一尺一，開襠褲子七寸七」的小女婿很形象化的地烘托了出來。一個發育成熟的女子却嫁了一個還在懷抱中的小孩子作妻子，你能想像到再有比這種結合更荒謬的麼？

　尚有一點可注意的，是流行地域的普遍和擴大，即連淮河蘇北閩粵廣西也傳佈着這種非人性的「小女婿」制。

　如淮北一帶的小大姐民謠中就有：

『小大姐，洗茼蒿，
眼淚鼻子順水飄。
人問大姐哭什麼？
「配個丈夫沒多高！
三尺布做件大褂帶外套！」

福建的：

「高山樹頂洗鋤頭，
目汁滴落衫巾頭，
人家問我什麼事？
婿郎未大急心頭！」

廣西的：

「十八娘娘九歲郎
夜晚點燈抱上牀；
三更半夜哭食奶，
我是你妻不是娘！」

又——

「老公細小不着跟，
沒係銅錢換個文，
合似街頭人點秤；
秤錘細細條千觔。」

這首描寫得也極別緻，用細細的秤錘和「千觔」來比喻男女年齡的殊遠，還敍明了嫁「小老公」的緣由——「沒係銅錢換個文」，女子被視作貨物賣買，此又是一個例子。

「等得郎大妹老哩。
等得花開花又謝，
等得月圓日落西。」

　年華流逝，生命的花葩在寂寞中凋殘。青春在暗黯的生涯裏消失，花開了花又謝了，望過太陽落山又見月亮上昇，可是年光能留得住的麼。時間對於生命開花的，女兒是多麼的殘苛呀！啊悖謬的陋習，摧殘和絞死了多少青春時代的少女啊！

（二）吃着嫖賭，打女人。

「小女婿」制度的存在完全暴露了舊勢力的腐朽和酷苛，在這樣以婦女賣買爲中心的非人的婚姻制度底下，無數的女性已犧牲了她們年青的生命，無數的少女已被這血腥的結合吞噬了生命。但是「小女婿」的情形畢竟還是非一般性的存在，然而在婦女沒有獨立人格，作爲男子的附屬品和洩慾器的時代中，你能找不出一些婦人的幸福和歡欣的麼？除了真正極少數極少數的女子，她們能夠覺悟和爭取人的權利外，全部中國的姊妹是蟄處於陰影裏，慘愁，愚蠢，無知，困苦……是她們生活的全部節目。

　丈夫把老婆看作個人的私產，婆家視媳婦爲用金錢換來的「兩脚動物」，在男權社會，婦女沒有獲得自由平等的情形之下，這種現象是决不會更改的。

　廣西荔浦流行着一首民歌很簡潔和明白地說出了媳婦作爲搾取勞力和負擔着生殖傳種的二重重壓。白天像奴隸般的操

勢，夜來還得供男人作洩慾器，這社會給於女子的待遇也可算是「人」的嗎！

「妹莫癡，
做人媳婦不出奇；
白日拿你作牛用
夜來拿你當馬騎。」

僅僅的末了二句就勝抵過一篇描寫女性的非人生活底大文章，是這樣的有力和富有形像的詩句！

「難了難，
做人的妻是萬難，
柴米油鹽歸我管，
火煙冷水是我嘗！」

「難了難」，還有比做女人的再難受的麼？假使世間眞有地獄的話，那麼，女子過的生涯就是「人間地獄」的生涯了。

「嫁夫容易處夫難，
倘係嫁過又唔好，
實在難過一生完。」

眞的，「嫁夫容易處夫難」，父母不負責任不管女兒幸福隨便的就給嫁了人，女兒的一生却輕易地葬送掉。偏偏那些不爭氣的丈夫不但容貌醜陋，身生毒瘡，而且吃着嫖賭不務正業，回家還要拿老婆洩氣，打女人恐怕是他日常生活中唯一的拿手傑作（？）。

（一）喜賭的丈夫

「阿哥賭博博輸哩，當裏棉襖當棉被，昨夜北風咕咕叫，害唔驚都驚死哩。」

（二）吹煙的丈夫：

「大海中間一枝藕，風擺兩頭走，多好的一個花大姐，嫁着個好吃懶做的吹煙狗。」

——雲南的。

（三）低能兒的丈夫：

「……前心長個大瘡，後心不住流膿，一臉黑油麻子，坑坑窪窪不平。一頭羅圈禿瘡，不斷常常哼哼。前鍋後羅條牛腿，實在不像人形！」——「吃飯不知飢和飽，睡覺不知黑和明，正吃飯時，不解褲腰帶要出恭！」——山東的。

這類使酒好賭低能兒的丈夫，好像上帝製造了他們就為的要來管理和毆打女人的賤骨頭（？）似的，下面的一首很現實的刻劃了一個專以不務正業，打女人的英雄角色，一個中國男人的典型：

「初更鼓，叫句天，
天呀！做乜生奴咁下賤，
奴身不幸為女子，更嫌嫁夫不得人。
兩脚牛屎臭泥氣，
情性兇惡猛虎形，嫖賭飲吹（吸鴉片）件件有。
學偷懶，學沙壓（卽漂亮）
化我妝奩還未了，速典家財有餘剩；
……若勸半句佢唔合，拳脚交加立到身。」

嫁了如此男人怎能不使人概嘆：「爹——呀——媽！你眞係爛坂種蓮鬱壞藕，有女亂配嫁與中，千哭萬哭亦難挽，如何得過到白頭！」

「打是親，罵是恩；不打不罵是仇人。
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是禍害。」

可憐中國女子受了丈夫的打罵，還要被社會上一般厚臉的偷吃懶做的沒有心肝的男人罵做「朱買臣老婆，十八嫁的命」把男人自己不出息不求上進的緣由推之於女人的「尅夫命」，好像丈夫的不好還得要老婆負責似的，這眞是太欺侮女人了。但是假使你看了下面的一首，又不知發生怎樣的感喟呢？

「小簸箕，簸一簸，　我是兄弟你是哥。
買點酒，咱好喝；　喝醉了，打老婆，
老婆死了咱怎過？　你敲鼓，我打鑼，
滴滴打打再娶個！」

這不但承認打老婆是男人應有的權利（？），而且還幸災樂禍高興地嚷着「你敲鼓，我打鑼，滴滴打打再娶個」，你看他也會把女子當做人來看待的嗎？

(三)她的公婆

在我們古老的國度裏，舊式的婦人，當她在自己做媳婦時受盡了婆太太的折磨，吃盡了打罵苦楚，她常常會對上一輩年老的婆婆抱有一種懷恨心理，可是奇怪的等到她自己做了婆太太，她反而把她從婆婆那面得來的一般怨氣反而施用到媳婦身上，好像這是應該的事，不是這樣做就會減低她的身價似的。因此公婆看兒媳當做用錢買來的僕役，家庭的一切雜事不管她會不會，能不能都叫她操作，而自己坐着享福挑剔那樣不好，指摘這樣做錯，大發其「老氣」，用「依老賣老」這四字拿來形容那些不明事理的婆婆最為切當。

而且這些小心眼的婆太太常常戴着勢利的眼光看人，故意的和媳婦為難，如下一首可為例子：

「天上星，顆顆勻。　地下小媳婦難做人
一升大麥磨二升，　還說小媳婦趕人情！」

婆婆的兇橫不講理，用「一升大麥磨二升，還說小媳婦趕人情」來諷喻，欲能刻畫出婆太太的一付姿態。然而婆太太雖也是被人壓迫的女人，但在對媳婦關係上說來，她却又是壓迫人家的人，娶媳婦不是為兒子簡直是為了專為事奉她自己才娶的一樣。她是兒子的娘她是媳婦的婆婆，所以她動輒虐待和責打媳婦的時候，做兒子不但不敢替自己妻子說話有時還為了「孝」反過來打老婆。

「削竹棍兒，打桑葚兒，十五歲，做媳婦兒，公也打婆也罵，跳到河裏死了吧……」

——北平的。

「大月亮，小月亮，哥哥起來做木匠，嫂嫂起來蒸糯飯，公食碗，婆食碗，兩個小姑兩半碗；留半碗放灶頭，貓偷食完了，公拿鞭，婆拿鞭，打得媳婦喊皇天。」

——廣西的。

(四)她的小姑

我們家鄉有句俗話叫：「女兒是金枝玉葉，媳婦是一錢不值，」還有一個諷刺的笑話，說是有一個婆婆的女兒來探望自己的母親，婆婆喜歡得不得了，逢人便說自己的女兒待她如何如何的好，多麼的記得親娘，可是逢到媳婦回娘家去，背地裏就罵她如何如何的壞，拿着柱杖棍敲地指摘媳婦的愛回娘家。其實那位婆婆是中國的現實人物，隨處都可見到的她的媳婦何嘗不是人家的女兒，她自己的女兒又何嘗不是人家的媳婦，可是這，她是不忖度的。

小姑倚着母親的勢道，氣燄凌人，常是婆婆的幫兒，處處監視嫂子專和嫂子作對，為了小姑，又苦了媳婦。

「豆芽菜，根裏粗，　媽媽打俺為小姑，
誰家不是兒和女，　為什麼親您小閨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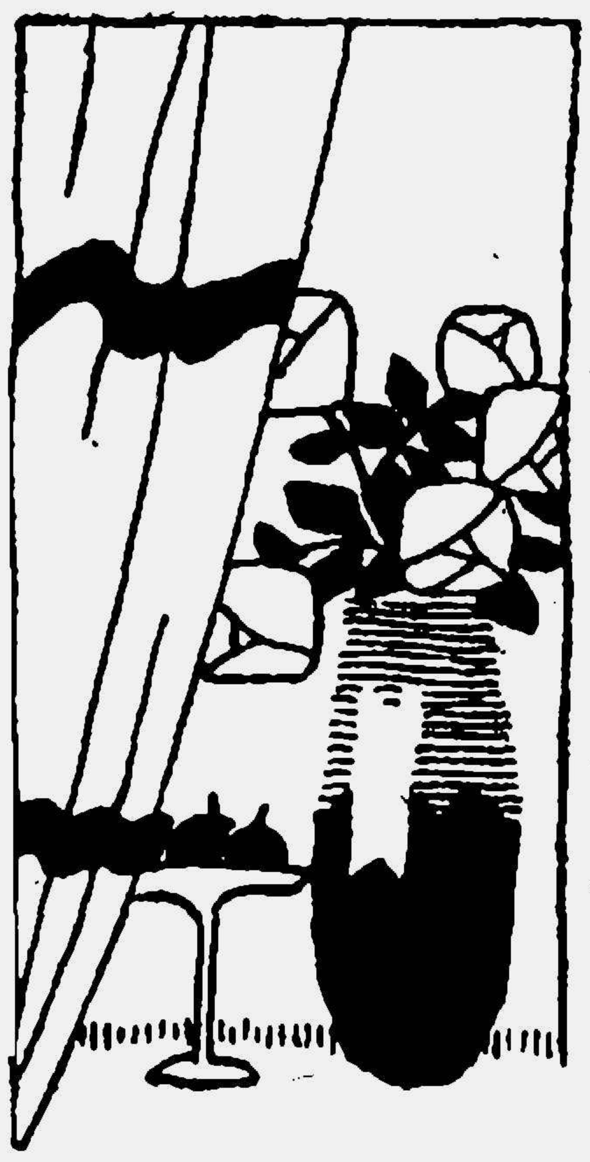
又如河南的：

「……公公打，婆婆罵，小姑子上來揪頭髮……」

陳友仁夫人和她的油畫

——一位天才的女藝術家，她博覽過寰球的藝術，創有獨特的作風。——

方媚



藝術家在中國已是鳳毛麟角，而女藝術家更佔少數，尤其像陳友仁夫人張荔英女士這樣能夠把中國的風土民情表現以極純熟筆法的油彩畫上，恐怕除了陳夫人以外，很難找出幾位別人吧！

展覽會的地址，設在都城飯店樓下，一共四十餘幅，爲了場所的限制只能陳設這麼多。計分做人像和風景及靜物寫生幾種，多取材於香港、廣州等地居民的風土人情。在藝術界有極大的價值之外，在社會學和民俗學上也有着冗長的意味。

這裏提出幾幅衆人稱贊的作品，一個是「花瓶」，色彩雅、格局佳、背景和影的方面，都稱得上妙筆。第二個是「挑夫」，兩隻眼睛炯炯發光，逼眞如人在，線條顯明，光線陪襯的也正得當。還有一幅「背上的小孩」，充分溢揚着母親的慈愛和兒子的天眞，那慈母在工作萬分吃力的時候，還捨不得把兒子丟在一旁。她能抓着畫中人的意志，是很不容易的，這張畫的重心是那小孩的臉，一副甜甜的睡容，最討人的喜歡。

她的畫，色彩非常鮮艷，用筆極有力，她把兩廣的特產月餅、粽子、臘腸、蛋、海角眼……都逼眞的放在油畫裏了，使觀者看後引起一種眞實之感，並且對國人的平民生活生了愛好。

參觀一個精心之作的展覽會後，總想對作者的儀容和他的成功史也知道點，這是常情。當我們看到各報紙紛紛介紹她的作品時，開始引起我們的注意；等自己參觀一遍以後，一種敬佩之感油然而生；乃至和陳夫人本人會談後，深深覺到她不獨是一位成功的藝術家，也是一位賢德的主婦。

陳夫人於約定的時間在畫展室的外間房接見我們入坐，並且延請一位李先生作陪。

「陳太太，你也喜歡講中國話嗎！」

我知道她會說一口流利的高尙法國話和英國話，而我呢，除掉本國語言之外，只能吱咕的講點英文，在她面前表演這醜技多麼慚愧啊！所以提出一個請她還就我的要求。

「喔，我的中國話不大好」，她謙虛的說，「今天就煩李先生充當翻譯吧」李先生原籍廣東，也在國外住過多年，能操粵語、國語，和外交場合中流暢的英文。

等我們坐定以後，她首先問道：「你們預備寫訪問記呢，還是隨便談談。」

「如果你有空暇，最好能親手寫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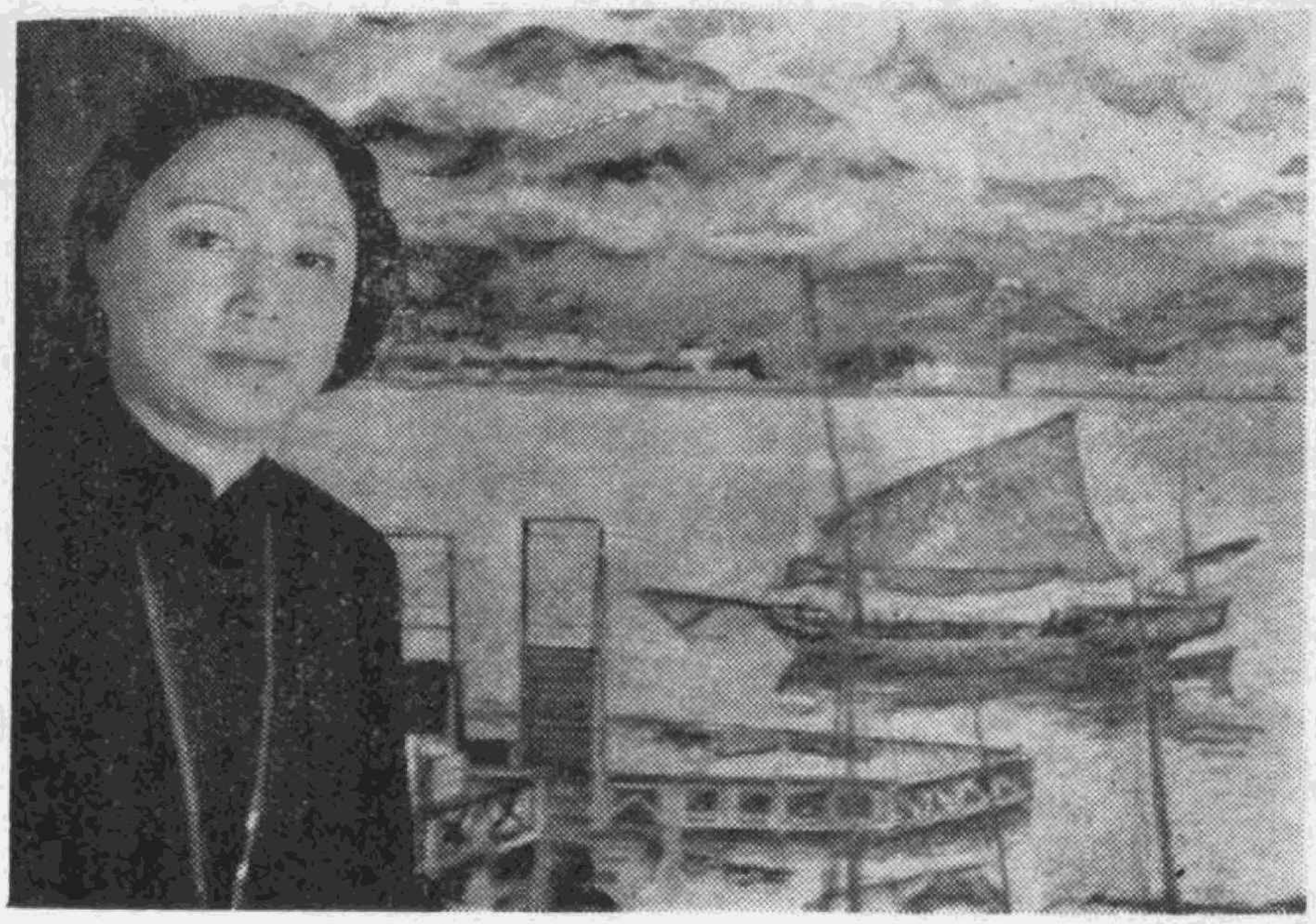
「我想不必罷，我的中文是很糟的，還是煩你動筆寫訪問記吧？」她又在謙虛了，許多人都知道陳夫人對國學和字體很有研究的，尤其以字體雄壯有力出名，沒有下過苦功是寫不出的。但是她忙則是事實，我們不應當苛求於人了。

談到對藝術的認識，她很有過研究，

我想到一個關於繪畫方面的問題：「近幾年中國許多畫家，把國畫和西洋畫合併，另成一種新格，就是把國畫也用光線和線條來表示，可是除掉光線和線條以外，其他地方仍採用國畫的方法。陳太太，你對這派作風有什麼意見呢？」

「喔，中國畫在外國與西洋畫在中國同時發生影響的。許多外國人都喜歡中國作品，正像許多中國人愛好研究西洋藝術一樣。可是古人的畫運至國外的很少，因之外國人不能了解也不能欣賞中國的繪畫了。其實，一個藝術家的作品，不尙蹈襲，而要獨具一格，技巧純熟之外更應注重創作，「技巧」和「創作」兩點國內外是一樣的。

「中國歷代世襲下來的方法，許多方面是可寶貴的，但是西洋畫重視素



描、光線和影，在技術上是科學多了。

『我的畫就是屬於這一種，我採取西方科學的技術來畫祖國的風土人情。』說到這裏，李先生附加一句：『陳太太要「把中國放在油畫裏」，這是她的目的。』陳太太聽後默然承認了，在坐的人也含笑羨慕她的宏願並且希望她成功。

空氣冷靜下來，該是我發問的時機了。那麼，學習油畫事先須有什麼準備呢！

『鉛筆畫、粉筆畫是當然要學習的，因爲用鉛筆畫畫壞了可以擦，粉筆畫畫壞了也可以擦，油畫就不同了。至於最初步學習還在人體解剖和組合上，不學這些是不行的。根基打好，再去繪畫就容易了。』

『你覺得一張油畫形成，以那一點最難呢？』

『一個是取景，一個是顏色。比方那張「挑夫」，我有一天在香港馬路上閑躧着，無意中遇見這個小孩，當時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一雙眼睛。於是就向他商量次日來到我家，替他安置背景，站着呢還是坐着？手怎麼樣腿怎麼樣？担子怎樣挑？各種問題解決妥當了才動筆描繪。用色也是難的，一幅圖畫若只用黃色和棕色兩種，或是深綠和淺綠兩種配合是很容易調和悅目的。』說話時她手指着自己的衣服，那是一件棕色底淺黃點花的西式中國禮服，穿着有種整潔高貴的風姿。『可是把紅和綠一併放在圖畫裏就很難了，爲什麼呢？因爲紅有多少種紅，綠也有多少種綠，那一種紅配那一種綠調和，換一種就不調和問題就複雜了。至於一張畫中想要用三種以上的顏色更需要費些心思考慮。』

說到這兒，不但他的唇舌乾了，就是我的腦和手也感到疲倦了。於是休息了片刻。大家深呼吸一口空氣，然後再接下談話。

『陳太太，你很忙吧，關於你的生活能告訴點麼？』

『喔，的確很忙，我每天畫圖五六小時，平均上下午各佔一半時間，此外還要照應我的丈夫和烹調等工作。畫畫累了，坐下來縫縫衣裳，當做休息的方法。』

『你教學生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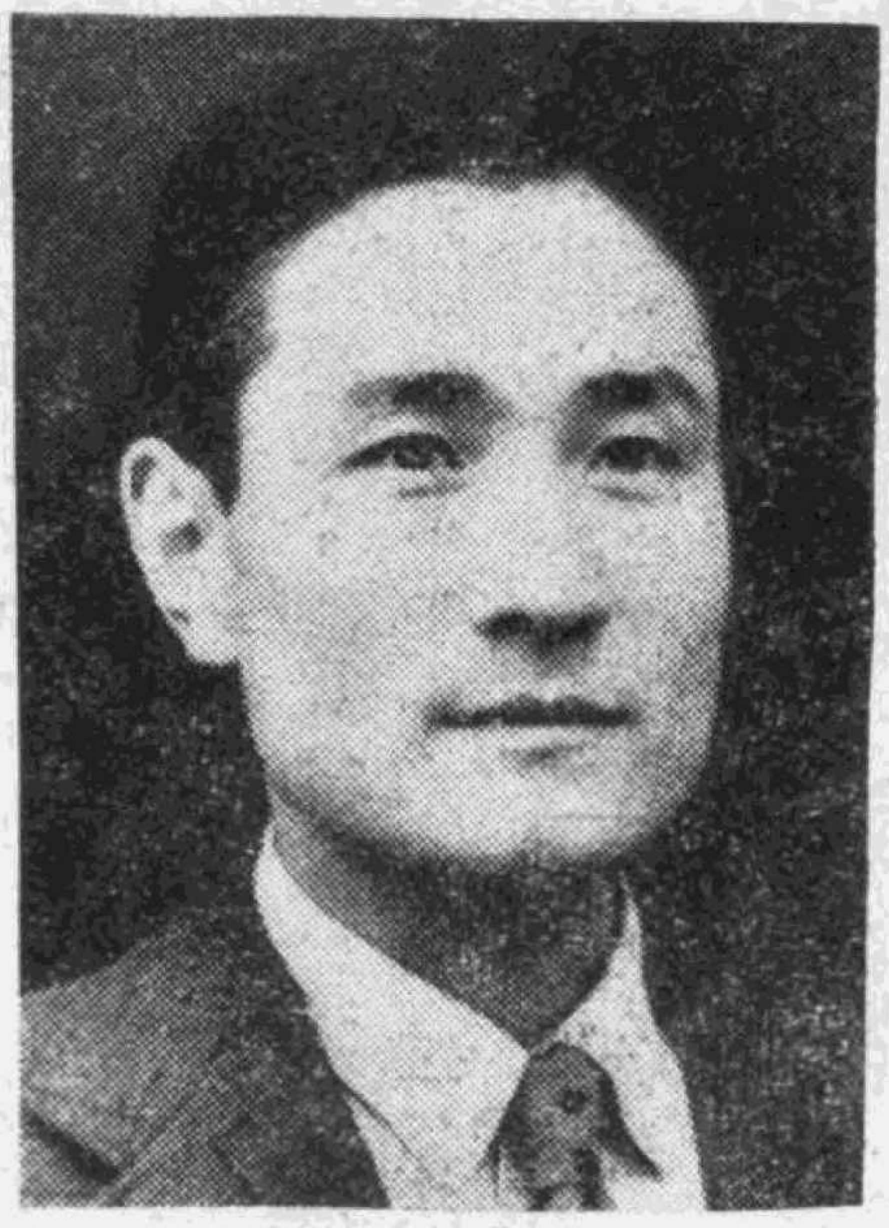
『沒有，教學生是件很辛苦的事，必定要拿出全力使得學生有所收獲。可是我不能排出充份的時間編教程，所以沒有收學生。』

又有大批的人參觀來了，我看看手錶，時針指在六點鐘上，太陽已經西斜，這些來參觀者，一定是從辦公室下班，抽出空暇觀摩來的。其中當然有陳先生和陳夫人的朋友，我們不應再佔據她的時間和精神了，就此道別。

陳夫人的歷史，諸位也很想知道的吧！她的父親就是革命先進者張靜江先生，父母親都是書畫家，所以她對於藝術的生活，既得先天的遺傳又受到優良環境的薰陶，能有今日的成績不是偶然成功的。她生在巴黎，三歲回到中國，入學校讀書，後來又到法國去了。一九三〇年首次在巴黎參加沙龍展覽，博得歐西人士的贊美，此後歷屆法國的藝展會中，常有陳夫人的作品出現。

民國廿七年再度偕同陳先生一同回國，下塲於南國香港。此次展覽的內容多是近年來的作品，平生的作品中有一部份還在遠涉重洋之外的法國呢！

最近她正物色江浙一帶的景物，預備把江浙人也放在油畫中，將來再去華北和西北各地。遊踪所至，畫囊必隨，步步實踐她的「把中國放在油畫中」的志願。



和小牧先生餐桌邊談舞劇

若望

上月十八日晚，上海俄國舞劇團在蘭心戲院演了兩齣舞劇：一個是且而普寧（Tcherepnin）作曲的「阿爾米妲之閣」(Lepavillon D,Armide)，又一個是利姆司基・考而薩可夫（Rimsky-Korsakov）作曲的「謝黑拉查黛」（Scheherazade）。且利兩氏都是近代的俄國作曲家，後者尤其是世界樂壇上知名的人物。這兩齣舞劇的故事都非常富於神祕和浪漫的色彩，而演員們舞蹈技巧的高超，音樂的美妙與及服裝、道具、佈景等的富麗輝煌，使觀衆們如置身於神話中仙靈底境界裏，感受到超乎俗世的歡樂和悲哀。

演員們幾乎全部都是俄人，其中只有一位日本人，他在「謝黑拉查黛」一劇中飾男主角青年俘虜。觀衆的大部分也是俄人，其次是日人，我國人全場恐怕還數不滿二十個。這，一則固然是因爲事前在華文報紙上沒有登載廣告，又沒有人作過任何的介紹，但我國人對於舞劇這東西的感到陌生和不了解，倒是主要的原因。

兩日後的中午，在霞飛路某一間俄國飯店裏，我們會見了這位青年的日本舞劇專家，小牧正英先生。這位藝人看來年紀在三十開外，面貌有點像好萊塢影星埃洛爾弗琳，身軀雖不怎樣魁梧，可是十分均稱和適中。承他不嫌麻煩，詳細地回答了我們所提出的一些關於舞劇的問題和他個人的抱負。這裏，我們特地將他所說的，再參以筆者所知的關於這方面底有限的知識，向各位轉述一下，使愛好藝術的讀者們，對於舞劇這東西與及這位藝人有一點認識。

舞劇法文和英文都稱爲 Ballet，意大利語則叫做 Ballette，俱是從拉丁語 Ballare 一字轉變而來的；而拉丁文這一字的意義就是跳舞。由此可知舞劇是一種以跳舞爲主的戲劇。但是跳舞是不能離開音樂的。同樣地，演劇就不能沒有動作和表情。於是舞蹈，音樂，動作和表情，與及故事（即戲本）便成爲構成舞劇的要素。不過，舞劇中却沒有對白，演員們須得藉動作和音樂的幫助，來表現劇中人所要表現的一切，這點和啞劇是相同的。

舞蹈究竟最初發源於何時何地，現在已不可考。證諸各種文獻，則六百年前已經有舞劇的存在，當時在意大利的宮廷中，一方面爲了尋求新奇的娛樂，一方面爲了慶祝那時代被認爲非常重大的事件，像太子的婚禮或戰爭勝利的凱旋等等，於是新的玩意便不斷地給研究和發明出來了。據說古羅馬的啞劇藝術之所以在那時候得以復興，正因爲有人把牠同宮廷舞蹈連結起來，使後者成爲更有趣的東西。羅馬帝國時代，作爲啞劇的題材的，總不外是神話故事，或者是希臘悲劇中的一幕。演出時台後有一班合唱隊，藉歌唱來敘述劇中的情節或演劇者底無言的動作。從這一點看來，當時的啞劇雖已具備現代舞劇的雛型，却依舊不能脫離歌劇的形式。

近代俄國舞劇，開始自意大利傳到法蘭西。其後經過許多藝術家的研究和改善，同時又得到許多貴族的提倡，純粹的舞劇方臻於完善的地步，並且從此風行全歐，其中尤其以當時事事模倣法國的帝俄爲甚。後來，更由於畫家們如比加索，瑪蒂斯，托朗散等，及音樂家拉培辛爾等的綜合的研究，對於這類由各種舞蹈集合而成的舞劇加以特殊的裝置和配音，使這種藝術在世界上放一異彩。

至於現代舞劇的所以不用對白或歌唱，則是基於這樣的理由：在舞台表演中，行爲、心理和熱情都可以藉無言的動作，比可能訴諸於聽覺的更

所見所聞

其忠實地，適當地，和容易領悟地表現於眼前。因此，除了舞蹈以外，戲劇的表現法也就成了研究和學習的主要對像。而且，從十九世紀中葉到現在，觀衆在看舞劇的時候，只需一紙簡略的說明書作觀賞的準備，也就夠了。

說到舞劇的排練和上演，眞比其他各種戲劇都要困難。歌劇有總譜，上面有樂隊用的樂譜和演員用的歌詞和歌譜，至於演員們須有的動作和表情，也可以在劇本上註明。但是舞劇就沒有這般簡單，即使有了劇本和樂譜，如果沒有人懂得劇中人全部舞蹈的形式和技巧，則這齣舞劇的排練與上演，便沒有可能了。因此，在人材方面產生了直接傳授的系統，倘若某一劇團編製了一齣新的舞劇，別的劇團如也要排演這一舞劇的話，必須派精於舞蹈的人到那劇團去學習和參攷，或是請那劇團的領導者來指導。所以，劇團與劇團之間就不得不經常地維持着密切的聯絡了。有人說：近代舞劇的歷史即等於一部舞藝專家的歷史，從上述這點看來，確實是有相當理由的。

舞劇既然完成於法國，因而它的專門術語也多用法文。傳到俄國以後，在莫斯科的藝術院中，由狄阿金萊夫再加以改良，始成爲今日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完美的舞劇。現在巴黎，蒙脫卡羅，倫敦，紐約等地所演的舞劇，多半是從俄國傳播過去的。狄氏已於十五年前逝世，由杜巴芝爾承繼他的事業。

一位藝人對於他所致力的藝術，往往自小就感到興趣，小牧正英先生也是這樣，他在小學時代已經對舞劇發生很大的趣味。可是當時東京還沒有正式舞劇的教授，所以他只得從歌劇入手。後來爲了專門研究舞劇，曾兩度負笈遊歐。去年九月，他從哈爾濱來到上海。他認爲舞劇的學習，並不若普通一般的舞藝那樣容易成功，非經過十年的學習和訓練，不能成爲一個有用的舞劇人材；畢業以後，還需要一兩年的舞台經驗，纔能達到圓熟的境地。訓練方面，亦並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只是揚揚手，踢踢脚而已，還須注意普通舞蹈所無的精神的訓練，更須學員自已不斷的研究與對藝術保持一貫的熱情，無論如何不能沾染絲毫虛浮的「爵士」的習氣。

小牧先生又覺得現時的舞劇都是歐美人的東西，日本和中國尚沒有創造自國的舞劇，因此他感到有建立東方的舞劇底必要。但是，要想達到這個願望，本人還須加緊的研究和努力；這點可以說是他個人的抱負。

從談話中，我們曉得上海俄國舞劇團，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便已成立，其時完全是由僑滬的白俄所組織。事變以後即告解散，這次大東亞戰爭發生後，又重新組織起來，除了跳舞團員稍有更動以外，幹部人員和從前的沒有甚麼變化。自從小牧先生加入該團以來，曾於去年十一月演過却伊考夫斯基的「第四交響樂」，但是成績不佳。今年三月底和四月初又曾演了「西班牙狂想曲」，得到極大的好評。上月的演出已經是第三次了，筆者相信這次的成績，不止不弱於第二次，而且比那次更其進步。

少牧先生除了任該團的委員兼主要舞師（Premier Dausenr）之外，並設館於本市邁爾西愛路教授學生。現有成年學員二十名，少年學生四十名，其中以女性居多數。這個舞藝學院雖然經費不很充裕，但對於熟心舞劇藝術的清寒子弟，仍給予免費學額。以小牧先生在這方面藝術修養的深湛，技巧的高超，經驗的豐富，與及對人態度的眞誠，受他訓練和指導的學生們，一定能夠得到很多的益處。

末了，關於創造東方舞劇這一點，使筆者想起一位對於我國音樂和戲劇很有研究的俄國作曲家。他就是過去曾在上海演過「古剎驚夢」和「五行星」的作者阿夫夏穆洛夫氏，也就是對於建立東方舞劇事業曾經下過一番苦心與及有過實際的嘗試的人。他所譜的音樂雖常有不中不西，不倫不類的批評，但這幾乎是一般外國作曲家譜中國風的音樂的通病，是無可厚非的事，不過他底舞劇的其他方面，如取材，舞型，服裝等，已經和我們理想中的中國舞劇相去不遠。回顧我們中國，同胞中從事舞劇研究和事業的人，竟連一個也找不出。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由於中日文化的溝通和合作，在國人當中，也能產生幾位像小牧先生或阿氏這樣的藝術家來，以期使完美的中國舞劇的創立，能夠早日實現，並且能夠在世界的舞劇藝術和事業中，佔一個重要的地位。

張案法庭開審記

方媚

學徒張金海冤死一案，幾乎撼動了全國朝野，震驚了每個市民的心弦，尤其上海每個角落裡都可以聽見同情的呼聲。

案件的發生是這樣的：一個十九歲的青年，鎮江人，兩房合一子張金海，充當誠記衫襪商店的學徒；他新近才由南京來到上海，誠記衫襪商店的店主就是他的堂兄，彼此共處僅有兩個晁明。

另外還有一個彭雙龍，年十七歲，充當臨時幫手，也是店主的親戚，也是初入該店。不幸在四月廿九日那天，兩人被誣告爲侵吞遺失物件之罪名，帶入法租界巡捕房，施用各種刑罰，逼招口供，結果一死一傷：張金海在三十日晨身死，彭雙龍負了極重的傷勢。

現在申請上訴的是誠記衫襪店主，死者張金海的父親，和彭雙龍家屬方面；被告者是誣認遺失洗衣憑條的李秀英，藝華洗衣店主郭士元，洗衣店職員馮金生，和捕房的華探及翻譯等七人。

開審的那一天，對於旁聽者的貿和景特別加以審愼。大一半都是經法官或律師證明身份的人才能進入，因之幾百個乘興而來的人全被拒絕，敗興而返了。

法廳內，上面是法官席，庭長偕同推事，首席檢查官，書記官分坐各自席位。右側捕房律師席，對面爲雙方辯護師位，原告人暨被告人就站在庭長和自己的辯護律師中間。

規定九點半鐘開庭，而在前十分鐘光景，忽然庭中秩序起了紊亂，一部份聽衆離開了所坐的坐位，伸着頭向右門口瞭望。無疑的什麼事件發生了。

「坐下來！坐下來！」彈壓的警察接連喊兩句。

聽衆雖然不得不坐下，可是他們的頭仍然把它引伸到不能再長的地步。而從我的左旁傳來一振談話聲：

「郭士元來了，你看見沒有？」

「哪個人？是那矮個嗎？眞是流氓模樣。」

「後面一個女的一定就是李秀英。」

「唷！她穿得起大衣呀，那副尊容！」

「小姐！哪個是姓郭的啊？」後面一位老婦人聽得有人提起被告的主犯姓名，似乎極願馬上知道究竟似的問着。

就在這辰光，我也隨着她們的目光，把左右鄰舍掃視了一下。左邊是三位女學生，手中各持一本練習簿；在她們面部和服裝上，只有活潑，找不出什麼特別的地方。後面提出問題的老婦人，大概是一個純粹舊式商人的妻子，舉止很隨便，似乎沒讀過多少書，可是衣服很樸質，一望而知她是位賢惠的妻子。她和前一排的三位女學生並不相識，居然會攀談起來。我心裡想，天眞樸實的人都是可愛的。

七個被告人先後從外院進來，每人左右臂各被一個着制服的警察架着，後面還有另一個警察用手押着他們的肩背。他們垂低下頭默默而入，好像不高興讓別人看見自己的容貌。

開審了。兩個茶役豁然掀開直對聽衆的門簾，庭長，推事，書記官踱出。聽衆在一聲嚴肅的命令之下全體肅立，向庭長行了最敬禮，在這敬禮中寄托了許多意義：有人心中唸唸「庭長大公無私，求你爲死者伸冤。」也有人說：「祝庭長萬壽無疆，爲公理生存」。還有人在問：「你預備怎樣判決呢？郭士元和李秀英會處死抵命嗎？」……

而庭長用一貫洗練的態度，先行審問一番，被審第一人是原告誠記衫襪廠的店主，次爲張金海之父，再次是彭雙龍。

「幾歲？」

「十七歲。」

「什麼？聲音響一點，我聽不淸。」

庭長懇請他放大聲音講話，但是他依然照舊，不知道是到了法庭畏懼呢，還是身體沒有復原的緣故。因之彭雙龍供詞必需經別一個人來擴音。

……

「怎樣打張金海，你看見了嗎？」庭長問。

「那時我和張金海同在一間房子裡，把他捆在長凳上打的。並且他們把我的頭和他的頭亂碰相撞；後來就灌水。」

「灌水怎樣灌法，你看見沒有？」

「先灌我，後灌他，叫我們睏在長凳上，把水從鼻頭裡灌進去，水不能進，後來外國人騎馬式坐在我們身上，一面灌一面打我的肚子，水就進去了。

「灌了水以後，我不能站立，只得坐在地上，他們又打我。」

彭雙龍口供着當場的情景，局外人雖然不在場，但是聽見這段供詞以後，好像張彭二人就在面前了！旁聽席上許多頭在蠕動，他們心弦上引起了共鳴，都落下了同情的眼淚。

「張金海什麼時候死的？」庭長知道在坐的人一致奮慨起來，他自己的心境也激起憐憫的情緒，這是可以從他的問話態度上看得出來的。他這時很溫柔的輕輕說話，那種動作會使你聯想到一位慈愛的父親追詢自己受委曲的兒子一幅鏡頭。

「他半夜醒來要喝茶，但是無力爬起，我就替他倒了兩杯。誰知道到天亮他

已經死了。』彭雙龍答話的聲音響亮了許多，不再有神經質不安的表情，而漸漸鎮靜起來。接續又說：『後來他們囑咐我，以後有人問，就說外國人只打張金海一記耳光。』

可見捕房當局也明瞭事情做錯了，古諺有句「若欲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象徵這件案情遲早要揭破，越是隱瞞越是嚴重，倒不如坦白認過，告罪於社會來得光明。

審問初始，捕房律師先起立申述，說此案情形複雜，牽扯很多，要求展期十天審理。許多人聽見以後，莫不透露出失望的神色，他們恨不得當場就看見怎樣解決幾個主犯的性命，或是宣判多少年的徒刑。他們沒有考慮到一件繁複的案情，必須獲得各方面的證據，而一個法院裡的庭長，不能單靠民衆一時的衝動妄下斷語。可是時間上，審完原告人以後，已經是中午時刻了，繼續審問被告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更大的原因，還在於捕房律師所提出的理由。因之庭長宣告，『今天就問到此處，下次開審時繼續下去，捕房方面請在可能範圍內儘速偵查，快些辦理！』

聽衆不歡而散了，他們想要聽被告者的駁詞和法官的裁判，而不能滿足他們的願望，只得怏怏回去。

我也隨着一羣不認識的民衆——包括大部份商人，和少數的學生，新聞記者，律師等——走出法院的門。我看見有些人跳上電車了，這輛電車和我的目的地路程是一樣的，因之我也跳上去。

同車者十分之八都由法院同來，這正是他們會談的佳地，所以這輛電車有如說爲他們代步，無寧說做了臨時的會客廳。

『郭士元上次多麼漂亮啊！今天成了什麼鬼樣！』一個體格略嫌臃腫的婦人說。

『那個姓彭的小孩苦頭吃得眞不小，你沒聽見他的口供一邊挨打一邊用水往鼻孔裡灌嗎？』另一人附和道。

我聽得夠多了，因爲這是一件轟動全市的刑事案件。肇禍的原因是由於公務人員濫用職權，其結果害死了一條無辜青年的性命，還傷毀了另一青年的健康。事情已到了這步地步，替他們惋惜同情已然來不及了。我帶着疲憊的身體回來，別人也同樣帶着疲憊的身體回去。我希望大家精神恢復以後，仔細考慮考慮，是不是幾句惋惜和同情的話就算完了呢？是不是對李郭等犯人執以嚴刑以後就能避免不會再有第二個張案發生了呢？還是也應該想到社會制度的改革和民衆教育的提高？

昨天有一個朋友來看我，他說：彭雙龍以後非被一個心理學家監護起來不可；否則，他已經經歷過這樣嚴重的刑罰，很可能促成他將來變成爲大惡人。這句話未免有其神經過敏之處，但也不能說毫無存在的價値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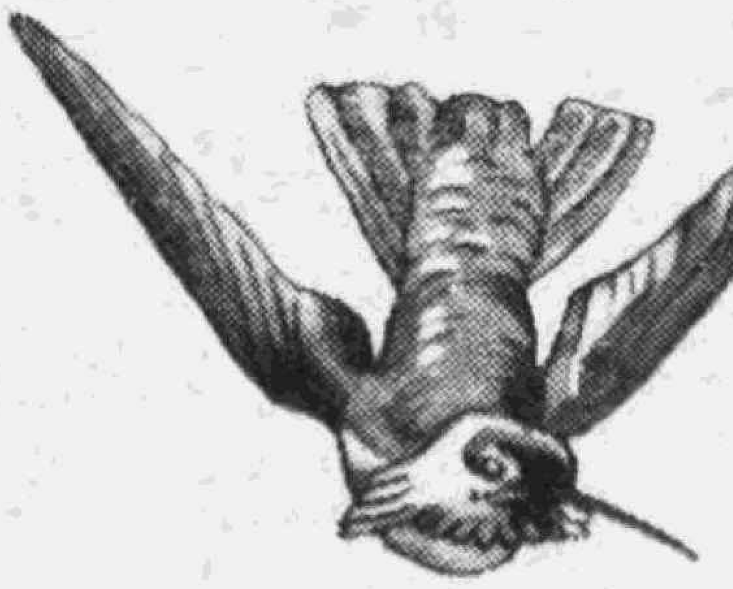
上海面面觀　　夏雲木刻

幾種美麗的飛鳥

·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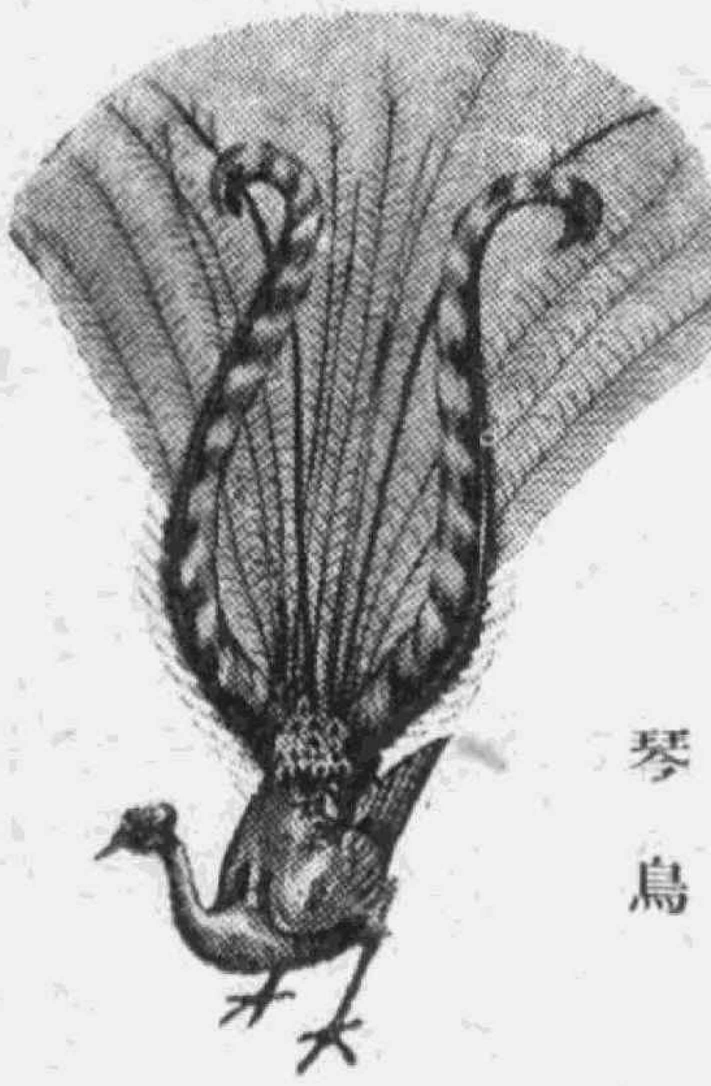
小朋友：這裏有幾種美麗的飛鳥，雖然現在我們不能夠看得見，但是將來你們有機會出去旅行時，或許會看見的。

鳥類中最小的可算是蜂鳥了，蜂鳥產在熱帶地方，全身只有三吋長，最大的也不過是八吋。牠有金綠色的羽毛，腹部是灰色，嘴巴細長得好像一根管子，牠的舌頭很是靈活，能伸縮極快而自由；最喜歡飛翔在花叢中間吸取花蜜，所以蜂鳥是傳播花種的好媒介。當牠們在空中飛翔的時候，簡直看不出翅膀是不是在鼓勵着，因爲牠們的翅膀振動得太快了。蜂鳥的種類非常之多，總計約有五百多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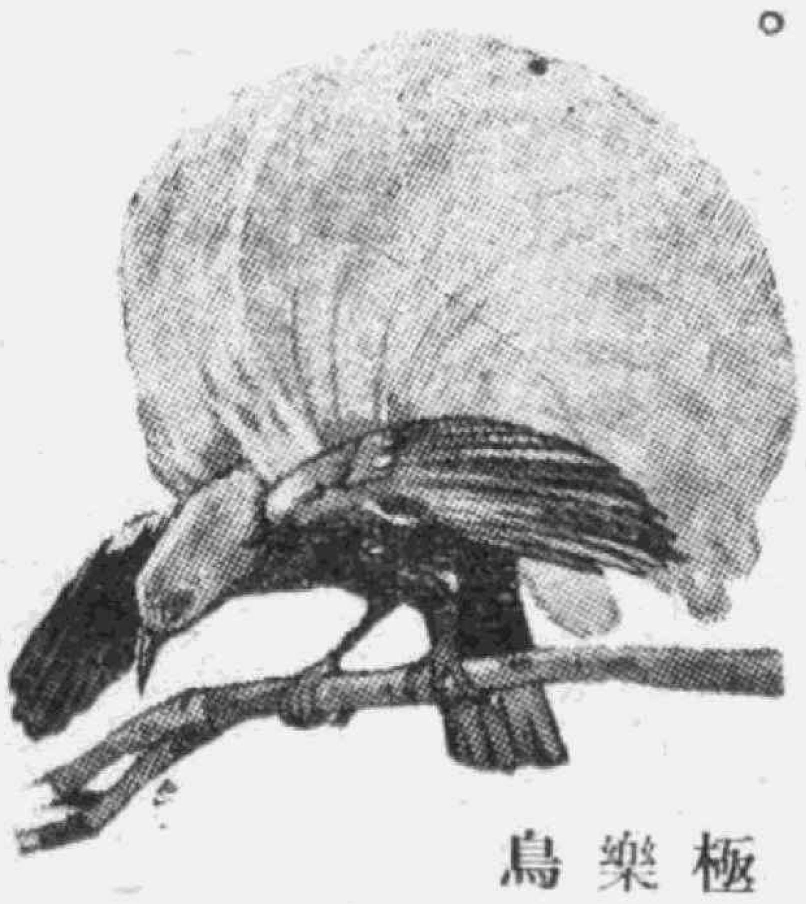
蜂鳥

大尾巴的極樂鳥，又叫做風鳥，多半生產在新錫蘭附近的森林裏面；尾巴短而方，翅膀旁邊還生着深黃色有光澤的絨毛，頭上有着金色或者是濃金綠色的的羽毛，光滑得很是可愛；牠們也將長舌頭伸到美麗的花朵中去及取花蜜來當食物吃。



琴鳥

吃羊的大鸚鵡，產在紐錫蘭地方，和我們平常所見到的鸚鵡一樣的美麗，不過身體稍大而已；吃的是昆蟲和植物。在一八六九年的某一天裏有人看見一隻鸚鵡站在一頭死去的綿羊旁邊，撕去羊皮，後來又有人看見兩三隻鸚鵡捉住一頭山羊，用牠們長鉤的喙殺死了羊，再撕去皮，啄破羊的肚子，吃羊的肥肉；從那時起牧羊人才知道他們有時失掉了羊是被大鸚鵡吃去的。爲什麼鸚鵡會吃羊呢？據有些人研究出來解釋說：「在紐錫蘭地方有一種草長得非常像羊，叫做「蔬菜羊」的草，鸚鵡常在這些草叢中間去找昆蟲吃，後來牠們遇見了眞羊時，也便設法殺了吃，這樣便變成了當地牧羊人的大仇敵了。」



極樂鳥

「可做美麗裝飾品的翠鳥，翠鳥是鳥類中最難得最稀少的一種鳥，外國的婦女們常常喜歡用牠的羽毛放在帽子的邊上，認爲是美麗的裝飾品。形狀很像杜鵑，身體有五六吋長，頭部是濃橄欖的顏色，上面有翠綠色的條紋，背上和尾部的羽毛是青綠色的，腹部是赤褐色，所以看去非常玲瓏美麗；住在池河附近的樹林裏，牠們像燕子樣的在水上飛翔，也能像閃電般的速度如魚樣的進入水中捕捉小動物來做食物；有人說翠鳥能吃魚，並且將吃剩的魚骨須拿來做鳥巢哩！

翠鳥

候比也是一種很可愛的鳥，在外國遊獵的人最喜歡用槍打這種鳥，因爲牠們頭上有美麗紅白色的冠毛，翅膀上也有紅白色或黑白色的條紋，牠們最大的仇敵就是老鷹，當牠們遇到老鷹時就臥倒地上，垂下冠毛，將翅膀張，好像一堆破布似的躲過了危險。

尾巴美麗的琴鳥；我們只知道孔雀的尾巴美麗非常，不知道琴鳥的尾巴更是美麗，牠不是顏色的美麗，却是形式上的美麗；雄鳥的尾巴張開時，就好像古時人所彈的七絃琴一樣；此外牠還有一種特長，就是牠善於模仿林中其牠鳥類的鳴叫。並且牠頭部灰色的羽毛在夏日降臨時會變成白色。

小手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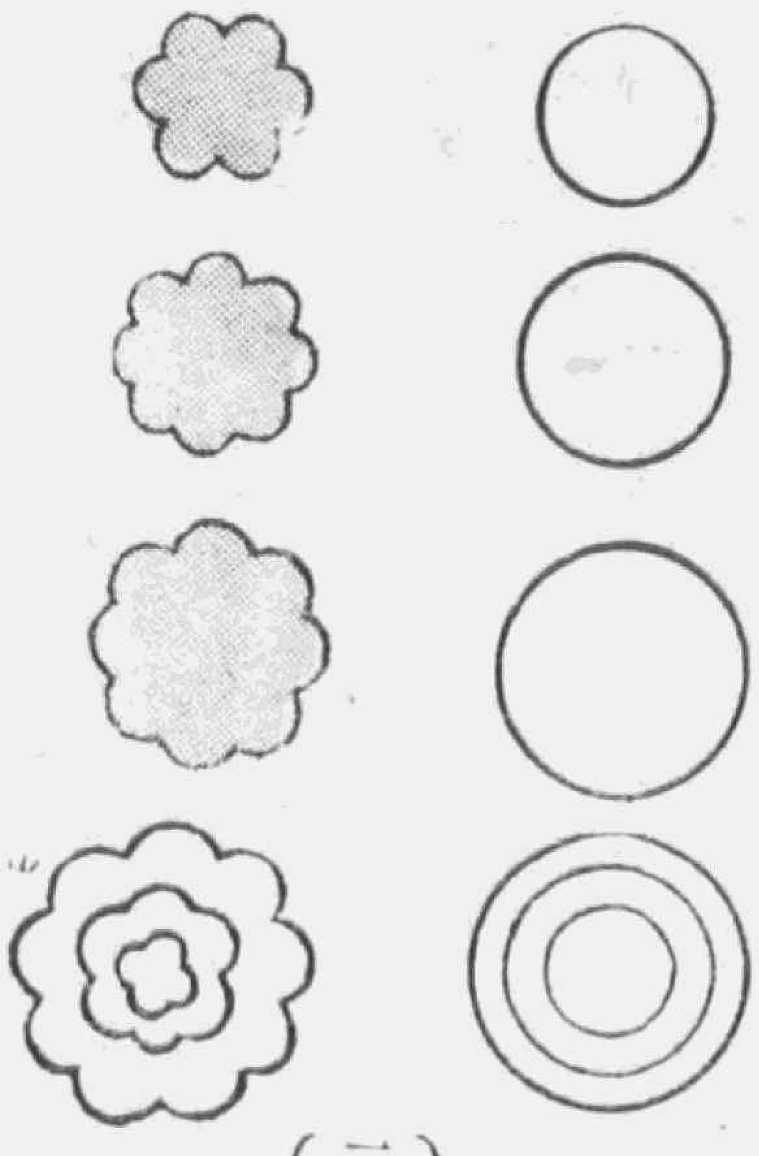
花布髮夾和別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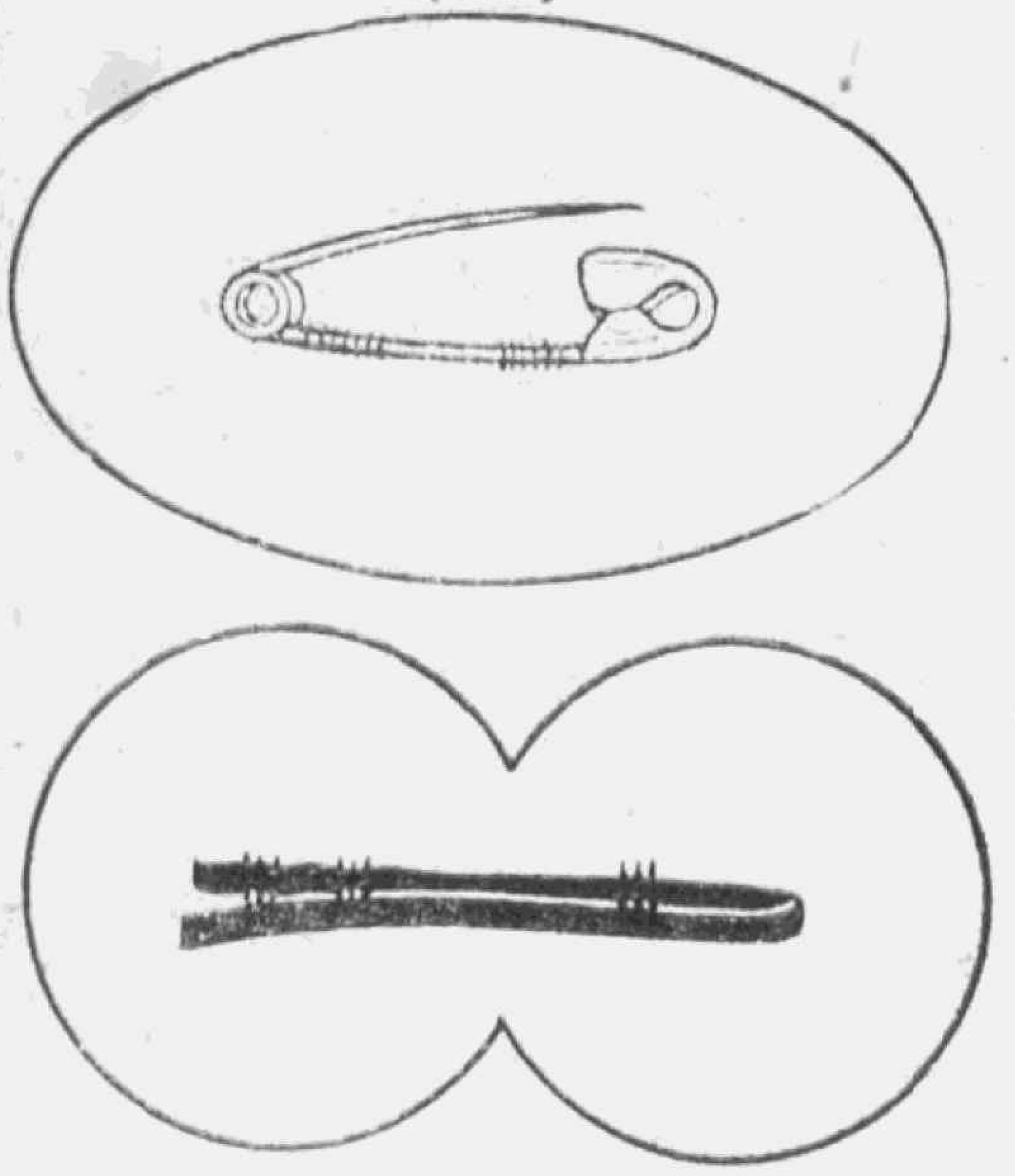
·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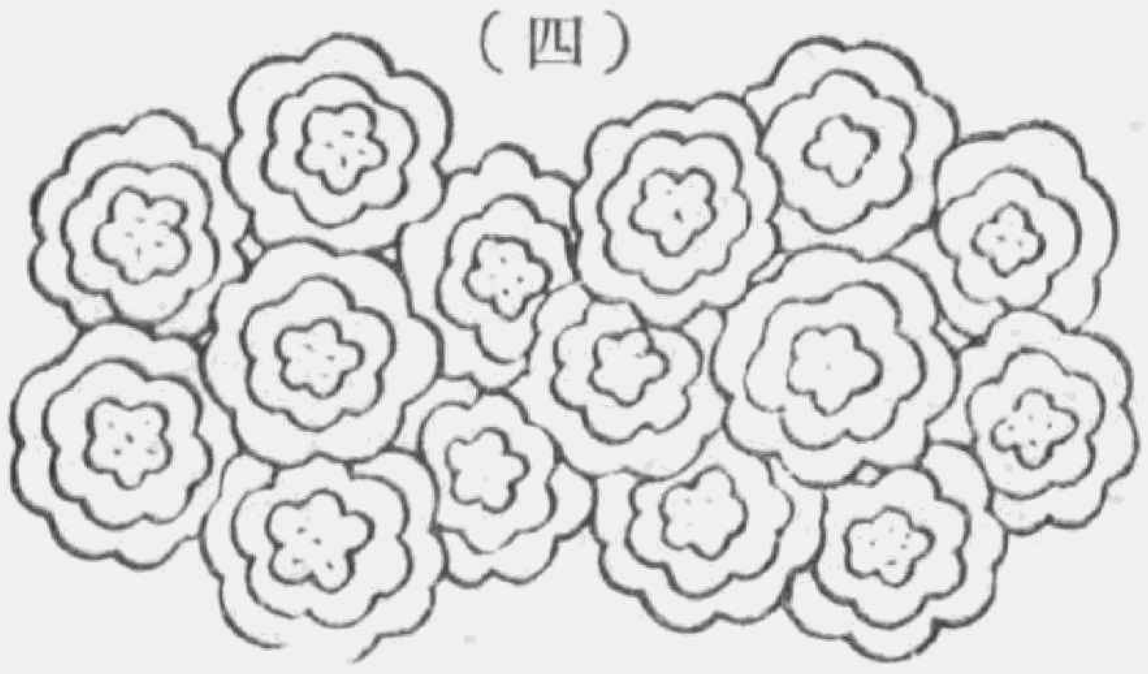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女孩子喜做的手工，先問你們的媽媽或姐姐們要一些碎布，只要一方寸大小的就可以拿來利用；此外再要一兩塊二寸見方深色如黑，墨綠，深紅等較厚的布。我們把布拿來後，先在反面搽上一層漿糊，然後貼在玻璃上或洗衣服用的搓板上晒乾，這樣能使布平硬容易剪裁。

先把花布剪成五分，四分及三分直經的圓形，邊緣稍呈波浪形亦可（如圖一）然後用線將布重疊縫起來，在中心處打幾個線結做花蕊（圖二）成功一朵美麗的花；我們再將這種花多做幾朵，做時須注意凡顏色不調合的切不可擺在一起。

現在我們要做底子了，用較厚深色的布，剪成圓形，橢圓形，或兩個圓形稍微重疊在一起等，隨你自己的意思。這時如果你預備放在頭上的，你就在中央縫上一個髮夾，要是你想放在衣襟上的，你就縫上一個別針（圖三）最後把做好的花朵，一朵一朵的用針縫在底子上，就成功了。無論是夾在你的頭上或是別在衣襟上都是美麗非常。


（一）（二）


（三）


（四）

懸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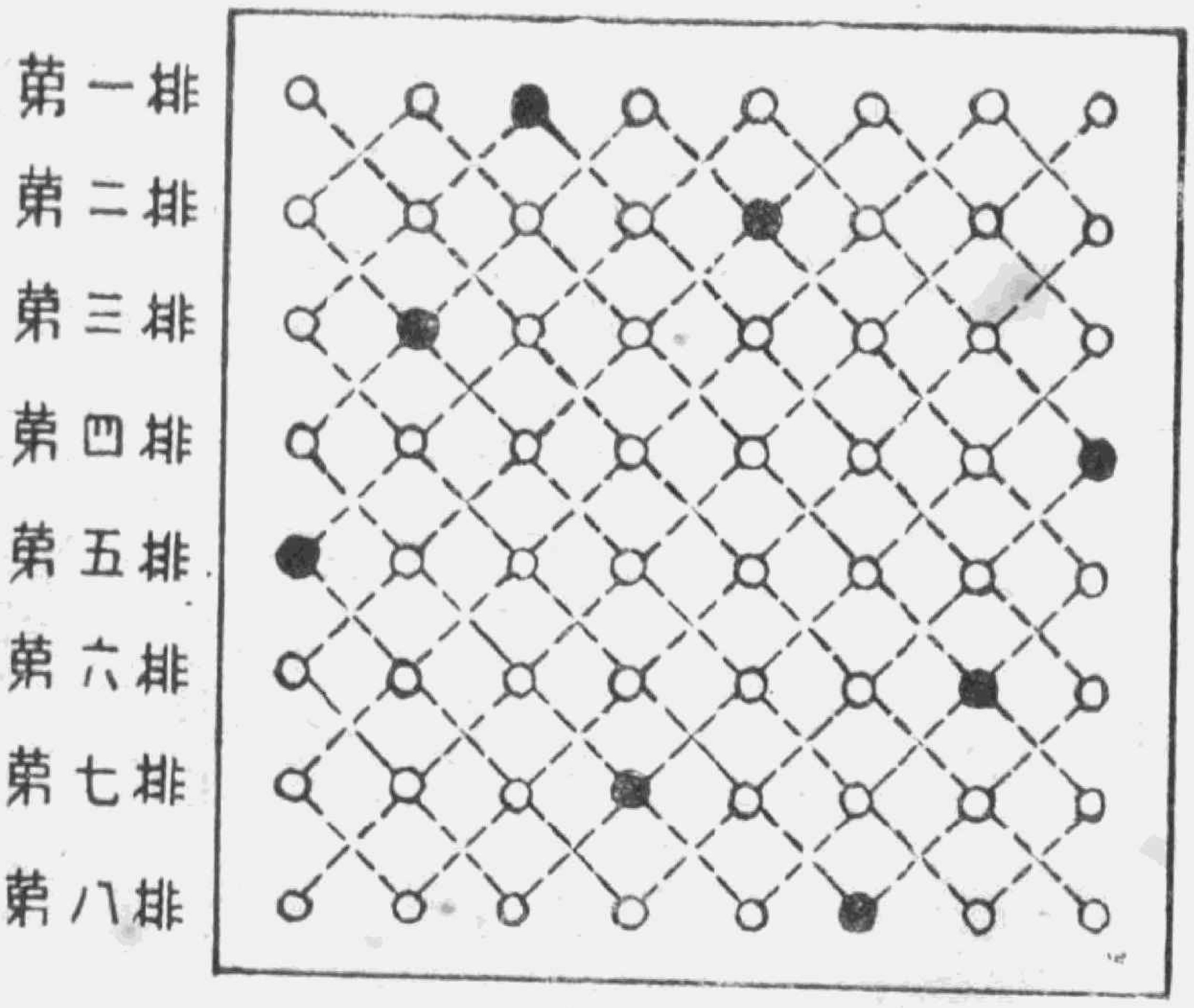
怎樣移動黑棋子

·菡·

取圍棋子白子五十六粒，黑子八粒，依照圖中所示排好，成功一個正方形（注意在黑子的上，下，左，右以及虛線所示的斜方都不碰着其它黑子，即在第一排第三子，第二排第五子，第三排第二子，第四排第八子，第五排第一子，第六排第七子，第七排第四子，第八排第六子等處置黑色棋子，其餘置白子）

現在我們要將任何三粒黑子移動，與白子調換位置，但是移動後還須保持在黑子的上，下，左，右，以及斜方都不能碰着其它黑子。

聰明的小朋友們！你們如果能夠想得出來，請將答案立刻寄到愛多亞路一六〇號二〇八室女聲社，最先收到的五名還有獎品可得哩！



家政

關於玩具

愛美

一 小兒與玩具

一個嬰兒出來不久將近滿月的時候，他的父母或是長輩就喜歡無選擇的買許多玩具給他。但是對於一個初生的小兒玩具是並沒有用處的，小兒在生後一個月左右，一天之中要有二十一二小時的睡眠時間，卽使僅少的時間把眼睜開，視力也還不能固定，距離三尺以外的東西就不容易辨別淸楚。只有耳朵是一生下來就會聽的，可是有聲音的玩具也並不適宜，因爲那是會妨礙了小兒的睡眠時間的。

當小兒的視力慢慢的固定起來，能辨別周圍的東西的時候，就不僅是大人所給的玩具，凡是自己眼所能看到的東西幾乎一概都被當做玩具看待，譬如射在窗上的亮光，爲風吹動的窗帘，衣服的色彩，被褥的花紋，牆壁上的裝飾，以及母親的面龐，乳房等等，在小兒的眼目之中沒有一樣不變成了最新奇的玩具，所以小兒是不單只注意大人所給的玩具，而是不時以驚喜的目光去搜尋一切周圍的事物的。因此，單單注重玩具本身，以爲只要給小兒好的玩具玩就夠了的認識是錯誤的，好的玩具固然需要，此外小兒周圍的東西也應相當加以注意。

到了會坐的時候，最適合小兒的玩具是不倒翁，布做的娃娃，動物，或皮球之類的東西。在小兒玩着這些東西的時候自然而然就會練習爬或學習向上站立。其他如小喇叭小叫子等玩具也可以玩了，只是帶機關的玩具似乎還嫌太早。

將要會走的時候，爲了幫助學習走，最好玩用繩牽着走的木馬，狗熊，駱駝之類的東西，或是用手推着走的小人車，木製的電車，汽車，火車等。在這時期，男孩子最愛玩的是波浪鼓兒和小棒錘。時常可以看見他們只要拿到一根棒，就會去東敲敲西打打的不肯停歇；在他們那些小小的心靈之中，是在欣賞着那由敲打而起的每一種不同的聲音和反應呢！

二 積木與想像力

小兒到了一歲半左右，大半對積木就會發生興趣。拿到積木的話或是將它們排成長列，或是把它們堆高起來，如果在這些木塊之中發現了兩塊以上形狀相似的東西時，便會特別注意起來而且加以想像，想像它們之間的關係；例如大的是大電車，小的是小電車，大的是爸爸，小的是娃娃；大的是大狗，小的是小狗等，諸如此類的想像，在小兒的腦海之中是自由而且無限制的活動着，此地該注意到的一點是，開始的時候給小兒玩那種數目多而複雜的既製品是並不適宜的，到是向木作店討些零碎木塊自己來做的比較恰當。再大一些能到戶外去玩的時候，就可以玩像磚頭一般大小的木塊了。

三歲以後，可以玩比較複雜的東西，如能開動的電車，木製的汽槍，水槍，或皮球等。再如紙汽球，鐵環（或竹製），風箏，繩環之類的玩具，漸漸的隨了年齡的增加，從玩具轉移到運動具方面。

三 自製玩具

在今天，不論玩具也好，運動具也好，大部份人都認爲唯有買現成的東西；爲了小兒整天在繁忙着的父母是不容易想到自己來做玩具的。買玩具固然是輕而易舉的事，正因爲此，小孩容易得到玩具，也就毫不經心的早晚毀壞了算數，有的甚至於一買到手就拆毀了，連細心把玩的時間都沒有，因爲玩具的便宜就毀掉多少再買多少，使小孩養成一種對事物的不經心和易生倦怠的心理，同時也喪失了鍛練小孩愛惜東西的意志的機會。

爲了鍛練小孩的意志，發揚小孩的創造力，使他們自己動手做玩具來玩的事是不可忽視的一要點。譬如玩水槍的話；必需先要自己去鋸一節竹子，再要在竹節中間開一個洞，然後還要做一根比竹節較長的押水棒，在棒頭上用布包成一個圓球。若是不經過這些工作就玩不到水槍；而在做這些工作的過程中，一種要玩水槍的意念就愈漸加强起來了。於是做出來的東西自己嘗試着的時候，又會發現所開的洞是否太大，或是押水棒是否太細不好用力等。小孩在這樣實際的嘗試與研究之中就不自覺的自己教育了自己。其他無論什麽，風箏也好，竹馬也好，最好都不要買給小孩，讓他們自己去做，從六七歲起就可以開始使用木工或竹工的工具；大人買給小孩的應該不是玩具而是工具。使小孩從小就養成一種要玩什麽就自己動手去做的優良習慣才好。

文藝

山程

柳雨生

我騎馬的經驗可以說是很缺乏的。並不是不想日常練習，可是過去從來沒有空暇得可以練習騎馬的時間，有的時候，也因爲不大習慣的關係，沒有騎馬，改做旁的戶外運動了。

小的時候，我却騎過一兩次驢。

我在北京的時候，大概還是六歲罷，在友人家中的私塾借讀。有一天，也許是老師請假罷，忽然來了一個趕驢的脚夫，牽着他的驢到那人家來。那驢從大門走進跨院的時候，我們一羣孩子，聽得見一串玲玲的銅鈴聲，從驢的頸上發出。

『今天我們要騎驢啦！』聽明的小五，已經知道這個遊戲的性質了。

他是主人的第五個小孩，比我大一歲。我跟在孩子堆裏，走出書房的月門，看見脚夫正跟主人商量着，手裏拿着一枝短短的棗木棍。

驢是高高的，周身的棕色和灰白色的肉毛。牠的腿是那麽的細，蹄子上面一撮茸毛顯得很是可愛。兩隻耳朵很大，有的時候會自動的跳躍一兩下子

『我不敢騎牠罷，』我默默地想着，沒有出聲。可是，我知道今天是要我騎的了。因爲，我知道這一頭驢在上個星期曾經到這家裏來過的，旁的小朋友們都騎過了，一點兒都不害怕。

果然，大家輪流的騎在驢背上，由脚夫牽着，繞着院子慢慢的走。約摸過了半點鐘，不知道是那一位成年的人，叫到我的名字了：

『雨少爺！你來試試看！』

我的臉紅了，低着頭沒有出聲。有兩位大人都笑了起來，這使我不覺有點兒懊惱了。我並不算是怎麽樣的弱者呀，可是，在我的面前好像站着一大堆陌生的人，都顯着嘲笑的或是侮辱的面孔。我沒有法子，勉強的被脚夫抱了起來，輕輕的放在驢背上。我的手觸着了庭前一叢綠葉紅花的架竹桃，我咬緊着嘴唇，就坐在驢背脚夫嘴着吆喚了一聲，的的蹄聲便向前走了。

那些陌生的嘲笑的面孔，仍舊在我的腦中很快很紛亂的露現出來，雖然平常像是很熟悉的人，竟也叫不出他們的名字來了。熟悉的房子，像是輪盤一樣的閃轉着，竟有點兒顚三倒四的樣子，我只有一心一意的注視着騎着的驢背，不敢仰視，也不敢看地面。我幾乎聽得見驢的呼吸或喘息的聲音，我目不轉睛的望着牠背部肌肉的伸縮。

那天晚上，我還做了一個類似的夢。我從驢背上摔了下來，就這樣的驚醒了。

十幾年後，我在上海大西路的一間中學讀書。沿着大西路一帶的平房，是有幾家馬廐的。每逢我看見成羣的男女大學生騎着馬練習在大道上馳騁的情景，我總是忘不掉我小時候淺薄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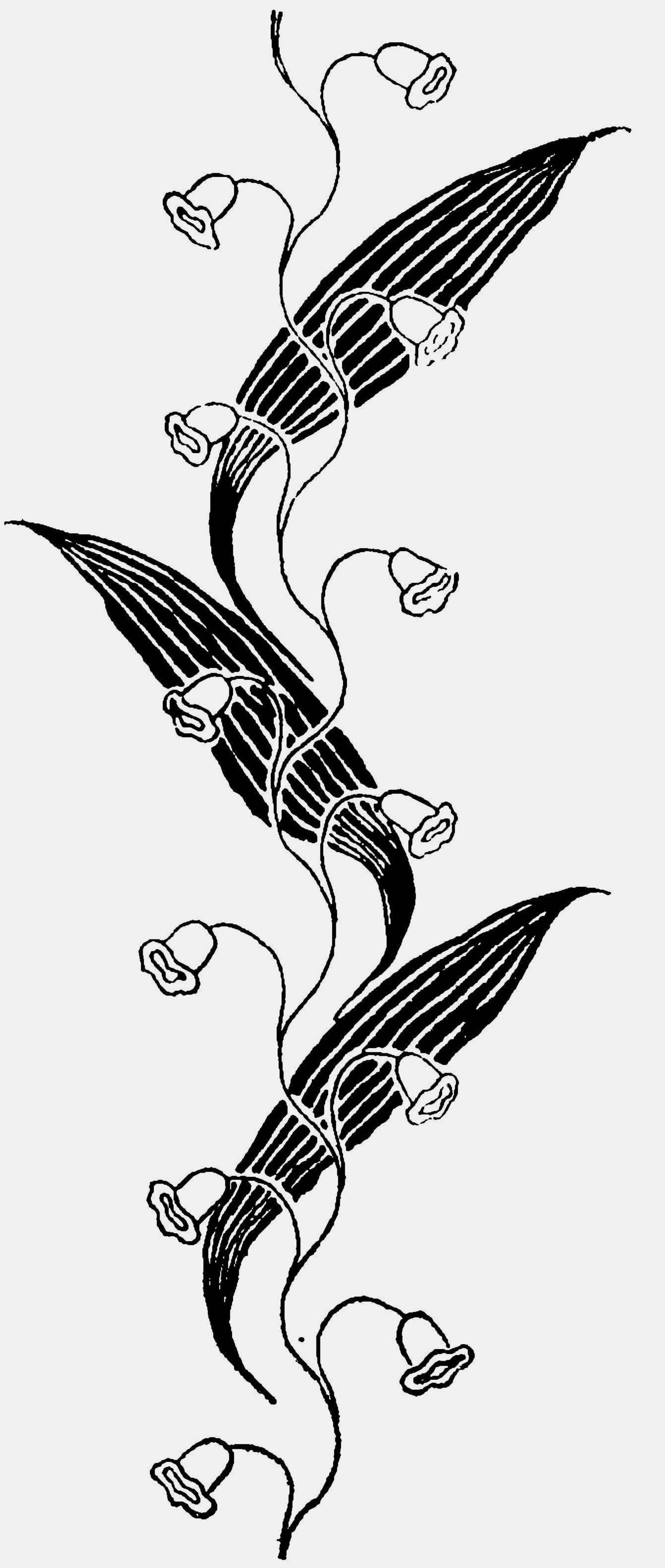
去年我在日本雲仙的時候，因爲要登普賢岳，這是拔海一千三百尺左右的高峯，不能不借重騎馬來節省時間了。我第一次跨上馬背，幼時的恐怖心理，潛潛的襲上心頭，但是，我不能夠多所計較了。

山路是彎曲而高峻的，滿山是深紅的楓葉，非常的雄麗。每一個彎曲盤旋的地方，我所騎着的一匹馬，總是跑到道邊的蔓草或樹枝旁去咀嚼，一咬就咬下來一大堆葉子。這時，或許是招待遊人的經驗太多了罷：馬夫總是靜閒的，不大理會馬的行動。有的時候，我覺得只要是馬的右脚或左蹄稍一不愼，踏一個空，那時我就要連人帶馬跌到幾百尺下面的山澗裏了。所以，雙手總是緊緊的拉住韁繩。閉着嘴不響。馬夫跟在背後，雖然時刻的照顧着，我却覺得他好像是跟我有仇恨的樣子：爲什麽不跑上來牽我一把呢？可是我也沒有開口，自己也覺得矛盾得好笑。

當馬匹都在歇息的地方，我穿着黑色的布馬袴，大風吹着我短短的頭髮在半山腰上，開始欣賞着綠叢叢的遠景了。不久，我又聽得『上馬』的喊聲，這樣，我繼續着我的山程。

屠場

葉甦



> 在鄉間，養豬仔是特意為着都市裏的老饕家們享受的。于是從每一個村落裏，每一個小井圈裏，那些被人們註定了的犧牲品，使絡繹地運向那豪華的大都市，絡繹地、趕入那充滿了血腥味的屠場，被屠夫們任情地宰割了。

一

阿德嫂回到鄉下的新聞，一下子給傳遍啦！

「聽說發了財哩！手上黃澄澄的，不是金的，就是銀的，那件毛茸茸的大衣，據說至少也值那麼千來元錢呢」！杏骨頭帶着艷羨的眼色這麼說。

「還不是嗎？在上海，馬路上全滾着大元寶，發財是挺容易的囉！橋頭的毛囝媽纔去了兩年，便成千成百的匯大洋錢進來」。阿多擠着眼，把嘴巴張得大大地說。「杏骨頭，你眼紅嗎？毛囝媽還給毛囝帶來花襪子，綢帕子，跟挺新式的衣料哪！還有哩！——還有像祠堂裡教書的女先生那麼地一雙皮鞋子哩！毛囝眞好福氣哇」！

杏骨頭把瘦得發黃的臉頰一鼓起，嘆一口氣說：

「總得到上海去那麼一趟，纔不冤枉一世哩」！

「去喲！去喲！做一輩子鄉下佬是不會發財的囉」！阿多這麼揶揄着。

于是，在杏骨頭簡單的腦海上，給抹上花襪子，綢帕子，跟新式衣料的美麗的夢啦！

在埗頭，福廐皮邊走邊嚷着說！「阿德老婆發了財囉！上年秋天我還瞧着她在蔡家山上拐着脚挑柴，現在，嘿！滿身綾羅，成了闊太太啦」！

阿多伸了伸頸子，輕輕地說：

「是麼！聽說阿德在吃「白相飯」哩」！

「白相飯」這三個字，在那些鄉村少女底腦子裡是不會發生任何趣味的，總之，她們覺得這是一種挺容易發財的生意罷了。于是，阿多，杏骨頭，和那個始終在河埠頭洗滌碗盞的小蕙，帶着歆羨的心情，懶懶地回家去。

傍晚。

初冬的太陽無力地照着屋角，低矮的土墻給塗上一層淡黃色的光，車盤上的楝樹枝光着胳膊在寒風裡顫抖。阿德嫂懷着一種自傲的心情，紆尊地光降到小蕙家裡，把兩雙血牙色的人造絲襪子送給小蕙，小蕙翻覆地把玩着，一種異樣的興奮，使一個少女底臉輝煌起來，小蕙媽便慇勤地留阿德嫂吃夜飯。

隔壁老鐵山老婆紅着眼悄悄地向人說：『窮得連自己底飯要靠不住哩！還涎着臉請人吃飯，哼！拍馬屁，想好處哇』！

飯後，阿德嫂賣弄地瞧了瞧她底手錶，剔着牙說：

「這年頭兒吃飯不容易啊！小蕙媽，別見怪，你們兩口子的開消不省吧」！

小蕙媽皺了皺眉頭說：「不瞞你說，日子正難挨着哩！又沒得進項，米價又貴。——照理說小蕙這麼大了，該給她落過位，可一時又找不到相當人家，所以，唉！我正煩着呢」！

「眞的，小蕙怕有十七八了吧！」阿德嫂眯着眼。

「是麼！挖過年頭就是十八啦！還那麼憨憨地不懂事哩！瞧她怎麼吃婆家飯」。

小蕙正抹着手笑着從灶間裡出來。阿德嫂眼睛一亮

說：

『了不得，蕙了頭越發長得齊整哩！穿一件新樣兒的衣服，怕不飛上天去』？

『阿德嫂你別誇獎着哩！古話說得好，揀親勿如擇媒，就拜託你給找一份婆家吧』！

『當得，當得，眞所謂黃毛了頭十八變，亂頭粗服已這麼標緻哩！要是一打扮，怕不一下子野鴨兒變成天鵝嗎！小蕙媽，人說上海那些小姐太太們漂亮，其實全靠着粉兒呀，香水呀，胭脂呀，花色的衣服呀……裝扮着的哪！小蕙媽，別見怪，像小蕙這樣的人材，到上海給她溜一下的話，找一個十萬八萬的闊哥兒做女婿纔不是難事哩！這麼着，嘿！小蕙媽，你老人家下半世可夠受用啦』！

小蕙媽底癟嘴微張着，一陣突然的激動使這貧婆子撩亂起來。阿德嫂底眼睛珠子一轉又說道：

『要不然，像小蕙這麼伶俐的姑娘家，在上海找些活兒幹幹，出息也是挺好的囉！譬如：香烟廠裡包香烟啦！糖菓廠裡包糖菓啦！結絨線衫啦！結手套啦！……一個月的進賬，還不是成百的大洋錢嗎』？

于是，小蕙媽底腦子裡幌動着一連串藍的紅的花票子，陰暗的破屋子在她眼裡一下子變得雪亮，房裡的舊傢具全變做簇新的紅木的啦！她看見小蕙身上穿着挺好看的大衣啦！小蕙笑着，自己不覺也笑了起來。她定一定神，擺動着那張枯瘠的瘦臉說：

『那——那自然是挺好的囉！爲難的是我們沒有三親四眷在上海，叫一個姑娘家在那兒歇脚呢』？

阿德嫂底闊口一張，哈哈大笑道：

『愁這嗎？小蕙媽，不見外，我家裡難道會多這麼一個人吃飯嗎？況且，阿德的脾氣你老總曉得的囉！在上海，我們那一天不是三桌兩桌的開着飯，小蕙去，不過多一副碗筷的事，倒可以幫着我張羅事務哩！』

小蕙底臉上給抹上一層希望的光，她欣幸這突然來到的機遇，他爲自己的前途驕傲，她又替那一心想到上海去的杏骨頭可憐起來，她巴不得杏骨頭也一同去，因爲她有些害怕，阿德嫂底眼睛裡彷彿藏着什麼東西似的，她怕受那種熱刺刺的瞥視，要是杏骨頭同去，那就有了伴啦！而且初到上海，獨個兒不是怪寒酸，怪孤單的嗎？她底心煩亂着，出神似地瞧着阿德嫂血紅的闊嘴，闊嘴裡兩顆發閃的金牙齒，又瞧着紮在她底手腕上的那個圓圓的錶，她底心不覺突突地跳了起來，她暗暗地向自己說：『上海是一個挺容易發財的地方，去幾年刻苦地積幾個錢，讓媽舒舒服服地過日子，自己做幾件合式的衣服，再買一個像阿德嫂那樣的手錶，那麼可以向杏骨頭她們誇示啦！哎，說不定老嚼舌根的阿多要眼紅哩』！她一剎間彷彿一個衣錦榮歸的遊子似地得意起來，在她的感覺裡，上海這地方是一個理想的天堂啦！

隨後，阿德嫂又熱心地舉出六七個在上海發了財，過着闊綽日子的姑娘家，說她們底媽從前都是過着窮苦日子的鄉下佬，現在可了不得啦，有的坐着啵啵……的汽車，出來時一大羣娘姨大姐攙扶着；有的住着挺大的洋房子，那是五層六層，甚至七八層的大房子喲！阿德嫂底血盆大口不時擴張的，那些動人的話語，彷彿爆豆似的從那兩顆金牙齒的縫裡放射出來。小蕙媽時時眨着眼，帶着非常感激和豔羨的神色。顯然，三個人底臉都爲一種心裡潛伏着的高興情緒所興奮。在黝暗的菜油燈光裡，未來底美麗的圖畫，在小蕙媽和小蕙底眼前顯現着。

『蕙了頭是聰敏的』，小蕙媽在心裡這樣喃喃着，『她一定能找到好的活兒，譬如包香烟咧！……我們不想發財，我們娘兒倆弄一口苦飯吃吃，能不愁這愁那就好啦！以後，自然該給蕙了頭找一個好的婆家，那就什麼都放心啦！什麼都放心啦』！

阿德嫂像記起什麼似的向她們告辭，她親切地誇獎着小蕙，並向小蕙媽保證她底將來，她大方地把那件長毛絨大衣掛在左臂，隨後，又騰出那只拿手提夾的右手，柔和地撫弄着小蕙底頭髮說：

『在上海，什麼都美麗的，有趣的，你一到那邊，會永遠不想起家鄉的。你看，這兒是這樣荒涼，這樣沉寂，這樣黑暗，在上海這時候便到處都是人，車子，大商店，淡紅色的電燈；還有漂亮的喇叭跟動人的歌唱，那是無線電，一種鄉間沒有的好玩意。小蕙，我們家裡也有着哩』！

小蕙底眼睛閃着稀有的光，她底臉紅紅地，羞澀地望着阿德嫂。小蕙媽底耳朵裡覺得有啵啵……的聲音在嚮，那是汽車。于是阿德嫂又低低地和小蕙媽約定了動身的日期，叫她早些準備些應備的物事。至于川資，那是不必操心的，她又說她會像親妹妹一樣地看待小蕙的，她喜歡小蕙，她要幫助小蕙掙大錢的，在上海，她阿德嫂挺有面子的哩！

阿德嫂底過分的好意，使小蕙媽感激得流起淚來，她癡癡地一夜沒曾合眼，她聽得小蕙夢裡笑着，她又憂傷地想起死去多年的小蕙爹，她喃喃地說：『要是小蕙爹在着，他也會歡喜的，也會歡喜的——哎，也許是他保佑着我們，但願這樣纔好』。在暮年受着貧困折磨的她，彷彿已看見她底女兒掙了大錢，她想倘這不會使她失望的，自然，米價這樣高，在家中吃死飯是不能下去的啊！她想天總要亮起來的，苦日子也快要過完啦！隨後，天果眞亮了起來，曙光在糊着破報紙的小窗裡鑽了進來，寒風在椽隙裡輕輕地打着唿哨，屋角的蛛絲被惹得發着抖，遠遠有鷄啼着，小蕙媽便起身淨手，在灶司的神位前點香，于是一種虔敬

的喃喃聲，在這低矮的小屋裡開始顫動起來。

二

舊曆十一月初一，一個最黃道的好日子。小蕙帶着激動的心情，離開她底生長的家，離開十七年來形影相弔的老母，跟着阿德嫂，這處家岙鄉人眼裡的闊太太，到黃龍閘橋趁夜航船去。小蕙媽老眼昏昏地流着淚，她望着這唯一的女兒不捨地想說什麼，可又說不出來，她覺得有些懊悔，她覺得不該讓這麼一個唯一的女兒到陌生地方去掙錢，她彷彿感到一陣恐怖的預感在心上襲來，但一下子就消失了。她覺得自已很愚蠢，她暗暗責問自己：「這樣壞的世日，這麼高的米價，讓這麼大姑娘坐吃下去嗎？你能錯過這麼一個好機會，一個掙大錢的好機會嗎？你自己在鄉下苦了五十多年，還要讓這十七八歲的伶俐的姑娘家跟着你永遠受苦嗎？你這蠢婆子，你應該感激人家的好意喲！你——嘿！不配享福的」！她瞧着小蕙底潤濕的眼睛，瞧着阿德嫂底華貴的大衣，乾笑着說：

「蕙兒，什麼都要自己當心，論年紀，你也這麼大啦！在外面別讓人家笑話纔好。蕙兒，你事事都要聽從阿德嫂，不要使性子！——你：你處處要儉省，掙了錢不要忘記在鄉下苦挨着的媽」！

「媽」！小蕙底聲音哽澀着，「我知道的，有了活幹，我會想法子寄錢來的，你——你回去吧！風大着呢」！她垂着頭戀戀地走着，不時回看着媽。風在空間呼嘯着。阿德嫂底大衣被盪了開來，前襟敞得大大地很難走路。小蕙底那件條子本廠布棉袍，被刮得裹緊了腿，顯得非常苗條。

「你老人家回去吧！一切都請放心，我會照顧她的」。

阿德嫂親切地對小蕙說。小蕙媽在寒風裡站住了，彷彿一株衰朽的枯竹。小蕙痛苦地瞧她一眼，心裡想：「還是不去罷，媽是那麼可憐，上海也許不是好地方」。但她終于跟着阿德嫂走了。

小蕙媽懷着丟失了一樣重要物件似的心情，嘆息着回去。嘴裡喃喃着：「我老婆子是可以在鄉下挨苦的，讓她碰碰運氣看也好。講到幹活，憑她這點小聰敏，該是不會落後的，哎！這了頭是有福氣的，有福氣的！」她趦趄着走過老鐵山門口，老鐵山老婆帶着譏刺的眼光瞧住她，一呶嘴進去了，留下一串聲音在小蕙媽底耳邊飄：

「沒飯吃，拍馬屁，人家是闊太太哪！」

小蕙默默地坐上夜航船底高艙板，船便開始艱難地行動起來，她底心煩亂着，難堪，激動，恐懼，和對于家的留戀，使一個初出遠門的少女手足無措着。船內有十三四個搭客，大半是男子，是屬于商販一流的人物，那些陌生的臉孔和無味的談話，深深地刺激着她，她惶惑地望望阿德嫂，阿德嫂正若無其事的在跟隔坐的一個少婦扳談。這時暮靄漸漸濃重起來，風在水面上刮着。岸邊的枯草在搖曳着，倒退着。起着霧。兩支櫓一來一往地在咿唔着，有時，嘩嘩地撥起使人厭煩的水聲來。後艙有誰在咳嗽，一對狡猾的眼睛從空隙裡偷偷地溜了過來，貪婪地瞧着小蕙，小蕙一低頭便望向篷外。阿德嫂和藹地說：「累了吧！躺一會吧！這兒有被呢」！于是小蕙便躺下了，她蒙着頭，頭昏沉地覺得有些痛。隨後又想起媽，媽底瘦臉呈着苦笑在寒風裡顫抖，她失望地自語着：「我幹麼要離開她，幹麼要離開她呢？上海去保得定會發財嗎？媽！……」

她有些害怕那個理想中的大都市，在那兒沒有媽，沒有杏骨頭，沒有阿多……她將在那陌生的地方，許多陌生的臉孔中幹活，她是那麼地不自然和膽怯呵！

她又記起昨晚上媽底一大串囑咐的話來：

「蕙兒，不是媽不疼你，不是媽忍心叫你到上海去幹活，實在這麼着挨下去是很難度日的。你爹又早死去，你又沒有三兄四弟，家裡又沒有錢，媽年老啦！媽早晚就會死去，那時你——你靠什麼呢？蕙兒，我活着也許能勉強支持，但這可不能長的哇！你知道，靠紡棉花做布是連糴米都不夠的呵！但此外我又幹不來什麼，所以我時時担心着，担心着眼前的生活，担心着你的終身——唉！天可憐見的，現在阿德嫂像財神菩薩似的來搭救我們來啦！她是那麼熱心，那麼好心腸的人呵！所以你要乖乖地跟她去，那是有好處的，（跟有錢人交往總會有好處的），我很放心，不過你要在那邊刻苦地積幾個錢，什麼都要巴結，閒着時什麼活兒都得幫着她做，你要討她歡喜，討有錢人歡喜是不會吃虧的囉！不要憨頭憨腦地像在家裡一樣，這麼大了凡事都得自己琢磨。千萬記着，要時時來信，也不必太記掛着我，我一個人會好好過活的，只要你辛苦地積幾個錢，積了錢時得便就寄下來，我會替你好好地安排着的，過幾年，替你找一份相當的婆家——」

她不敢再想下去，她記得媽後來哭了，她自己也哭着，她發誓說要好好地去掙錢，她會像一個兒子似的來養活媽的。于是她覺得稍稍振作起來。掙錢，幹活，一連串陌生的臉孔，在她底腦子裡叢集着，甚至阿德嫂底毛茸茸的大衣，亮得發光的手錶，戒指，金牙齒……都在她底眼前交織着美麗的圖畫。但一下子又被另一種思想所代替了。那是媽底苦臉，紡車，布機，車盤，河埠頭的楝樹，養着的母雞……隨後又是阿多的薄嘴唇，杏骨頭底憂傷的眼色……她嘆一口氣，昏沉地蜷臥着，船底有規律的側動，使這心神受着疲勞的少女入于催眠狀態，于是她沉沉地睡去了。（待續）

江上

歌青春

頭頂——
　灰色的天。
眼前——
　混沌的水。
白濛濛的霧，
在江上撒起羅網。
羅網中依稀有
幾片白帆遠移。

一輪紅日在水天的交界升起，
射穿濃霧，
　放万道金光
跳躍在水面。
人在江心，
心在江岸，
　小船中沉聽江水絮語不休。
抬起頭忽見霧氣消失，
隱若顯現
村舍的屋脊浮在江岸。

頭頂——
　清朗的天。
眼前——
　浩瀚的水。
迎着風浪，
劃破江面，
趁朝霞滿帆，
正好撐過江去！

鄉戀

燕子南來，
山茶已塗紅山崖。
佈穀鳥聲聲嗚啼。
紫藤花已瀟瀟
　和白雲同飛。
你、懷鄉的遊子
何頻頻仰天望斷
　幾個黃昏星夜，
牽起家鄉四月里
水田的禾秧長得葱綠，
河畔的垂楊彎了腰。
那童年時代的遊伴——
姑娘作了孩子的娘，
少年也當了家，
肩起生活的重壓，
相泥土日日想惹，
　讓風霜炎陽在額角
留幾條辛勞的痕跡。

這些年頭，
飢荒交加：
大戶的賣田賣屋，
　怕搶怕盜。
貧困的只得流浪走他鄉。
想年老的爹娘
　為兒女倚望門牆，
又添幾星白髮？

「秋潮」讀後

婷倩

有一天傍晚，當我正悶得發慌的時候，鄰舍陳小姐拿來了一册女聲，我就擱了小椅子到夕陽光影裏坐下，細細地閱讀起來了。於是，我見到了秋潮。

「這是一個眞實的故事，它可能發生在廣大土地上的其他許多角落裏。」這是秋潮作者第一句的話，因此我摒息着氣，注視着秋潮的發展。它那充滿了感情的寫法與熱悉的景物立刻吸引了我整個的注意，我似乎覺得曾經在什麼地方見到過這幽麗雄偉的景物，這種情景在我的腦子裏恍恍惚惚的飄浮起來，但當我要捉住它的時候，它却又隱去了。

今天，我得到了第四段的秋潮，看到靜月坐在海旁岩石上獨自感嘆的那一節時，我的眼淚忍受不住的不自覺的流下來了。是它的憂鬱的情調感染了我嗎？是的；是它的有力的指示使我感到惶愧嗎？是的，但是它更刺痛了我的却是在它的一切敘述裏，我獲得了一個驚人的發現。

「這不是在寫密斯H的遭遇嗎？一定的，一定的。」我這樣肯定的領悟着，同時回憶也像秋潮一樣展開來了。

十一年以前，我還是一個小學畢業的孩子，那時因爲時局的關係，父親帶我們全家避離到姑母所住的一個海島上去，於是我就留在那裏進了半年的中學。我們的級是是一個出來的少女，當然的，她是比別人幹練些，但是她有一個奇特的地方，就是她是一個敏感而又憂鬱的人，我們都很敬愛她，在她的面前似乎總有些拘束，不敢無謂的取鬧。大家都知道她有一種不易解脫的苦悶，可是很少有人會了解她，因爲在我們這種年齡，除了歡喜、憤怒、悲哀、快樂的暫時發作的簡單感情之外，是不會有所謂「苦悶」的這種高級的發展的。

她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在她的平凡的外表裏面，却藏着一個非常聰敏的頭腦。雖然我們讀的一樣的書，受的一樣的教育，可是她却比我們理解得多，她能夠讀許多的小說，當代的作家如茅盾、郭沫若、巴金、徐志摩等的作品，她總是像親愛的伴侶一樣，不與它們分離。幻滅、追求、動搖幾部小說，她重覆地讀過了好幾遍。這眞是一個奇蹟：一個十八歲的少女，而且是是在並不優越的環境裏的，她竟能以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甚在別人的前面。

這就是我所想到的密斯H了。因爲她的超羣的聰敏，老師們都覺得她是非常有希望的人，是一個天才。曾經有一次，老師出了題目，叫我們做新詩，待老師看了她的創作以後，非常感動地對她說：「好好的努力吧，你一定會成功的。」並且還在全體同學的面前誇獎了她。後來，校刊出版了，老師把她的詩也選載在上面。

一個人所寫的文字裏是很可以窺見他的生活、性情以及情感的，那末我們當然也能在下面這些短句中理解它的作者的大概情形了。現在我把它們抄錄在下面：

林中閒步

仲春的某夕，我倆漫步在林間，
明月爲我們耽視的中心，
點點的星兒是引路的紅燈。

誰說深夜有涼意，
怎奈胸中燃燒着的是熱情。
大地寂寞無蟲鳴，
耳中似聞有細樂的微音。

是孤兒悲慘的嗚咽——
子規在百合叢中泣血，
是鶯嬌簧天的嘹叫——
飛泉在懸崖絕壁奔鳴。

默默的走入另一境界，
此中的一切都與我們生疏，
但闊步者更將深深前進，
找得眞理的產生。

一朵野花

一枝野草在荆棘叢中開了花，
安閑的幸運兒的欣賞不會傾向她，
朝露的潤澤却同樣的付與着，
她就愛上了一視同仁的露珠姐。

她受盡了炎陽的暴威
已漸漸地憔悴，
雖是露珠姐的眞情，
也不能把她已逝的靈魂喚回。

淒涼的西風
裹着她向血痕斑斑的人行道上疾進，
馬蹄的殘踏
她又爲什麼要呻吟？

當鮮妍時她不要招誘人們的贊揚，
正如眞正的「人」不希望非眞情的誇獎；
當憔悴時她不能拒絕物類的殘踏，
正如我死了不能使人們不加我以捐摘
一樣。

送別

慘霧染遍了雲天，
大江鎖着了離別之翳；
巨大無情的怪獸，
載着我的靈感遠去。

鐘擺縮短了怡悅的時期，
三載的相敘是曇花偶現，
你微笑着進向光明之地，
淚珠和着淚花飛濺。

田塍上猶劃着你的足印，
手心裏倘留着你的溫馨，
你的影子刻在我的心坎上，
如靈魂之永寄肢體。
從此你投入畸形的社會。

變色與否，
全仗你堅強意志的奮鬥，
希冀你不貪人類的熱望，
莫爲功名利祿而奔忙。

這些詩雖然在形式、音韻各方面都還有着某些的缺憾，有些人會以爲它不夠附合新詩的傑作，然而因爲它有內容，有眞摯的情感，同時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的創作，因此當它在人們的眼前出現的時候，馬上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和驚奇，主要的還是因爲作者崇高的思想，在這裏完全透露在字裏行間了。她對於眼前的人情世故感到了深深的痛恨與鄙視，因此她熱愛眞理了。然而所傷心的是當她還沒有看見眞理的時候，還沒有得到人類的溫存的時候，她已經滅亡了。她的遭遇與秋潮中的靜月差不多，或者所謂靜月這個可憐的女孩子就是H也說不定，只是我不能在短促的時期中充分地了解她的生活，因此不能確定地說。總之，亦是一樣的在封建的嚴重壓脅下犧牲的女子而已。

但是世界上眞的沒有人愛她的嗎？並不，學校裏的老師、同學們都和她接近、愛護她的。然而正如她詩中所說的：「雖是露珠姐的眞情，也不能把它已逝的靈魂喚回。」

這不是充分流露出當時惡勢力的囂張嗎？她在那時的社會裏，逃脫不了社會所加於她的重壓，正像其她許多的女人一樣，但不幸的是她想得太多，又沒有正確的路好走，於是，就像魯迅先生在娜拉出走以後中所說：「夢醒了而沒有路可走是最痛苦的了」像H這樣聰敏自持的人是不會讓痛苦發展成爲消極墮落的，她這樣敏感的人也永遠不會麻木不仁。而前進又沒有路，於是她只得用自己的力把自己毀滅了。

自殺當然是懦弱可恥的，但是對於一個這樣的少女，我們除了嘆息與憐憫之外，還有什麼可責備的呢？時間是在十年以前，環境是在一個孤懸的小島上。

假使在現在，我想她或者不會自殺了。她應該有更好的路好走，因爲不但她的環境是在改變，比以前多少進步了些，而且她更會明瞭在這國家多難之秋，她的責任是何其重大呀！

讀完了秋潮，在我的心中引起了一個強烈的願望，願望一切的人之中不要再有一個枉死的靜月，而要有千百萬個靜震、以美和芝音！

三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婷倩作

第一個愛人

冰燕

　櫻花盛開的時節，我住到姨母家裏來了。

　這裏的生活是寧靜的，死水一般，早上讀書，練琴，下午多半是睡覺，有時也找姨母同居的朋友玩玩。

　姨母的同居朋友，有三個兒女和一個內侄兒。

　這侄兒姓黃，我稱他做「表哥」，我是跟着小孩子們叫的。事實上，他的確比我大五六歲稱做「表哥」，自然也無不可。

　表哥的身材高大，很有點兒丈夫氣慨。但這似乎並不引起我的注意，也許因爲他曾經結過婚──他的妻子已經死掉了──的緣故吧？也許還是因爲他生的並不漂亮。有時見了面也不過點點頭，笑笑，我便立刻上樓，他也回身到他房裏去。

　然而有一個奇離的夜來了。

　這一夜，照例，我倚傍着三層樓的玻璃窗，撩起窗幔，捻滅了燈，又去遙望對面那對新婚夫婦的住宅了。這住宅祇有一個窗口閃着燈亢。這燈亢，撩起了我許多幻想，這燈亢，使我每晚偷偷地做着幸福的夢，這燈光啊！把我少女的心緒擾亂了。

　然而寂寞衝擊着我，我不想多站在窗前。我捻亮了燈，揭開琴鍵上滑過，但我的心是依舊得不到寧靜！

　這時候，有誰用手指在敲門了，輕輕的。

　我把門開開，門前一個黑影，似乎向後一退，但立刻又出現了，向我點點頭，同時我聽見笑聲，這笑聲也是輕輕的。

　我讓進來了，不是別個，是「表哥」！

　「表哥」爲什麽這個時候來呢？

　「表哥」和我謙讓了一會，終於坐在沙發上，態度很自若。

　他馬上說起話來了，房間裏漸漸充滿了他的語聲，談小說，談文學史，談詩歌，一直牽扯到考古學。他像是老早預備好了似的，比背誦還熟，一個人滔滔地說着。

　敲過十點，他才走。

　這眞怪，他是爲了找人聽他「背書」才來的嗎？

　然而，我的心卻因此充實起來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愉快，從心底升起，逐漸瀰漫了全心靈……。

　這之後，這奇離的夜過去之後，我們有許多見面的機了，誰造成這些機會的呢？我不知道。

　記得一個春末夏初的下午，我從外面回來，剛跨進房門，眼前彷彿一亮，仔細一看，原來書桌上供了一大瓶鮮花，花莖上繫了一個紙條，上面寫着：

「祝你永遠像花一樣美麗！」

　我不大愛花，卻也高興像花樣的美麗。

　又有一次是黃昏，他約我去看桃花恨。這影片，我老早看過了，但我卻說不曾看，我就伴着他去。

　桃花恨的情節，蠕動了他的心事。回來，我們對坐着，一面吃着消夜東西，一面談起他的身世來了。

　他七歲時，失掉了母親。到十九歲，他的繼母，爲拉攏他到自己方面去，逼他和她的一個親戚結了婚。自然他們的感情並不好。結婚後三天，他便離開了家，回學校去。不到半年，他的妻就病了。她是在繼婆的虐待之下病倒的。悲哀與憤怒剝奪了她的視覺。終於她遺下了一個三歲的女孩子永逝了。而他呢，他可憐她，但可憐並不是愛呀，他因此也救不活她。

　從此，他祇有恨，恨那吃人的舊禮教。──那吃人的舊禮教，借了他的名義，又一次地犯了罪，把一個無罪的女子，送進了死窟。

　從此，他沒有一點樂，因爲他被利用着做過一次舊禮教的傀儡，對那個跟毫無怨仇的女子犯了罪──他的痛苦是無盡止的了。

　我被同情壓倒了，說不出一句話，祇把他的手拉到自己的膝上撫摸着。因爲我也是個有着無盡止的痛苦的人啊！

　同情使我忘記了一切，我把女孩子的驕矜和尊嚴都丟掉了，我投在他懷裏，聽着他那眞情而熱烈的話語，我把頭放在他的胸膛上，在那胸膛下面，我感到他那跳動着的大而紅的心，那顆痛苦的心！我清楚地意識到：如今，把兩顆苦痛的心，放進一個熔爐裏，重新熔鑄的時候到了！

　姨母第一個發覺我們的事情了，一個清晨，我還沒有起床，她進來了，口角掛着從來沒有過的善意的笑容。一坐下，就說：

「你們的事情瞞不過我，我是力主婚姻自由的。況且黃家有錢，父親祖父都做官。大前年他父親因爲空閒，自己做水龍頭，便化了七八萬，後來沒做成。你看說是做着玩，一玩就玩去了一個七八萬，要是認眞辦起喜事來，準不知要預備化多少哩。我想，你跟你媽也合不來，你結婚，你媽自然不肯多賠嫁什麽，若是少了，黃家一定看不起，糟人白眼，這罪也不好受，不如由我出面，同他姑母說一聲，要他們出三萬塊錢，做你的粧奩費，而且我這幾天，因爲存款提不出，借用一點，也好周轉。並且爲省事計，可以不經過訂婚這過程而直接結婚！」

我用力咬住嘴唇皮，不使吐出一個字，胸膛漸漸被憤怒膨脹着了。——在她眼裏，我原來是件這麽值錢的貨物呀！

姨母也許以爲我的沉默，是女孩怕羞的表現吧？於是話語裏滿含着憐惜和慫恿：

「你的命也眞苦，生下來你媽就不喜歡，養在外婆家裏，東飄西流，總算也活到這麽大了。現在要是你嫁了，自己也有個宿歸，有錢有勢，就說不報你媽的讎，也好給她看看。……你失掉了這機會將來依靠誰呢？」

說起「依靠」，我的心就痛，回憶像網一樣罩住我了。

首先，像電光一般出現在我眼前的，是我母親的像貌：半老的，斑白頭髮的瘦女人，臉色是黃中透青的，左眼角上，生了一個黃豆大的青痕，更增添了她的兇相兩隻眼睛，射出狼樣的兇狠的光，在黑暗中閃閃發亮。

母親的眼光，在吃飯時，更加兇惡了。往常吃飯，多半是兩樣菜，一葷一素，我的筷子，祇有伸到素菜裏的份兒，偶然伸到肉碗裏，母親便惡狠狠的看着，如果再來一下，那麽，就熬不住了——用力將碗向桌上一摔，發出很大的聲響，好幾次把碗都摔破了。而飯，又祇許吃一碗，假如再添，她便會「好意」地說：

「吃這許多？多吃會得胖，胖得像你表妹那樣才難看。」

母親眞關心我的美麗嗎？我的衣服鞋子，都是她穿剩的舊東西，但她又愛面子，怕給人笑話，客人來的時候，她不許我出去見客人，而讓妹妹像蝴蝶穿花心一樣，在客人中間周旋，談笑。

我在母親眼裏，是這世上多餘的人，並且她要父親這樣看待我。

有一次，父親買了許多花來佈置庭院，自然用了許多錢，這和母親的儉約治家政策，相抵觸，她不滿意，可是又不敢干涉，因爲她很知道父親的性情，假如誰在他高興的時候，提出異議，會被他罵得狗血噴頭的。

於是，母親想了想，想着了什麽「雙全」的計策了。她對父親說：

「剛才，冰兒說你太會化錢了，拿錢買了花，有什麽用，簡直是浪費，倒不如替她做兩套衣服！——她倒比你儉省哩！」

「她沒有衣服嗎？」父親不高興她問。

「是呀！她，哪裏會得夠，還不是越多越好！」

父親震怒了，以爲我不尊他的「父權」。不聽我分辯地將我罵了一頓，並且要我滾出去。

滾到那裏去呢？我十六歲才從外婆家裏「滾」回來，住不到一年，又要我往哪裏「滾」呢？

十六歲以前，我住在外婆家裏，因爲我是孩子，我不是也該有孩子的頑皮的權利嗎？可是外祖母是一個使人不敢親近的老太婆，有她在場，我永遠得裝木偶，在她指定的地方站着或坐着。偶然，同表妹們在牆隅捉蟋蟀，拔株草，她就要惡狠狠地唬嚇我。晚上，爲了別人的緣故不高興了，就拿我做洩氣的對象，借着我白天拔草的事做藉口，一頭罵，一頭狠命的在我腿下擰兩下，一直到我叫饒爲止。

像母親一樣，來了客人永遠不許我見面，有時候因爲要找東西，不得已進去，總担心她會罵，像白晝出游的小鼠一樣，胆怯怯地望着地的臉色，祇要看見她眼睛一霎，就立刻退出去，不然，竟想中的刑罰就會來。——祇要客人一走，輕則頓罵，重則是無數個「栗鑿」。

舅母們更討厭我，她們不但不許她們的孩子們同我玩，並且暗暗地給我白眼。因此我生長在孤寂中，我自己的世界是圍住高牆的一方天井，和天井上空的一塊四角青天。

然而呵！十六年，雖然孤寂中生長起來！

十六歲以後，因爲舅舅們，正面下了逐客令，外婆也無法爲力了，我祇得回「家」去。但不久，父親又要我「滾」了！

幸好，親戚多，這次走了兩千多里，到了姨母家。

……。

和「表哥」結婚，我不會有猶豫，我祇反對姨母把我用「契約」的形式「賣」出去。

婚禮開始在籌劃中了。

姨母主張叫我母親同外婆來，據說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對這事沒有意見。

外婆同母親終於來了。外婆一進門便嚷着頭痛，母親卻睜了兩隻眼睛，東張西望地開眼界。

「我們整整坐了兩天火車，才到的。」——一年多不見，她們的嘴臉有點兒變樣。

「路上眞心焦死我了，我的頭一直的痛，又發昏，

又惡心，足足受了兩天罪。」外婆癟着嘴勞叨地說不完。

母親在傍邊一聲不響。

姨母來報告「好消息」了：

「剛才，樓下太太來說，本來要的三萬塊錢的粧奩費，現在黃家打電報來通知，增加到六萬了。——據說是黃家老爺三萬，太太二萬，親戚們送禮就是一個一萬！」

「六萬！」大家都驚呼起來了，微笑爬上了每個人的面頰。

人們用善意的，羨慕的眼光來看我了，這對我是侮辱！我於是嚴厲地反抗說：

「誰要你們去要黃家的錢？怎麼，你們準想把我賣出去嗎？這是我自己的事，卻要你們自作主張，一點兒也不讓我知道！」

「你眞傻！」大家異口同聲的責備我，「錢越多越好，財寶送上門，你反而向外推，眞怪！」

我的反對沒有結果。

晚上，我睡下了，外婆走進來坐在我床前，慈愛地絮絮地向我說：

「你現在要結婚了，我也可以放心了，死也閉目了，要不然，你將來靠誰？現在是有我，她們待你還好些，一旦我死了，你才受不了她們的氣哩！這些年來，假如不是我幫你，你早給她們折磨死了！」

我沉默着，憤怒在沉默中增漲。我憎恨她這些話裏的不眞誠的成份，又氣憤她的帶煽動性的話語，十六年來，她給了我怎麼種的待遇呀！而現在，忽然地變成「慈祥」了。我因此很「感謝」她，於是我說：

「我感激你的好心，現在我有錢了，大家待都很好，你可以放心！」

她聽錯了，以爲我要分給她錢，皺癟的嘴巴裂開了，趕緊說：

「我不要多，給我兩萬也就夠了，我一個人能吃穿多少！聽說，你們結婚後，要在外面過，我陪着你們，現在我又沒有小女分心，你們年輕不懂事，我可以替你管家，燒飯……。」

我知道這些都是好聽話，主要的還沒說出口，我搶着給她說出她：

「還管錢！」

「是的，還要管錢！」她驚喜地說。

結婚的前夜，母親要我和她一床睡，爲這事，她和外婆還發生了掙執。結果我依從了她。因爲我知道，自從她來了之後，雖然始終在把母愛顯示給我，可是苦於沒有機會和我單獨談話。她是如何迫切地盼望着這樣的一個機會呀！因此我幫了她。●

那夜，她首先告訴我一些結婚常識，她似乎很體恤一個驟聞這些「奇事」的少女的羞澀的心。那夜，她說話又溫柔，又委婉，她給了我親生母親的關心。黑暗中，她的聲音聽去似乎還帶了眼淚。我的淚，也被這眞相吸引出來了。——這是十八年來第一次！

後來，說到了本題，要我給她點錢，做她的私房，因爲父親對她很刻薄。又說在她心裏現在祇有我了。

我被這卑鄙而眞實的自白，激起了憤怒，這憤怒之火，燒乾了我剛才流出的淚！

結婚的日子到了。婚禮在下午舉行。上午，空閒得很。一個「和睦」的家族，聚在一起，構成了一個親善的場面，友愛的閒談開始了。

大家都拿我做主題，對我婚後生活的計劃，大家都給了深切的注意。

「結婚之後，他去做事，我還預備去讀書，將來一有機會自立」。我說。

「哎呀！你快別夢想吧！什麼自立不自立，黃家有錢，他有本領，你趁早安分守己點兒，做做少奶奶吧！以前我剛從大學畢業出來，志願比你大得多哩！不但要自立，還要改造中國的社會哪！我和你姨父是志同道合的。我們商量好，我們從小事情做起，譬如，給傭人加倍的工資，人家給五元，我們就給十元……可是，唉，可是後來理想和事實差得太遠了——我們從學校趁輪船回家裏來，一上碼頭，看看那些蠻橫的挑夫們，來强挑我們的行李，我們改造中國的偉大壯志，一下子便被推翻了，覺得中國人眞太無辦法，不堪救藥的了……！所以，冰兒，老實告訴你，你姨母是過來人，不說假話，你還是把這些傻想頭丟開吧！」

姨母的確是「過來人」，她說的句句都是眞話！我跟她爭辯什麼呢？

婚禮，在愉快的空氣中完成了。我被擁進了「洞房」。

晚上，客人們走了大半，只剩了幾個能熬夜的人們，在打牌，在聽戲。時間快兩點了，我疲倦得很，很想睡。但想起前夜，母親告訴我的話，對於這即來的新經驗，有點胆怯，我不敢睡。

「表哥」給我安慰和鼓勵，使我緊張的心弦，慢慢緩和下來。

他推開門，向外望了一望，然後，小心地鎖上了。他走過來，把我抱在懷裏，他默默地狂吻我，他的眼裏噴射着熱情之火，這火，燃燒着我的身和心，我默默地享受了體貼和溫情。

呵！這一刹那呵！熱的流，愛的流，流遍了我們全身，在幸福的顫抖中，「表哥」在我耳邊喃喃地說：

「那一切呵，那一切的一切，都遠離開，但願此刻繼續到永久！」

忽然覺得鋼絲床在微微地顫動，在沉迷的頃刻，我們都不留意，突然動得很厲害了，我驚怖地推着他問

：

「什麼？怎樣了！」

在還不會得着回答時，鋼絲床已經被弄翻了，我們都跌在地板上，在驚慌失措中，揚起了人們的狂笑！哦！好惡作劇的鬧房手段！

我急忙地抓衣服，胡亂弄好，大家笑着，嚷着，老早都逃散了，我發現他僵臥在地板上，動也不動，我把他扶起來，他的眼！往前面，出神似的。

我恐怖，喚他，沒有回答，我給他穿好了衣服，然後叫她們來。

大家惶做一團。請醫生，醫生說是因爲極度的驚吓，神經受刺戟太深，要靜養。

第二天早晨，他發着高度的寒熱，我看看一個一個默默地走出去的醫生的背影，淚迷糊了我的眼。

「你死不得呀！」我在心裏叫。

他天天在昏迷中，我天天坐在床邊守着他。——眼前不時地出現一條卽來的道路，它像一條灰色的蛇，蜿蜒地向我奔來。

另一幕可怕的幻想，緊緊地佔住了我的意識，一個年輕人的喪儀。從這喪儀，給我帶來了「不吉祥的賤婦」的名稱，從此我要頂着這名稱，含辱地走完人生的道路，一直走向荒草瞞目的土塚去！

這幻想成了 事實的預兆，第八天早晨，我俯下身，注視他的臉色時，他忽然睜開眼，漸漸地眼裏看出了笑意，我更低地俯下去，挨近了他，他用力地吮一下我的嘴唇。

過後，我聽見一陣强烈的喉嗚，就這樣，他死了……我覺得我自己也死了……。

我重新活過來的時候，我什麼也沒有問，人們也不來麻煩我，說要我靜養，在我「靜養」的日子裏，他便墮入了地的深層！從今，永別了！

我發楞，我痴想，我的幸福爲什麼這樣短暫？當人們埋葬了他，哭着回來，從我門前經過時，哭聲刺穿了我的心，我跳起來，斷聲地叫：

媽呀！拿去你給我的這心！它已經被撕破了！

我發瘋地搥自己的頭，狂亂地跳，成天的不吃東西，也不睡覺，成天的凝望那窗外的浮雲。

外婆同母親要走了，外婆眞心地陪了一包眼淚，母親不但不給我修補我那已破碎的心，却留給我幾聲冷笑，她說：

「你是苦命！」

她們走後的第二天，我的繼婆帶着她的孫女來了。

繼婆知道了這變故以後，銳利地苛毒地瞥着我，不說話。我的心像受了尖針的戮刺，不自主地緊縮起來。我只想把眼光避開，我去看那小女孩。這小女孩遠遠地站着，怯怯地望望祖母，又望望我，我可憐她了，我不知道她也在可憐我不是！

我記起了，婚前，「表哥」和我商量過，我們要建立幸福的小家庭，要接出這女孩子來，要用新的方法來教育她，要用眞的愛來溫暖她，要維護那顆稚嫩的心生長……但，但現在，他去了，這重担該落在我一個人的肩上了。

可是呵！我有救助她的心，却沒有救助她的力量了。何況，我自己也需要救助！

繼婆要我回去和她一同住，我對這未來的生活，不寒而慄了。姨母自然贊成我去。她說：

「年輕的寡婦，住在外面嫌疑太大，將來有了謠言，我可負担不起！」

我自己是直捷地想到了生活，我謀生的能力薄弱，不回家，「棄」誰呢？

我終於回「家」了。

火車疾駛着，田野一片一片地在打旋，一片過去了，又來一片，樹木倒斜似的，像要打到我的頭上來。這一刹那間，一種强烈的欲望起來了，我想跳出車窗，跌下去，血肉糢糊地死掉！但生用牠的無形的線索牽住我。卽使在這時候，我還會想起「表哥」的話，想起他說過的人生的責任。我意識到我還該活下去，我的心就平靜下來。

到家之後，重新舉行跪拜禮，這禮節在人們卑視，汚蔑中完成了。晚上到繼婆房裏去，站在旁邊侍候她，小姑在看書，一面和婆婆談笑。我不說話，眼淚向心底流，勉强應和她們的笑聲——笑着。

繼婆聽見我的笑聲，臉驟然板起了，冰冷冷地斜睨着我，說了些什麼。

我不提妨，吓一跳，沒聽淸楚她的話，不得已，祇好再問：

「您吩咐什麼？」

沒有回答，婆婆的頭轉了方向——朝裏面去了。

我氣憤，我想哭。但我終於耐着性子，請教小姑她不屑地看着我，等了好久，才回答：

「搥腿！」

這天起，「搥腿」便成了我的日常「功課」了！

這生活，實在無法忍受了，我總不該以「搥腿」換飯吃的。我想想，我還年輕，以後的日子正長着，我還可以努力。想起了他前妻的結局，我就怕，我決定要離開這家了。

寫信給朋友，請求援助車資，我要重回上海來。信寄出去了，我顫顫地提防着，怕回信落上婆婆手裏。

下了決心。一點東西都不帶，祇等錢來立刻就走，孩子對我連累太大，顧不得，隨她去吧，我橫一橫心，先救助自己！

晚上，等婆婆睡了，我拖着疲倦的影子，回房來，黯淡的燈光下，孩子已經和衣地睡着了。被頭凌亂地

堆着。

孩子的母親的遺照，靜靜地放在床邊的桌子上。她的大而憂鬱的眼裏，閃着憂鬱的光，她是在爲她的孤苦的孩子悲哀嗎？——我難過，然而，我得橫一橫心呀！

第二天，清早，廚師務沒起來以前，我走了。又走着幾天前走過的路，又坐着同樣的火車，但我的心裏，却多了一樣東西。——這是一種糢糊的希望！車站上，等着我的是那個曾經幫助我路費的朋友。

於是，我又來到姨母家了。這又是櫻花盛開的時節！姨母看見我吃了一驚，我把這來歷告訴了她。她立刻嚴厲而又尖酸地說：

「做媳婦自然有規矩，你不遵守，簡直是破壞婦道。不管你新派舊派，吃飯是第一義，告訴你，我是過來人……現在你看，你居然又私奔（！）出來了，我可不敢收留你，將來你婆婆同我辦起交涉來，我怎麼辦？你既然有本領逃走，自然也有本領生活，我不想沾你的光，可也不敢受你的累！你，你，你不能到我這裏來——你立刻就走！你閉口開口社會，你到社會裏去好了！」

她一面說，一面用指節敲着桌子，像厭惡傳染病似的厭惡我。

我從她家出來了，「到社會裏去」這句話，我聽得很清楚。是的，我是要到社會裏去的。我還年輕，我還能努力，我想社會不會不要我。我要讓她看，我如何向社會邁進第一步去！

生活

歌青春

古井的水不掀浪，
畫中的樹不開花。
這日子
　人的心田不長美好的芽：
茂盛的——
　是無饜的貪婪；
萎凋的——
　是互助和同情。

連天漲風，
捲展無垠白浪，
　衝破生活的堤防，
似洪水湧來都市的街坊。

狂風震撼，
　脆弱的心弦，
怕沒頂的浪濤，
會把肉體
　葬身在深海。

洪水貯藏
　不平靜的波，
使勁地推生命的船隻，
橫向死亡的港。

＊　＊　＊

古井的水不掀浪，
畫中的樹不開花。
這日子
　誰料嬉笑竟變作侈奢物。
關切的——
　是潮水的昇和降；
漠然的——
　是窮窘和疲勞。

春風吹不散愁雲，
　日光也跨不過黯憺的門檻。
　誰能在街頭找得出
幾個人眉尖不打結的奇蹟！
誰又能料猜生活
　不饒人到這樣？
成天磨穿脚跟，
　肚子還在嘰哩咕啦！

生命像匹跋涉了萬里的疲馬
　躑躅於古城的關卡，
縱使你是萬夫莫敵的英雄，
　或是久經沙場的好漢，
可能抵擋得了千斤鬧的墮身，
有一天，怕不把你
　壓成一團肉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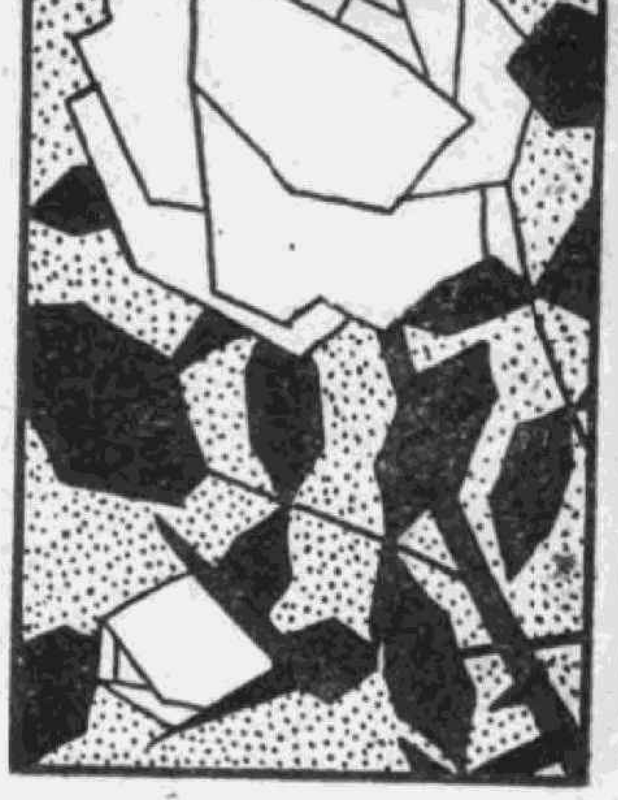
風又猛，
浪又大，
　爲了生活
人人都在沒頂的浪濤中掙扎。

一九四三年　春。

她

——我底用意不在侮辱，而在啓示；不是消極，而是希望——

波人



我在雨的包圍中走着，低了頭，雨水沿着帽簷不斷地滴下來。好幾次鹵莽地踏在深水蕩裏，積水濺進了皮鞋，浸濕了襪子，覺得又冷又重，踏一步，就「吱」的一聲。由皮鞋後跟帶起的水點，打濕了褲脚管，濕淥淥的貼在腿肚上，像有被誰拖住了，走起來頗費力。眼鏡片也被雨水積打糢糊了；但我不去揩拭它。我為甚麼要看這人間呢？我憎恨那些淫蕩惡俗的行為，我憎恨那些奸猾諂笑的面孔；我亦不忍多看一眼那些倒在路傍，瘦得沒有人形的「人」。我深深地慚愧；我有拳頭，不能向罪惡的人打去！我有憐憫，可是救不活那些可憐的人！我祇有低下頭，我亦祇情願讓自己一對發亮的眼睛，儘望着那糢糊的兩個鏡片，它們是一樣的灰色，一樣的均勻，不像人類，一面是哀哭，一面是狂笑！

雨下得更大更密了，我亦加緊了脚步，一口氣走完了幾條街。沿街的商店一間間的在身傍溜過，我追上了走在前面的人們，用火熱的眼光，從鏡片內看他們：是平淡的臉，沒有熱！沒有光！有的也好奇地撇我一眼，忽忽地去了。我痛苦地起了個感觸　在同一社會中，甚至在同一條路上走着的人們，為甚麼如此的不關切，為甚麼只各走各的路！

仲在袋內，握着拳頭的手心，細細地沁出了汗。我伸出來，對搓了一下。一面又不自禁的挽起了袖子，借着幽澹的路燈看了看手錶，是七時半，還只有七時半！在這短短的時間內，我已走了這末多的路。在家裏，那煩燥的雨聲使我不能靜坐在椅子上靜靜的看我底書。我不願讓這拂鬱的聲音零碎地噬傷我底靈魂，寧願讓整個的體軀，在風雨下，被摧損、被搗炙！青年人是不甘慢慢的靜靜地死去的！於是我倥傯地披上了雨衣，戴了帽子，到外面來走着，蘄望雨能泯息我心的沈寂的憤火。

但是，我要到那裏去呢？雨下得更大了。我不能帶着一顆冷寂的心出來，依舊是冷寂地回家，我要興奮，我需要熱！

我終於拐進了一條小巷，熟悉地向××路走去。

一座被圍在灰白色高牆的屋子，漸漸近了。正門口的路燈也清明起來，我纔摘下眼鏡用手帕擦摩一下重戴上去。抬起頭看那路燈。那打在黑暗的大地上是那末的強悍的雨，在燈光前却搖搖拽拽地顯得十分地無力。我突然地笑了一聲，不是為雨的懦弱，亦不是為燈的光明。因為我清楚地聽到一羣人讀書的聲音從牆內傳出來，那聲音才是純潔，坦白。它洗純了我底靈魂，堅鍊了我底精神，這宏大的聲音告訴我：我為甚麼活着！

我穿過了釘着「××義務夜校」鉛片的大門，一口氣走進「教員辦公室」。在狹側的房間內縱橫地放了幾座寫字台。同事們都去上課了，祇有馬清一個子默默地在看書。

「咦！這大的雨還來，沒坐車子吧，全身都打濕了。」他聽到我急促的步子，抬起頭來，向我從頭到脚的打量了一下，同情地說。

他很羸弱，但蟄伏着青年強健的熱情。他愛說笑話，但在笑話中深深地含蓄着痛苦，諷刺。

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這軟軟的幾句話，使我激動得想哭了。

「你今天不是沒有課嗎？」他忽然想起甚麼似的用拿着書的手向我一指，驚訝我這意外的行動。

我緊咬了下牙床，默默地點點頭，在這平常的點頭中，深孕着一切的苦悶。一面掛上了還滴着雨水的帽子。

「方纔有人來看你過，我以為你今天不會來，亦沒將那客人留下。」他放下了書，微笑地走過來，把兩手插在西裝褲袋內，使灰白的長衫提高了一段。

「誰？」我驚愕地轉過頭去看他。

他一步步走近來，在我身傍站住了，舌頭伸出來舔了下嘴唇，然而「嘖」的一聲，輕聲地說：「一個女人，怪漂亮的。」

「女人？哼！」我扭過了頭，我有一個怪漂亮的女人來找我？一面低下頭看看縐得不堪，又打得透濕的褲子。

「你又不相信了，」他走到寫字台，打開抽屜，「女人，就是女人，漂亮，就是漂亮，有什麼關係，女人是找你的，我纔眞沒女人來找。沒有一雙走起來「耆耆」會响的皮鞋，女人就不會跟上你。」他掐出一個紙張，把它一揚，「瞧，這是憑證。」

我走過去從他手中拿過來。上面寫着秀娟的字跡：

「波：方才來看你，知道你今天不會來，這大的雨，不到你家來了，我住在××路×號，有空請過來。薇」

「薇！是她！」我欣喜得跳起來。

「薇，不像是男人的名字吧。」他把手臂壓在我底肩上，在後面看。用手指在鼻下搓了二下，冷冷地說。

我顧不得他底玩笑。這紙條像把我從抑憤中拖出來，覺得興奮，像有一把火遠遠的閃亮着，引誘着我，我立刻想到那面去，讓那火重新溫暖我底靈魂，我

底心。我重又摘下了帽子，「你還有課嗎？馬清？」

他不在意地搖搖頭。

我就很快地代他摘下了帽子和雨衣，向他一擲，拖着他的膀子就走。

「到那兒去啊，這大的雨，不到你家……」他仍舊淡淡地說，我知道他襲用了她紙條中的話，在諷刺她。

雨還在下着——但似乎小了些。

一輛電車正向這邊駛來，停下了，他要向三等跳上去，但是那裏擁滿了人，我就拖他到前面去。

「這次，我請客，乘一次頭等罷。」我笑着向他說。

「借你的光，我得有機會做一次上等人。」他頑皮地拍我一下。

一個玻璃窗的門。把人們無形中劃分出兩個等級，這也未始不是人生的一個謎。頭等很空，祇有一個裝飾得很時髦的女人坐着。我用肘靠着窗檽，下頦托在手掌中，向窗外望着，除時隱時現商店的燈光透過玻璃，放射着球形的幅射線外，甚麼也瞧不見。但在那黯黑的幻幕上，涌現出一個面龐，這是薇。細長而蓬亂的短髮，圓溜溜小孩子的眼珠，頸際和耳後經常帶着薄層的汚垢，她愛穿黑士林的旗袍，一雙球鞋，走起來像一隻貓，一跳跳地沒有聲音，她不顧到清潔，但有一顆純潔的心。她年紀很小，却養伏了火山樣的熱情，她用這熱情來施與幸福，來接受幸福。

「怪漂亮的」！馬清又劃了下鼻子，咕嚕地說，我知道他又在提到薇，但車座上的那個女人睜大了眼，向他一看，突然生氣地扭轉了頭。他斜眼看看我，向她一掬嘴，很快地伸了下舌頭。

「嗯，不過女人若祇有漂亮的臉蛋，而沒漂亮的道德，學識是容易墮落的，薇比較還好，不過意志不很堅强，很懦弱。她家本很富裕，」我開始講述她底一切，「而且又是獨養女。可是也不知是她自己突然發現了那眞理，還不知是別人的引指，她完全丟棄了舒適的生活。那時她正在大學唸書，文科，但她常說：「學校怎能與實際的生活比，哼！甚麼是大學，學生是大而不學；學校是學而不大！」

「她到義務夜校去教書，是瞞着家，只說在補習法文。在課堂上很嚴正，不像個孩子。一散課，又太像孩子。會和學生們一起玩，踢毽子啊，拍球啊，甚麼都來。有時輪了，還要哭呢！……她就是這末一個女人，所以我們都和她合得來。因爲我倆都喜好文學的原故，總在一起滔滔地談個不絕，有時她說不過我，就噪起嘴說：「不和你說了，」但過一會又找上來要說。」

「我知道她和你眞合得來。」他把「眞」字說得特別响。

「我和她同事了四個月，給我的印象是天眞、坦白、情感，而又太懦弱的女性。後來，暑期到了，我們就無形中隔離，這學期却沒見她來，去了信，也沒有消息。整整地快半年了。現在，她倒底又來了。」我臉上涌出了個紅色的笑。

「你眞想她哦？」他又去看那女人。

「你這人，我們不過是互相同情的朋友。再說這種女子是難得有，而且我們學校裏亦太忙，眞需要像她那樣的人幫助。」

他又像點頭，又像搖頭地動搖了二下。

我們跳下了車子，默默地急促地走着，我想着那熱烈的握手，熱烈的暢談。

在一所漂亮的公寓前停下了，我重重地撳了下電鈴，馬清用手帕拭去臉上的雨水。

……………

她抓了把朱古力糖到我們前面，又退回去坐着，打織一件白色的絨線背心。

自踏進了門，我底心，一直被一股熱情炙燎着。眼內只是她，沒有別的。雖然在她身上已找不出一絲她過去的影子——坐在我對面的是細長的鬈髮，塗了脂粉的臉頰，血紅的嘴唇，尖尖的指甲上塗了發亮的紅寇丹，絲襪，皮鞋，總之是一個時髦的女人。但我以爲決不能以形式來確定一個人的人格；而况，她又是我欽佩的薇。所以我祇微笑地諦聽她，笑中孕着友愛。

「你怎麽……」她見我還聽不懂她底意思，性急地脫口說出半句，就紅了臉，連忙改了口氣：「我不和爸媽他們住在一起的理由是因爲……」

「是因爲他們逼你做一件你不情願的事是嗎？」我立刻接上去。腦海中無故地湧現着一個青年怎樣爲了那超過物質享受的幸福自由，大胆地洒脫了母親的手，跨出家庭，在奔出去，奔出去……

「不，」她驚訝地抬起頭來，好像我底話太出她意外了。

「那末……」

馬清用肘抵我一下，向我一掬嘴，我沿着他底目光向背後看，是一張彩色的照片。

「啊，你已結了婚！」那張照片告訴我她底一切，我竟不加思索地喊起來。

她紅了臉，但沒有覺察我底態度。

我簡直不能相信，她是已結婚了。這消息給與我的不是快活，而是惆悵，我呆滯了，不知道應該說些甚麽。

「快半年了。他姓陸本是我底親戚。」

「在那裏發財。」馬清插上一句，把「發財」兩字拖得很長。

「暫時……還沒有，」她又紅了臉，我注意到她，現在常臉紅，以前的天眞呢？

我睨視着她，又看看馬清，他正洋洋地望着四週。我不能忍耐了，猶如二個力量在心中角逐着，但是總於，被一羣讀書的聲音喚醒了，我勇敢地向她提出。

「你還很空吧？」

「還好，早晨起來，待他出去了，就上市買菜，回來就得燒烹，娘姨是不能信託得過的，何况他……」她停了一停，「一到下午，也不很空。」

「那末晚上呢？」

「晚上，不很……」

「不很忙吧，那末你一定肯幫我們在學校內工作。」

「不，我不很空！」

「不很空，爲什麼？方才……哦，別說了，我希望你。」

「我很不好意思謝絕你底好意，可是實在「他」或許會不允許，而且，醫生亦要我多休養身子。」

「你有病？」

她低下了頭，靳羞地。

「甚麼病？」我關切地追問一句。

「我，我將做母親了。」她總於說出來。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朶，這句話眞從她口中吐出來嗎？

「所以你準備做一個賢妻良母了！」我不客氣地。

她不答話，只睜了眼驚訝地看我。

「回憶起你從前的生活吧。」我加上一句。

「但我總不能不管到自己的……」

「我不反對一個女子結婚，更不能禁住一個女性生育，但這些僅是生活的一部份，不能爲了自己就忘了別人。一個賢淑的妻子，一個偉大的母親，而忘了丈夫以外孩子以外的人，不論怎樣亦是渺小的！」

「可是，我現在實在不能。」

「結婚是一件事，」我自顧說下去，「服務亦是一件事。我們不能讓結婚的枷鎖，孩子的約束在拮据我們。爲甚麼男人結了婚仍能在社會上做事，而女人結婚了，就該躲在家中服侍丈夫，看護兒子？女人人生的目的，豈如此渺小？」我紅了臉搶白她。方才熱盛的充滿希望的一顆心冷了。我痛苦想到爲甚麼她托辭我底請求，不錯，她是變了。想起她以前的生活，眼見現在的轉變，不由不傷心，不由不悲憤。

她低了頭，像在沈思，像在懺悔。我說完了，她抬起眼來。我在她眼光中深深地看到她內心的動蕩，但又是懦弱。一種自勢的幸福迷住她底心，很難使她從小圈子跳出來了。但我禁不住又說：

「生育是件平凡事，每個女人都能有，而服務人生，在現在的時代中，至少是值得驕傲的。唯其很多人是平凡的，你就應該做一個不平凡的人。你受過相當教育，爲什麼不佈施給大衆呢？」

「但我說過，他不會答應。」

「薇」我痛苦地喊了一聲，說不出是抱歉是悲憤。

「你原諒我，你們原諒我。」她把頭伏在手中，搖着。

我說不出話，望着馬淸，他咬着下唇，搖搖頭。一陣陣的痛苦噬着我底心。我不悲傷她底轉變，而是悲傷我又失去一個眞正的朋友。「結婚」「孩子」搶去。我不少忠實的朋友，他們和她們現在正平凡無聊地生活着。現在我懷念了半年的，希望能攜我手一起共同服務人生的薇亦變了。

鐘，在沈寂中敲了九下。

「我們走了，」我站起來拿了帽子雨衣。

「再坐一會吧，「他」亦就來了。」她客氣地說。

「我們還有事。」我自管走出去。

她替我們開了門，「那末，再見罷。波，還有，馬先生，以後請過來。」

我只咬着下唇，點點頭，馬淸却嚴正地濁了下身子，慢慢地說：「多謝了，陸太太。」不知是善意，是諷刺！

……………

雨止了——但烏雲密佈，像還要下。馬淸和我並肩而走，他常回過臉來看我。

「很抱謙，担誤你很多辰光。本來實指望能……唉，想不到她亦會變了……但是你爲什麼不幫我說幾句呢，」我埋怨他。

「對這種人的手段，不是言語，而是刺激！」

「唉，嫁了，完了，女人的一切！」我攤了手。

「然而，有很多男人的一切，還不過如此！」

「告訴我，你告訴我！」我搖着他底手把心中失望的憤火帶着話向他臉上噴去，「爲甚麼女人的意志都那樣的懦弱？幾千年來她們經受的教訓還不夠嗎？有些人爲了兒女，爲了父母，爲了她的丈夫，爲了他底妻，就忘了「家」以外的一羣人！人，爲甚麼互相如此不關切！」

「迴想從前，不由不痛悲。穎，金，啓華，她們都變了，她們都爲了自己一個小小的家，忘掉了我們的學校，那一羣的學生，可憐的學生！爲了自己的兒子，就不顧一羣的孩子。」

「舊的去了，新的會來！」他堅定地點點頭。

「但是，新的亦會變成舊的！淸，我簡直不能相信，像她們都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竟也認不淸人生的目的。她們難道不想一想，進學校念書是爲甚麼？「是造成一個資格嗎？」

「我爲甚麼就沒見過一個意志堅定的女性呢？一點虛榮就改變了她們底路！淸，你說，你說，難道女人只爲被人擁抱而活着？」

「波，不要太情感了。」

「我怎麼能不情感？這刺激在於我已不是一次了。想不到她亦會如此。我懷疑中全國的「她」都是如此！」

「或許，」他冷靜地接下去，「是全中國的「她」全是如此，或許不是。因爲一方面在無形中一些自命進步的女性是落伍了，但另一面，無形中亦有不少的女性在學習中，在工作中，在進步中！一個力量的集合，一種觀念的突破，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所以我很樂觀，我希望着，我期待着。對於那些逐漸追不上時代的人，我亦不責詆她們，她們的意志固然懦弱，容易動搖！但社會的閉据何尙不是原因。你不是說過薇當初在教書時，不是瞞着家嗎？（我點點頭，）像薇那樣的女人不知有多少，但比她不如的女人更不知有多多少少。這是社會，社會逼使她們需要有個人的歸宿，於是她們嫁丈夫，養了兒子，把自己的希望和事業寄託在丈夫和孩子身上。所以她們祗讚廚房，服侍丈夫，服侍兒孫，別的，就難想到了。怎麼？你不喜聽我這套理論嗎？好，別在路上徘徊了，我們還有課呢。」

「課？你又在象徵着甚麼了。」

「不是象徵，波，眞的，我們底課是做不完的！」

聽了他這句話，我底心熱了起來。我感動地看他，他却抬頭望望烏黑的天：「大雨要來了，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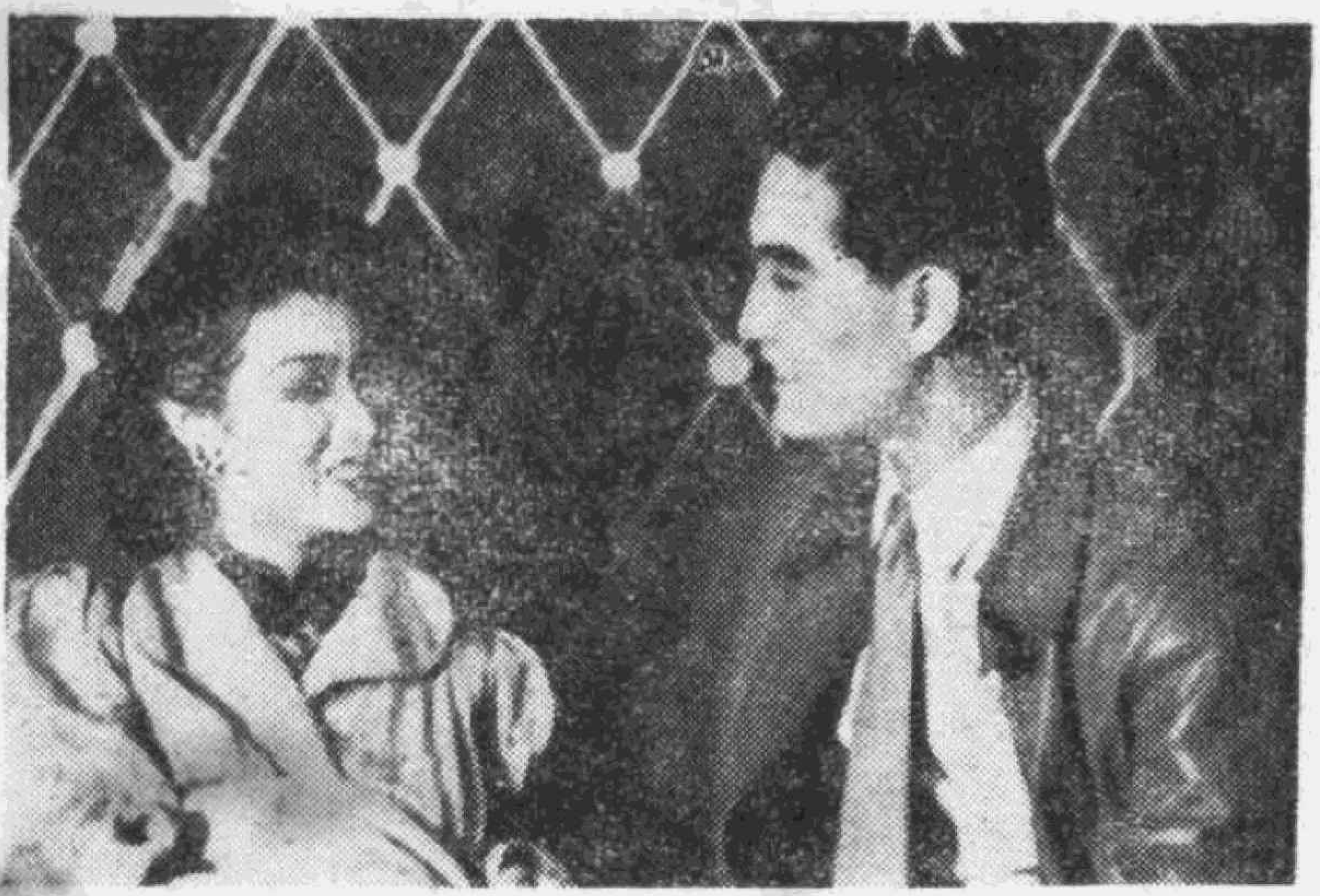
戲劇與電影

評劇

金絲雀　三千金　天羅地網

·蘭·

一　金絲雀



「金絲雀」是一個寫歌舞明星的生活的劇本。歌舞明星金絲雀的個性與遭遇都與「日出」中的陳白露相似，但是在本質上金絲雀與陳白露是不一樣的。陳白露本身就是一個交際花。她的生活是出賣色相，除開她的色相以外陳白露別無所長；至少她的在市面上的往來，她的出現于社會，她所站到人們的前面的只是一個美而年青的，也靠着這點撐持她的生活的女人。她對于社會沒有貢獻，她的生存的義務就是被人玩弄，當她能夠供人玩弄的最可憐而短促的一點——美與青春——完結了以後，陳白露的生命就宣告完結了。因此陳白露的本人是一個在病態社會中的病態女性的代表。換一句話，她的一切的生命就是自己的年青的肉體。而金絲雀在本質上卻與陳白露不同。金絲雀是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歌舞藝人。她參加社會藝術發展的積極的活動。她所出現于社會，被社會所共知的是她的藝術；維持她的生命的是她的以藝術作爲目標，她所學習與努力過的跳舞與歌唱。美是作爲這種藝術資本的附有的條件。在金絲雀的生活之中也有與陳白露的相同之點，就是她也被人玩弄，也利用自己的肉體美去向人編錢，然而這是金絲雀的生活的病態，也可以說，像她這樣的許多女藝人的生活的變態；並不是金絲雀本身是一個以肉體作爲生活武器的交際花，而是當今的病態社會制度使一個歌舞藝人的私生活交際花化了。這是交際花化的歌舞藝人金絲雀與本質上就是一個交際花的陳白露的不同之點。

「日出」以陳白露的死作爲故事的終局，「金絲雀」也同樣以洪素蘭的死作爲終了。然而陳白露的死與洪素蘭的死在本質上又是不同的；她們的死的不同，不是由于自殺與被殺的分別，而是由于陳白露是死于消沉與墮落，死于對自己的前程沒有希望，對于「生」沒有毅力。而洪素蘭的死是死于追趕前程與理想的奮鬥。在這一點上我們以爲「金絲雀」這個戲除開在外形上有許多與「日出」有相似之點以外，在藝術的最高本質上還給了我們一點新的東西，也可以說，這劇是最近沉湎于「隨便改編」與「噱頭主義」劇本的劇壇上給我們放了一點新的光彩。

劇本的題材是很現實的，只是一點，作者不把金絲雀寫成一個電影或是話劇明星而寫成一個歌舞明星，這點是使我們不能滿足的。因爲中國有很多像金絲雀那樣的影劇明星，很可以供作作者編寫的對象，而對于一個寥若辰星的歌舞女郎觀衆是隔膜的。

李景波是一位很好的導演，他能處理出許多緊張而精彩的場面，他更會導演自己。除開導演以外李景波還是一個很好的演員，在他的演做上，一個無聊，頑固而不堪的趙國元已經成了一個典型。

羅蘭據了熱情與潑辣的表現的優點，她能夠刻畫出那麼一個歌舞明星的深刻的內心。她具備了多方面的舞台條件，她有生動而緊張的面部動作，有美而熟練的手與身體的動作的姿勢，有清脆的聲音跟有着感情的節奏的對話。她能以最大的演戲的才能表現了洪素蘭的靈魂。從她熟練的演技上我們知道她的很高的才能與豐富的經驗。只是她的面部動作在有些時候使人感到冷酷，這就是當她對付她的妹妹和李文華的時候。尤其是在最後她發現玉蘭與文華相愛了時候的說話與表情，那些不關心的諷刺有些使人感到出乎人情之常。這個責任除開羅蘭以外應該由劇作者與導演來分擔。

人川是聰明而有經驗的，因此她能把洪玉蘭演得天眞爽快而恰到好處。

李文華在「金絲雀」中是一個最有人性的人物，他對人有一種眞實得近于癡傻的熱情。而陳玉麟卻不能從他的內心上去表現，他的表現全是公式化的人物的外形，並且在許多地方使人看起來與「水仙花」裡的近于清教主義者的牧師有點相似。

二　三千金

「三千金」是顧仲彝根據了莎士比亞的作品「李爾王」

改編的。莎氏的作品本身就帶着充分的浪漫主義的氣分，根據他的作品而寫出來的「三千金」裡面的浪漫氣分也就自不待言了。因此我對于劇本的情節，取材和故事的構造不想加以批評，不過我還是一句老話，改編是可以的，只是不要使自己的作品與自己的觀衆離得太遠；每一個作品都應該有一個自己的靈魂。不知道本劇的作者以爲怎麼樣？除開劇情以外，劇本的寫作技巧是很好的，每一個人都表現了一種獨特的個性。

演技以路珊的荷珍最好，她能表現出一個有王熙鳳作風的聰明毒辣的女人。她是成功的。喬奇也在黎襄拿身上表現了演戲的很高的才能。他能用眞的感情去做戲，也像路珊一樣；不過他的人物的內心刻畫比路珊又差了一點。碧雲的桂珍沒有特殊的表現，可是對于那樣毫無意志的傀儡女人到也是恰到好處，人們當中的許多傀儡大都就是那麼一副悲哀而鄙俗的面容！梅珍是「三千金」中的最光明的人物，然而梅眞却沒有好好地做出來。本來正面人物比反面人物是要難演得多，正說明了好人比壞人難做！

三　天羅地網

「天羅地網」是由外國戲「緩期還債」改編得來的。「緩期還債」本身是一個帶着宿命論的因果觀念的戲，因此「天羅地網」在一般的人看起來也不免陷于一種所謂「果報」的色彩。然而如果觀衆能夠再進一層去看的話，事情就不然了。主角殺人犯的案件弄得陰錯陽差並非由于前因與後果的關係，而是由于病態社會中的不可避免的犯罪，與在這個社會中的法典的不能昭章，因此釀成了三條性命的莫鳴的悲劇。看了這個戲之後，我們所感到的應該不是對于案件不得深究的寃曲，而是在一個人曲死以後得不着正義呼喊的生命田土的荒涼！我們應該暫且不恨執法者的無公，而怨恨使這些人致死的這個經濟制度的歪錯。這種歪錯也正造成了當今社會中的幾千萬件的不想犯罪的罪惡！

這個戲的最大優點就是情緒濃厚，落幕緊張。幾乎在每一幕降幕的時候觀衆都能得到一種正適合于自己情緒的滿足。我承認這是由于導演的聰明而細心的處理的結果。其

次，在許多極緊張的場面中，觀衆能夠感到一種人物處理中的意外的收獲。導演決沒有採取一般平凡而公式的處理方法。比方在馬金川謀害他的外甥梅德音的一幕裡，從他蒙了「謀財」之念直到「害命」爲止，全部的過程都是緊張的，情緒那樣濃厚，發展得那樣自然，後來他妻子發現了這件事，他們之間沒有一句話而把這件事情點穿了！又在最緊張，最沉默的空氣裡抓住了觀衆的感情。最後，格蘭夫人突然地來，愛南突然地自殺，都是得着了時間與人事關係的最高的發展。可以說，「天羅地網」在導演上是獲得了很大的成功的。

張伐的馬金川做到了最適當的地步，假如多一點就要過火，少一點就要不足。我想他是有過很多生活經驗的。丹妮的格蘭夫人也是非常眞肖，她的姿態正合了格蘭夫人的身分，只是她的聲音不很淸脆，方言不夠流利一點。如果她在這方面多加一些訓練，那她在舞台上會收到更多的効果。

莫愁的愛南在聲音與動作方面都能表現那樣一個無聲無臭的女人，只是有的時候她又顯露了一些倔强的個性和「意志」一類的東西，這點似乎與她那一慣的軟弱與無反抗的個性不很配合。

汪漪有演戲的能力，只是後半截的娜如做得過于火氣和不盡人情。可以說她的個性的發展是前後不連慣的。像那樣一種特寵而驕的潑辣少女簡直是出于人們的想像之外，關于這一層不知我們這位聰明的編劇家和導演是如何思想和處理的！

紫外線和夏衣

紫外線對於人體健康關係極大，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太陽光輻射線中在夏天給予人們的紫外線更多。所以能夠利用這個時機，多多吸收不費成本的營養，不但對身體有益，也是很省事的呢！不過，必須皮膚曝露在陽光下才能吸取太陽光裏的紫外線。

因之便想到夏季的衣服材料和式樣問題，過厚的或是白色的布料能把光線阻擋不能射透或是反射出來，而另一種不透水的衣料也不適用，因爲身體上所流淌的汗液不得以蒸發，積聚汗液，阻塞了毛孔，也於衞生有害。所以爲了太陽浴，最好穿質薄，有色，通空氣的材料。式樣上，第一個先决條件要露在陽光中的部份越多越好，但是顧及到也能走到街頭，那末這裏介紹一種。

衣和裙分截兩段，以寬大爲原則。上衣的胸前做幾個縐折，使得行動舒適呼吸自由。下面的裙，裙腰必須合體，到裙擺處放大，製做法依個人愛好而異，若用軟料，可以照圖樣所示，自由的垂下；假使材料是硬的，每邊打三個或四個大縐折則更形美麗。

行使日光浴，還有一點應當審慎從事，就是每次時間不得過久，而且在初夏卽行開始，盛暑時期熱度過强，對於一個沒有訓練的人，常常會焦燒皮膚，不但無益反而傷害，這也是應注意的一點。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二十二歲的姑娘，也正像徘徊在歧途上的羔羊，期待着你的指示，指示我一條光明的道路。在理我的幸福是多過於人們；我有慈愛的母親，融樂的家庭，固定的職業，安穩的生活。四年前爲了戰事的關係，哥哥把我們從故鄉帶到上海來，在不知不覺的當中我竟投入了愛的漩渦裏，我的對象是一個二十九歲的青年亦是朝晚相見的同居，提起了他我的血液會禁不住奔湃，我的心靈會忍不住顫動，總之我是太愛慕他了。他的學識和品性都很優秀，更沒有時下的惡習，我覺得他是很有前程的青年。因爲相處愈久，接觸愈頻而愛亦愈深了。愛原是最偉大最神聖的事，但是我和他的愛所處的地位是太尷尬了，因爲他已經是使君有婦而且還做了三個小孩的爸爸，在這種環境之下使我如何想下去呢？但是我仍是始終的愛着他，不管旁人的嘲笑或家人的輕視，我依舊要親近他。他正像冬日裏的陽光和沙漠裏的泉源，沒有他整個的生命就沒有滋潤，和快樂，我還時刻打算嫁給他，不過這「小老婆」的名稱是多麽的難堪，雖然他亦願意接受我的意思，況且他已經負擔着八個人的生活，我怎能再去依隨他呢？他家裏的人待我都很好，就是他的妻子亦從不會嫉妒我阻撓我和他的親近。

先生我委實不能再想下去了，現在我的苦悶却又深過於人們。我慚愧，我徘徊，我彷徨，我期待着的指示，請求在貴刊上載覆。此祝

文安

讀者瑩茵敬上

瑩茵女士：

關於你的問題我們寫了一個故事來供你參考，望你理智要堅強一點。

你曾讀過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嗎？少年維特愛上了一個有着未婚夫的夏綠蒂，終於，由綠蒂的結婚使維特陷於戀愛的苦痛裏。三角戀愛終於是要犧牲一角的，犧牲了一個就可以成全那兩個，如若不然三個人都要陷於不幸，終於維特犧牲了。維特就是歌德自己，歌德在他的小說裏找了一個代替的人去替他死，那就是爲綠蒂而自殺的維特，而歌德自己却逃避了。因爲少年歌德是一個有最大的熱情，也是有最大的理智的人，爲着他的前途與綠蒂的幸福他終於離開了他。而最後他是幸福了。

一個愛着有婦之夫的男人的女人，跟愛着有着丈夫的夏綠蒂的維特不是一樣的處境嗎？自己的幸福與否還是要用自己的理智去解決的。

你的對象是一個有妻子跟兒女的人，自然不能離了婚來娶你，爲你自己着想，也不應該去嫁一個有婦之夫，你應該用最大的理智去剋服你的感情。愛情是發於自然的，當你覺着要愛一個人的時候自然是不容易自止的，但是人有感情興奮的時候，也有理智的時候，希望你把理智把握得多一點，這樣雖然你跟你的情人不能成爲眷屬，但是你們可以永久保持一種純厚的感情跟美好的印象。你應該把自己的前途與人生都看得遼闊一點。況且事實上戀愛不一定就要結婚，不能結婚的戀愛也許更要純潔而保貴一些。這些話你以爲對嗎？你願意到別處去旅行一趟更換一下心境嗎？

× × ×

編輯先生：

貴刊的出現，眞好像替我們婦女的前途，加上了一盞明燈似的可嘉，可貴，希望能永遠照耀我們，引導我們前進！

我似乎覺得一個女子的命運，總比男子來得不詳，她們的一切，大都由環境來支配，由別人來支配。（在現今社會下，女子自己支配，自己發展出路的，固然不少）因此，無形中犧牲了自己，做了一個家庭的依賴品。現在我把我所見聞到的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寫出來懇求先生給予詳細的澈底的解答，感激不盡！

問題中的主角，是我的朋友。她是一個幼年就失去了慈母的可憐女子。在繼母的管束下，她變成一個孤單成性，沉默善思者。她的父親是一個古執而又懦弱的舊禮教人物，對於他前妻所遺下的唯一女兒，並不給於加倍的愛護，切關，這使她在得不到母愛的苦悶生活中更增添其痛苦，煩惱，孤獨。

家庭中若有了一個不願關切體貼孩子的繼母，同時有一個年已長成性情執强又不善於拍馬的女孩子，她們的生活是不會安寧的，所以常有很多的糾紛發生。可憐她總是掉在冷落的角裏，又無從得到一絲毫的慰藉，家庭這樣的頑固，可想而知她是不會得到高深教育的。童年時候，就學會了她們家祖傳的手藝，她常爲她的不多識字而憤懣，痛悔，要是她有服務社會的能力，早脫離這種家庭生活了。但是她有好學的心，經她努力的自修，現在已很能看書作事，這是頗堪告慰的事。

可是目今，她正爲她的婚姻問題煩惱着。對方是她父親當時繼領過的堂姪兒，雖然從小生長在一起，但性情完全不合，他魯莽而無學識，所以每次當她母親提出婚期時，總被她堅決拒絕。她說：「與一個性情不合的人去結婚，將來倍受痛苦還不如抱定獨身主義將來也不依賴弟兄姪兒們，以工作來自謀生活，了此一生：」她早打定主意，因此，她父親也奈何她不得，把此事延至今，忽然現在又舊事重提起來，還加了親友們似嘲笑又似規勸般的說：「男女都長成，好爲他們完成婚事，拖延下去，不是根本辦法。」諸如此類的話，足以打動她父親的心，爲盡他畢生的責任起見，也不得到女兒的同意，不日即要請瞎子

，揀日子，爲他們結婚，預備在他們婚後，實行分家，讓他們自立門戶，免得以後的家庭糾紛，不息地發生，這固然是她父親的一個聰明方法，但試想；兩個不相愛又不同個性的人，去維持一個小家庭，難道就會相安無事？就不會發生糾紛？先生，這也許是我的見解不高明，當她懷着這樣一個重大的使命來和我商量，我實在沒有一個好辦法，祇得奉告先生，請先生抽出些工夫爲我們設法。想貴刊是爲一般婦女呼籲平等和解放自由的刊物，先生又是一個忠實又熱心的人。一定能替這個痛苦着的女同胞想出一個圓滿的答覆請。先生能在最短時期內答覆，我和她同樣的焦急盼望着呢！草草此請

撰安

女聲愛讀者　倪　敬上

倪君：

我們很同情你的朋友，也敬佩你對你的朋友的關心和熱情。像你的朋友所遭遇的事情正是現在的病態的社會中所不可免的不幸的事。自然對於這件事情我們應該站在婦女的立場表示憤慨，要幫助她解決。雖然我們不能用具體方法去幫助她，但我們可以給她一些參考和勇氣。

你的朋友是一個很有勇氣的，而且有着希望的人，從你的信上我們可以看到。她的環境非常困苦，寂寞，孤單，而沒有安慰，自然能夠有一個終身的伴侶是一件很好的事。然而她現在卻遇見一個不能作爲伴侶的對象；魯莽而沒有知識是一個最大的缺點，爲她的終身和幸福打算自然是不應該去跟他結婚。因此我們主張對她的婚姻要反抗到底，堅持不結婚。如果家裏對她採取武斷和壓迫的方法，她可以用出走來逃婚，她有着專長的技藝，又能看書寫字，又有以工作來謀生活的志願，我們想事情是比較好辦的；況且像她那樣一個冷酷的家庭根本也沒有使她留戀的地方。如其不然，在結婚而生育了子女以後，那就不容易再想辦法了！你以爲對麼？

不知道我們的意見可以供作你的參考，或是對她有所幫助否？祝

你安好！

× × ×

編者先生：

現在我抱了萬分地熱誠請求你指示我下列幾個問題。

先生，我是二十二歲，但早死了父母的女子，幾年來的生活，是依着二位極友愛的哥哥。而家庭間的感情，亦相當融洽。

在我十八歲的那年夏天，因爲相見的機會多，所以我同嫂嫂的弟弟相戀了（比我大三歲）起初是很好，可是不到半年，那甜蜜的愛是支解了，原因是他又愛上了另外的女子，這種情形對於一個富有情感的我，當然是覺得很痛苦和難堪的，可是除了自怨遇人不淑外，更有什麼法子呢？這樣經過一年後，我爲了求學而去香港，可是不到一年，突然大東亞戰爭爆發了，不得已又回到上海。不久，在一個偶然的環境中又遇見了久別的他，我倆都年青，當然不會健忘以前的事情，因此在不知不覺中，又將恢復了。所幸沒久他爲了事業而被我哥哥召到南京，可是我亦爲了求學而相繼到了南京，而且又住在一所住宅中，那談話的機會，豈不更多了嗎？不久後兩顆枯毀的心，不禁又爲愛神之箭所貫穿了，而他的對我比以前更熱誠，而我亦能說把什麼都給了他。同時他亦曾對我說「他事業成功之日，亦就是我倆正式宣告訂婚之日」。那對我是覺得多麼地興奮啊！可是後來我覺得以後的問題實在太難了，所以要請先生指示我。

（一）我二位哥哥他們希望我未來的對象須有大學以上程度，經濟要更富裕。可是現在的他又沒大學程度，且家庭經濟又與我家相仿，因此若他們反對時，我應怎樣對付？（他高中程度，我大學一年級）

（二）在他事業未成功前（未訂婚前）若然再有他戀或其他情形發生，我應取什麼方式？

（三）現在我倆應親近還是疏遠？因太親近不免有情感上的親近，若疏遠則又恐怕他移心，請指示（我倆現在的接近家人是不知道的，否則即將被阻）

（四）我和他若能達到結婚目的，將來會不會有幸福？

謝謝你，又費了你好多的時間

再會吧　祝　君

春祺

讀者　文玉敬上

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文玉女士，

這是一個我們所不敢替你解決的問題。因爲本來戀愛問題就是一件難以解決的問題，況且你的情形又很複雜，最複雜的一點就是他是一個感情浮動，向你變過節的人。本來要尋一個始終不變的戀愛是很難的，不過對於一個已經變過節的人似乎更不能隨便相信。現在我們對你幾個問題這樣答覆：

（一）經濟跟學程的問題應該不是戀愛和婚姻的條件，主要的是要他努力向上，有堅強的意志，能夠獨立。假如他有了這些條件，你儘可以跟他一起向家庭奮鬥。

（二）如果你現在能夠理智處之，他再向你變節，你自然能夠應付。如果你担心他再會發生什麼事的話，你先來一個預妨，這意思就是你要設法使他堅決愛你，如果他眞的再變了，你只好放棄。感情變了是連自己都沒有辦法的。

（三）如果你覺得你疏遠他他會變心的話，這是一件最危險的事。這就是你兩個的愛情沒有認識和理解作爲基礎，只是一種熱情的衝動。我們以爲你還是自己先處在冷靜的地位，用疏遠他的方

法去觀察，看他是否根據理智來愛你，是否由疏遠而會向你改變。

（四）如果上面三個問題不能得到圓滿的解答，結婚對你會是一件最危險的事。我們對你未來的幸福簡直沒有把握。

你一定要保持理智和冷靜，才能觀察一切，然後才能不上當。感情用事是危險的。

× × ×

編者先生台鑒：

我是一個很愛讀貴刊的學生。平時對於貴刊信箱內文字，也視同南針。除了拜讀以外，更常常把自吾的意見，來寫在我的日記上。的確，其中有許多寫給先生的信內，所說的話，也就是我要說的話。不過，我不能有這樣的廣博而具體的訴說罷了。在這以往，我究竟還是一個依賴家庭過活的所謂孩子；然而，現在呢，我馬上就要在這一個暑假畢業了，我當然要顧到我的前途和我的希望。不過事實上，我的前途；我的希望，完全是背離得很遠的。我的前途，當然是以繼續升學爲最佳；而我的希望；却要求業。在以前，我的父親還活着，他有錢供給我讀小學、讀中學，以至讀大學。然而父親已經是不幸而去世了。他沒有留下財產，也沒有留下積蓄，他祇留下了債，我在他喪事中，向親友們借的債。我的家，我那可憐的家，祇留下了我和母親兩個人，眞所謂是相依爲命不可或離的，當然我是以大學畢業後，就職爲上了。這非但可以養活母親和自已，並且還可以時依膝下，安慰安慰她老人家。但是我的學校裏却又有畢業班同學被派赴日本留學的希望。這消息便由我幾個要好的同學的嘴裏，傳到了我母親的耳朶裏。他老人家知道了，便極端讚成我暑期後東渡升學的事，她說她一個人在家裏，有親友們照料，毋須子女孝養，做子女的有了出息，就等於孝養了她的大人。她老人家的意思，固然是爲了我的前途着想，然而在我却是一椿極痛若的事情。因爲親友畢竟是親友，他們决沒有像做子女對待母親的樣的親熱、那樣的懇切；况且我們又是很清寒的人家，如何能有繼續求學的必要與希望呢。爲了我是貧苦的學生，所以在一般青年人的苦悶中，在一般大學畢業生出路問題的煩惱中，我是一個最感到苦難的人。因爲我的環境，我的家庭，在在使我處於彷徨不前的境地中，所以在我歷來看到先生昭示於一般讀者的理論的透澈精要上，便知道先生定能有更正確的理論來解決我行將逢到選擇目標上感到困難的問題。也許在先生答覆我這問題後，對於行將在學校裏畢業的一般姊姊妹妹們，有一個對自己今後的出路問題，多少有些幫助和參考的借鏡吧。耑此敬祝

撰安

一個忠誠的讀者琳敬上

四月二十日燈夜

琳女士，

我們相信你的所提出問題正是現在一班知識青年苦悶着的問題。現在正有着大批的青年在求得了知識以後覺得沒有路走；能夠走的路是多的，然而沒有路走，是一些希望走一條更好的路的人的煩惱。我們想你的苦悶也就是這個。

從你的信上我們知道你是一個不但受過教育，而且是有着特殊的知識水準的人，你不願意把你所學的東西隨便拿去浪費，你要找尋一個很好的使用場所。因此你在煩惱，你煩惱的是你還是繼續再去深造，還是就去作別一種事情呢。

一般地說來，在學校裏求學是比不在學校裏好，因爲有一個學習的範圍。但是因爲有了範圍就要受到限制，不容易廣闊地得到知識。因此對於一個誠心要求學的人，並不一定要進學校，在工作中也可以學習的。關於這一點是我們對你的東渡問題的意見：能夠有機會再去深造，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你的環境倒也並不是一件很必要的事，你可以用你的毅力到實生活中去學習。

在我們的許多朋友中，有好些都是貧苦的學生。因爲自己是貧苦的，就更重視自己的前途，更想尋一盞引向光明之路去的明燈，也因此更爲自己的出路而煩惱，正跟你現在所煩惱的一樣。而他們之中的許多，現在已經不煩惱了，已經找到了自己的路，他們乃至於比那些不貧窮的人更感到幸福和人生的意義。而他們的路，全是在堅苦奮鬬的生活中找來的。他們先找尋一個理論，這個理論就是「無論如何不爲自己一個人而活下去，」他們看清楚了從遠古到現在的，一大段歷史文化與人們幸福的偉蹟，他們要循着這個偉跡開闢一條從現在到將來的新公路。他們要作一個人類幸福公路上的建設的一員。他們尋找到了這個理論之後，又從生活實踐上找到了證據，這個理論是不錯的，因爲唯有這個理論才能使他們感到生活的興趣，才能有勇氣去與現實生活中的殘酷，恐怖與艱苦去奮鬬！

上面是我們把我們一些朋友的經歷貢獻給你，因爲我們也把你看成我們許多朋友之一。但是我們自己又覺得話說得太抽象，不能對你有所幫助，現在再向你說得具體一些。我們要貢獻給你的意見就是你可以按照你的環境的允許去做事，比方說，你如果需要職業的話，你就去暫時找一個職業。但是你不要爲職業而犧牲，在職業生活當中，你可以去體驗，對事物都加以客觀的分析。在從事職業之外你要多多閱讀有意義的進步的書藉，從書藉當中你可以增強自己對於宇宙人生的認識。你對環境可以隨機應變，但是不要作了生活環境的俘虜，你要走在環境的前面。我們相信你是能夠了解「生」和「死」，「犧牲」和「享受」的意義的。你要看重你的青春，你的熱情和你的智慧。要注重生活的體驗，把眼光放在廣大的人羣上。我們覺得這封信還是不能使你滿意，希望你把不能解答的問題再來跟我們討論，乃至於我們願意友誼地跟你通信！祝你

努力！

編輯室

餘聲

因爲紙貴的關係，我們覺得出一個刊物很不容易的。然而爲着愛護這件工作，總要努力下去。因此我們常常考慮到定價的問題。照我們現在的價錢，對于我們的刊物是幾分之幾的補助也不夠的，因此我們預備從下期起再加一點價錢。

我們每次在刊物出版的時候就發稿費，希望作者能夠在接到稿費單之後最短期中前來領取，以便我們可以按期作一種手續上的結束。過去我們的作者竟有遲至二月之後方來領取的，特此申明。並且領取稿費的時候請務必携帶圖章爲盼！

我們累次向讀者申明，在新刊物出了之後舊的就賣完了，不能把以前的補售出去。但是仍舊有許多讀者前來補購，因此再申明一遍。至于合訂本的事情也因爲種種原因不會做到，我們覺得對於諸君甚爲抱歉。

我們的信箱是專爲讀者而設的，自然是非常歡迎讀者的來件。但是我們這個信箱主要的是幫助讀者解決社會問題，婦女問題，以及許多思想上的問題的。至於專門醫學上的問題我們不能以我們的常識來解答，——比方像這樣的問題：「能不能跟一個有肺病或者花柳病的人結婚——」，即使解答了也不免錯誤的，因此希望諸位遇見這種問題還是去找一位醫生討論或者檢查一下較爲妥當。我們的才疏智淺，諸希原諒。並感謝諸位對我們的信任與熱誠！

女聲社啓

葉甦君鑒：尊著「屠場」一篇已於本刊發表，請示最近地址，以便寄上稿費爲盼。

女聲

（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證C字第一〇一八號）

第二卷 第二期

民國卅二年六月十五日

編輯者 發行者 左俊芝

編輯室 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 二〇七—二一一號 電話：一九九一四號

發行所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

印刷者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 電話：六〇一七〇號

代售處 三通書局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電話：四二二二六號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號

每月十五日出版

每冊一元

半年六冊十七元

全年十二冊三十二元

外埠每本加郵資八分

•以上價目以儲備票計算

本外埠總經銷處 商社書報發行所

地址：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八號 電話：九二三三四——九八二八〇

(1)	南京	新國民書局	珠江路十五號
(2)	南京	新中國圖書公司	下關熱河路中市
(3)	蘇州	中華日報分館	東中市
(4)	無錫	無錫日報館	大市橋街三十八號
(5)	無錫	日新書店	崇安寺公園路
(6)	鎭江	民國日報鎭江分館	伯先路六十三號
(7)	鎭江	中國書店	寶塔路
(8)	揚州	民國日報揚州分館	永寧宮十九號
(9)	衢州	新中國圖書公司	
(10)	漢口	漢口圖書文具社	特三區
(11)	常州	世界文具社	北大街鐘樓南首
(12)	松江	標新書店	西門外塔橋西首
(13)	杭州	問經堂	三元坊
(14)	杭州	四蒙書店	新民路二三三號
(15)	嘉興	昌明合記書社	